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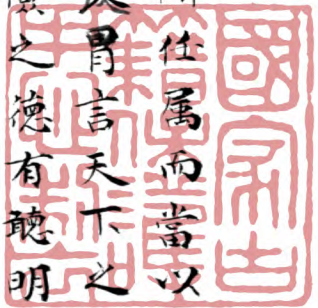
聖宋文選全集卷第十一

王介甫文

上 皇帝萬言書



臣愚不肖蒙 恩備使一路今人蒙 恩召還 闕廷有所任屬而當以  
 使事歸報 陛下不自知其無以稱職而敢緣使事之所及冒言天下之  
 事伏惟 陛下詳思而擇其中幸甚臣竊觀 陛下有恭儉之德有聰明  
 睿智之才夙興夜寐無一日之懈聲色狗馬玩好之事無纖介之蔽  
 而仁民愛物之意孚于天下而人公選天下之所願以為輔相者屬之以  
 事而不二於謬邪傾巧之臣此雖二帝三王之用心不過如此而已宜其  
 家給人足天下大治而效不至於此頽內則不能無以社稷為憂外則不  
 能無懼於夷狄天下之財力日以困窮而風俗日以衰壞四方有志之士  
 認然常恐天下之久不安此其故何也患在不知法度故也 今朝廷  
 法嚴令具無所不有而臣以謂無法度者何哉 方今之法度多不合乎  
 先王之政故也孟子曰有仁心仁聞而澤而不加于百姓者為政不法于  
 先王之道故也以孟子之說觀 方今之失正在於此而已夫以今之世去  
 先王之世遠所遭之變所遇之勢不一而欲一一修先王之政雖甚愚者



猶知其難也然臣以謂今之失患在不法先王之政者以謂當法其意而已夫二帝三王相去蓋千有餘歲一治一亂其盛衰之時異矣其所遭之災所遇之勢亦各不同其施設之方亦皆殊而其為天下國家之意本末先後未嘗不同也臣故曰當法其意而已法其意則吾所改易更革不至乎傾駭天下之耳目蓋天下之口而固已合乎先王之政矣雖然以方今之勢揆之陛下雖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合於先王之政其勢必不能也陛下有恭儉之德有聰明睿智之才有仁民愛物之意誠加之意則何為而不成何欲而不得然而臣竊以謂陛下雖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合於先王之意其勢必不能者何也以方今天下之才不足故也臣嘗試竊觀天下在位之人未有乏於此時者也夫人才乏於上則有沉廢伏匿在下而不為當時所知者矣臣人求之於閭巷草野之間而品未見其多焉豈非陶冶而成之者非其道而然乎臣以謂方今在位之人才不足者以臣使事之所及則可知矣今以一路數千里之間能擢行朝廷之法令知其所緩急而一切能使民以修其政事者甚少而不才苟簡貪鄙之人至不可勝數其能講先王之意以合當時之變者蓋閭都之間往往而絕也朝廷每一令下其意雖善在位者猶不能推行使膏澤

加于民而吏輒緣之為奸以擾百姓臣故曰在位之人才不足而草野閭巷之間亦未見其多也夫人才不足則陛下雖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以合先王之意大臣雖有欲能當陛下之意而領此者九州之大四海之遠孰能稱陛下之指以一二推行此而人蒙其施者乎臣故曰其勢未必能也孟子曰徒法不能以自行非此之謂乎然明方今之急在於人才而已誠能使天下人才衆多然後在位之才可以擇其人而取足焉在位者得其才矣然後稍視時勢之可否而因人情之患若受更天下之樂法以趨先王之意甚易也今之天下不先王之天下先王之時人才嘗衆矣何至於今而獨不足乎故曰陶冶而成之者非其道故也商之時天下嘗大亂矣在位貪毒獨敢皆非其人及文王之起而天下之才嘗少矣當是時文王能陶冶天下之士而使之皆有士君子之才然然隨其才之賦有而官使之詩曰豈弟君子不佞人此之謂也及其成也微賤免置之人猶莫不好德免置之詩是也及况於在位之人乎夫文王惟能如故此以征則服以守則洽詩曰奉璋峨峨髦事攸宜又曰周王于邁六師及之言文王所用文武各得其才而無廢事也及至夷厲之亂天下之才入嘗少矣至宣王之起與圖天下之事者仲山甫而已故詩又嘆之曰

德輔如毛維仲山甫奉之愛莫功之蓋閔人才之少而山甫之無助也宣  
王能用仲山甫推其類以新美天下之士而後人才復衆於是內修改事外  
討不庭而復有文武之境士故詩人美之曰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菑  
畝言宣王能新美天下之士使之有可用之才如農夫新美其田而使之  
有可采之芑也由此觀之人才未嘗不自人主陶冶而成之者也此謂  
陶冶而成之者何也以教之養之取之任之有其道而已此謂教之之道  
何也古者天子諸侯自國至于鄉黨皆有季博置教道之官而嚴其選  
朝廷禮樂行政之事皆在於季士此觀而習者皆先王之法言德行治  
天下之意其材亦可以為天下國家之用者則無不在於季此教之  
道也所謂養之之道何也饒之以財約之以禮裁之以法也何謂饒之以  
財人之情不足於財則貪鄙苟得無所不至先王知其如此故其制祿自庶  
人之在官者其祿已足以代其糶矣由此等而上之每有加焉使不足以  
養廉恥而離於貪鄙之行犹以為未也人推其祿以及其子孫謂之世祿  
使其生也既於父子兄弟妻子之養婚姻朋友之接皆無憾矣其死也人  
於子孫無不足之憂焉何謂約之以禮人情足於財而無禮以節之則又  
放僻和侈無所不至先王知其如此故為之制度婚喪祭養燕享之事服

食器用之物皆以命數為之節而齊之以律度量衡之法其命可以為之  
而財不足以具則弗非也其財可以具而命不得為之者不使有殊而分  
寸之加焉何謂裁之以法先王於天下之士教之以道藝矣不帥教而待  
之以屏棄遠方終身不齒之法約之以禮也不循禮則待之以流殺之法  
王制王受衣服者其君流酒誥曰厥或誥曰群飲汝勿伏盡拘執以歸于  
周予其殺夫群飲受衣服小罪也流殺大刑也如小罪以大刑先王所以  
忍而不疑者以為不如是不足以一天下之俗而成吾治夫約之以禮裁  
之以法天下所以服從無抵冒者又非独其禁嚴而治察之所能致也蓋  
所以吾至誠恩惻之力行而為之倡凡在左右通貴之人皆順上之欲人  
而服行之有一不帥者法之加必自此始夫上以至誠行之而貴者知避  
上之凶惡矣則天下之不罰而正者衆矣故曰此養之之道也此謂取之  
之道者何也先王之取人也必物鄉党必於庠序便衆人推其此謂賢能  
出之以告於上而察之誠賢能也然後隨其德之大小才之高下而官使  
之此謂察之者非專用耳目之聰明而私聽於一人之口也欲審知其德  
問以行欲審知其才問其言行則試之以事此謂察之者試之以  
事是也雖堯之用舜不過如此而已又况其下乎若夫九州之大四海

之遠百官億醜之賤所須士大夫之才則衆矣有天下者及不可以一二自察之也又不可以偏屬於一人而使之於一日二日之間考試其行能而進退之也蓋吾已能察其才行之大者以為大官矣因使之取其類以持久試之而考其能者以告於上而後以爵命祿秩而予之而已此取之道也所謂任之之道者何也人之才德高下厚薄不同其任有宜有不宜先王知其如此故知農者以為后稷知工者以為共工其德厚而才高者以為之長德薄而才下者以為之佐屬又以其於其職則上操習而知其事下服馴而安其教賢者則其功可以至於成不肖者則其罪可以至於著故久其任而付之以考績之法夫如此故智能才力之士則得盡其智以赴功而不怠其事之不終其功之不就也偷惰苟且之人雖欲取容於一時而願僇辱在於後安敢不勉乎若夫無能之人固知辭辟而去矣居取任事之日久不勝任之罪不可以幸而免故也彼且不敢言而知辭避矣尚何有比周讒諂爭進之人乎取之既已詳使之既已當處之既已久至其任之也又專焉而不一二以法束縛之而使之得行其意堯舜之所以理百官而熙衆王者以此而已書曰三載考績三者黜陟幽明此之謂也然堯舜之時其所黜者則聞之矣蓋四凶是也其所陟者則臯陶稷

契皆終身一官而不徙蓋其所謂陟者時加之爵命祿賜而已耳此任之道也夫教之養之取之任之之道如此而當時人君人能與其大臣悉其耳目心力至誠惻怛思念而行之此其人臣之所以不疑而輸天下國家之事無所歎為而不得也方今州縣雖有季取牆壁具而已非有教導之官長育人才之事也唯太季有教導之官而只未嘗察其選朝廷禮樂刑政之事未嘗在於季者不漠然自以禮樂刑政為有司之事而非已所當知也季者之所教講說章句而已講說章句固在古者教人之道也而近歲乃始教之以課誡之文章夫誡誡之文章非博誦強季官日之力則不能及其能工也大則不足以用天下國家小則不足以定天下以為天下國家之用故雖白首於庠序窮日之力以師上之教及使之從政則茫然不知其方者皆是也蓋今之教者非特不能成人之才而色又從而苦困毀壞之使不得成才者何也夫人之才成於專而毀于雜故先王之處民才處工於官府處農於畝畝處商賈於肆而處士於庠序使各事其業而不見異物之足以害其業也所謂此者人非特使之不得見異物而已一示之以先王之道而百家諸子之異說皆屏之而莫敢習者為今士之所宜季者天下國家之用也今悉使置之不教而教之以

課試之文章使其耗精疲神窮日之力以從事於此及其任之以官也則又恣便置之而責之以天下 國家之事夫古之人以朝夕專其業於天下 國家之事而犹才有能有不能今乃移其精神奪其日力以朝夕從事於無補之孝及其任之以用然後卒然責之以為天下 國家之用宜其才之足以有為者少矣臣故曰非特不能成人之才又從而困若毀壞之使不得成才也人有甚害有先王之事士之武孝者文武之道也士之才有可以為公卿大夫有可以為士其才之大小宜不宜則有矣至於武事則隨其才之大小未有不孝者也故其大者居則六官之卿出則為六軍之將也其次則比閭族黨之師以皆京兩師旅之師也故邊疆宿衛皆得士大夫為之而小人不待奸其任今之孝者以為文武異事吾知治文事而已至於邊疆宿衛之任則推之而屬之於卒伍徃々天下奸悍無賴之人苟其才行足以自託於鄉里者未有肯去親戚而從呂募者也邊疆宿衛此乃天下之重任而人主之臣當慎重者也故古者藝士以射御為急其他伎能則視其人才之所宜而為教之其才之所不能則不彊也至於射則為男子之事蓋人之生有疾則已苟無疾未有去射而不孝者在庠序之間固常從事於射也有賓客之事則以射有祭事祀之事則以射別

士之行同能偶則以射於禮樂之事未嘗不寓以射而射品未嘗不在於禮樂祭祀之間也易曰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先王豈以射為可以習揖讓之儀而已乎固以為射者武事之尤大而威天下守 國家之具也君則以是習禮樂出則以是送戰伐士既朝夕從事於此而能者衆則邊疆宿衛之任皆可以擇而取之夫士嘗先王之道其行義嘗見推於鄉党矣然後困其才而託之以邊疆宿衛之士與古之人君所以推干戈以屬之人而無以外之虞也今乃以夫天下之重任人主所當至慎之選推而屬之奸悍無賴才行不足自託於鄉里之人與也方今所以悞 然常包邊疆之憂而虞宿衛之不足恃以為安也今孰不知也疆宿衛之士不足恃以為安哉願以為天下孝士以執兵為恥而亦未有能騎射行陣之事者也則非吾慕之卒伍孰能任其事者乎夫不戾其教高其選則士之以執兵為恥而未嘗有能騎射行陣之事固其理也凡此皆教之非其道也 方今制祿大抵皆薄自非雖 朝廷待送之列食口稍衆未有不兼農商之利而能充其養者也其下州縣之吏一月所得多者錢八九千少者四五千以守選待除守闕通之蓋六七年而後得三年之祿計一月所得乃實不能四五千少者乃實不能及三四千而已雖廩養之給不寬於此矣而其

養生喪死婚姻葬送之事皆當出於中人以上者雖窮而不失為君子出中人之下者雖泰而不失為小人唯中人不然窮則為小人泰則為君子計天下之士出中人之上下者千百而無什一官而為小人泰而為君子者則天下皆是也先王以為衆不可以力勝也故制行不以已而以中人為制所以因其欲而利道之以為中人之所能守則其志可以行乎天下而推之後世以今之制祿而致士之無毀廉恥蓋中人之所不能也故今嘗大者徃、交賂遺營貨產以負貪汙之毀官小者賤鬻乞丐無所不為而不至矣士已嘗毀廉恥以負累於世矣則其偷墮取容之意生矜奮自強之心息則職業安得而不弛治道何從而與乎又况委法受賂侵牟百姓者徃、而是也此所謂不能競之以財是也婚喪奉養服食器用之物皆無制度以為之節而天下以奢為榮以儉為恥苟其財之可以其則無所為而不得有司既不禁而人又以此為榮苟其財不足而不能自稱于流俗則其昏喪之際徃、得罪於族人婚姻而人以為恥也故富者貪而不知止貧者則強勉其不足以適之此士之所以重困而廉恥之心毀也凡此所謂不能約之以禮也方今 陛下躬行儉約以率天下此左右通賢之臣所親見然而其閭門之內奮靡無節犯上之惡以傷天下

之教者有已甚者也未聞 朝廷有所放縱以示天下昔周之人拘群飲而被之以殺刑者為以酒之末流生害有至於死者衆矣故重禁其禍之所自生禍之所自生故其施刑極省而人之抵於禍敗者少矣 今朝廷之法此尤重者搢貪吏耳重禁貪吏而輕奢靡之法此所謂禁其末而弛其本然而世之識者以為 方今官冗而縣官財用已不足以供之其品蔽於理矣今之入官誠冗矣然而前世置員蓋甚少而賦祿又如此之薄財用之所不足蓋亦說矣吏祿豈足計哉臣於財利固未嘗季然切觀前世治財之大略矣蓋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財取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自古治世未嘗以不足為天下之公患也患在治財無其道耳今天下不見其革之其而元元安士樂業人致其力以生天下之財然而公私常以因官為患者殆亦理財未得其道而有司不能度世之宜而通其受耳誠能理財以其道而通其受臣雖愚固知增吏祿不足以傷經費也 方今法嚴令其所以羅天下之士可謂密矣然而不崇教之以道藝而有不帥教之刑以待之乎不嘗約之以制度而有不循理之刑以待之乎不嘗任之以職事而有不任事之刑以待之乎夫不先教之以道藝誠不可以誅其不帥教不先約之以制度誠不可以誅其不循理不先任之

以取事誠不可以誅其不任事也三者先王之法所先急也今皆不可得  
誅而薄物細故非害治之急者為之法禁月異而歲不同為吏者至於不  
可勝記又况能一二避之而毋犯者乎此法令所以亂而不行小人有幸  
而免者君子有不幸而及者焉此所謂不能裁之以刑也凡此皆治之非  
其道也 方今取士強記博誦而畧通於文辭謂之茂才異等賢良方正  
茂才異等賢良方正者公卿之選也記不必強誦不必博略通於文辭而  
及常季詩賦則謂之進士進士之高者為公卿之選也夫此二科既得之  
技能不足以為公卿不待論而後可知而世之議者乃以為吾常以此取  
天下之士而才之可以為公卿者常出於此不必法古之取人然後得士  
也其為蔽于理欵先王之時既以取人之道先慎賢者之難進而不肖  
者之難於其間也今悉廢先王所以取士之道而歐天下之士悉使為  
賢良進士則士之才可以為公卿者固宜為賢良進士而賢良進士亦固  
宜有時而得才之可以為公卿者也然而不肖者苟能雕蟲篆刻之季以  
此進至乎公卿才之可以為公卿者困於無補太季而以此絀死於茂野  
蓋十八九矣夫古之人有天下者其此慎釋者公卿而已公卿既得其人  
因便推其類以聚於 朝廷則百司庶物無不得其人也今使不肖之人

此三  
失  
其在

幸而至乎公卿因得推其類聚之 朝廷此 朝廷所以多不肖之人而  
雖有賢智往 困於無助不得行其意也且公卿之不肖既推其類以聚  
于 朝廷 朝廷之不肖又推其類以備四方之任使四方之任使者又  
各推其不肖以布於州郡則雖有同罪奉官之科豈足恃哉遠足以為不  
肖者之資而已其次九經五經季寃明法之科 朝廷固已審患其無用  
心世而稍責之以大義矣然大義之既得未有以賢于故也 今朝廷又  
明經之選以進經術之士然明經之既取以記誦而略通于文辭者則  
一急而可以施于天下 國家之用者顧未必得与于

以今字宜字  
朝廷輒以官予之而任之以事武王數紂之罪則曰官  
才行此乃紂之既以亂亡之道夫官人以世 道而治

所以亂而  
臣使事之既及一路數千里之間州縣之吏出於流外者往往而有可屬  
任以事者殆無二三而当防閑其屬者皆是蓋古者有賢不肖之分而無  
流品之別故孔子之至而嘗為季民吏蓋以為吏而不害其為公卿及

臣使事之既及一路數千里之間州縣之吏出於流外者往往而有可屬  
任以事者殆無二三而当防閑其屬者皆是蓋古者有賢不肖之分而無  
流品之別故孔子之至而嘗為季民吏蓋以為吏而不害其為公卿及



以取事誠不可以誅其不任事也三者先王之法所先急也今皆不可得  
誅而薄物細故非害治之急者為之法禁月異而歲不同為吏者至於不  
可勝記又况能一二避之而毋犯者乎此法令所以亂而不行小人有幸  
而免者君子有不幸而及者焉此所謂不能裁之以刑也凡此皆治之非  
其道也 方今取士強記博誦而畧通於文辭謂之茂才異等賢良方正  
茂才異等賢良方正者公卿之選也記不必強誦不必博略通於文辭而  
及常季詩賦則謂之進士進士之高者以公卿之選也夫此二科所得之  
技能不足以為公卿不待論而後可知而世之議者乃以為吾常以此取  
天下之士而才之可以為公卿者常出於此不必法古之取人然後得士  
也其必蔽于理歟先王之時所以取人之道猶慎賢者之難進而不得  
者之難於其間也今悉廢先王所以取士之道而歐天下之士悉使為  
賢良進士則士之才可以為公卿者固宜為賢良進士而賢良進士亦固  
宜有時而得才之可以為公卿者也然而不肖者苟能雕蟲篆刻之季以  
此進至乎公卿才之可以為公卿者困於無補太季而以此絀死於茂野  
蓋十八九矣夫古之人有天下者其此慎釋者公卿而已公卿既得其人  
因便推其類以聚於 朝廷則百司庶物無不得其人也今使不肖之人

幸而至乎公卿因得推其類聚之 朝廷此 朝廷所以多不肖之人而

雖有賢智往困於無助不得行其意也且公卿之不肖既推其類以聚

于 朝廷 朝廷之不肖又推其類以備四方之任使者又

各推其不肖以布於州郡則雖有同罪季官之科豈足恃哉適足以為不

肖者之資而已其次九經五經季究明法之科 朝廷固已審患其無用

於世而稍責之以大義矣然大義之所得未有以賢于故也 今朝廷又

開明經之選以進經術之士然明經之所得取以記誦而略通于文辭者則

得之矣彼通先王之意而可以施于天下 國家之用者顧未必得乎于

此選也其次則恩澤子弟庠序不教之以道藝官司不考問其才能父兄不

保任其行義而 朝廷輒以官予之而任之以事武王數紂之罪則曰官

人以世夫不計其才行此乃紂之所以亂亡之道夫官人以世 道而治

古之政無也又其次曰流外 朝廷因已播之于庶恥之外而限其進取

路矣頌屬之以州縣之事使之臨士民之上豈所謂以賢治不肖者乎以

臣使事之政及一路數千里之間州縣之吏出於流外者徃而不可屬  
任以事者殆無二三而当防閑其闕者皆是蓋古者有賢不肖之分而無  
流品之別故孔子之至而嘗為季民吏蓋以為吏而不害其為公卿及

後世有流品之別則廷在流外者其或成立固當自置於無恥之外而無高人之意矣夫以近世風俗之流靡自雖士大夫之才勢足以進恥而朝廷審獎之以礼義者晚節未路往往慄而為奸况又其素或成立無高人之意而朝廷固以擢之於庶恥之外限其近取乎其臨人親取故僻和後固其理也至於邊疆宿衛之選則臣固已言其失矣凡此皆取之非其道也方今取之既不以其道至於任人又不問其德之或宜而問其出身之後先不論其才之稱否而論其歷任之多少以文季進者且使之治財已使之治財矣又轉而使之典獄已使之典獄矣人轉而使之治礼是則一人之身而貴之以百官之或能備宜其人才之難為也夫責人以其或難為則人之能為者少矣人之能為者少則相率而不為故今之典礼未嘗以不知礼為憂以今之典礼皆未嘗季礼故也使之典獄未嘗以不知獄為恥以今之典獄者未嘗季獄故也天下之人以漸漬於失教被服於成俗見朝廷有或任使非其資序則相議而訕之至於任使之不當其才未嘗有非之者也且石位者數徙則不得久於其官故上不能徂習而知其事下不肯服馴而安其教賢者則其功不可以及於成不肖者則其罪不可以至於著若夫迎新將故之勞緣絕簿書之弊固其害之小

者不足悉數也設官大抵皆當久於其任而至於或部者遠所任者重則尤宜久於其官而後可以責其有為而方今尤不得久於其官往往數日輒遷之矣取之既已不詳使之既已不當或之既已不久至於任之則又不專而又一二以法約束縛之使不得行其意臣固知當今在位多非其人稍假借之權而不一二以法束縛之則放恣而無不為雖然在位非其人而恃法以為治自古及今未有能治者也即使任位皆得其人矣而一二以法束縛之不使之得行其意自古及今未有能治者也夫取之既已不詳使之既已不當或之既已不久任之又專而一二以法束縛之故雖賢者在位能者在或與不肖而無能者殆無以異夫如此故朝廷明知其賢能足以任事苟非其資序則不以任事而輒進之雖進之士犹不服也明知其無能而不肖苟非有罪為任事者或劾不敢以不勝任而輒退之士犹不服也彼誠不肖而無能然而士不服者何也以或謂賢能者任其事与不肖而無能者以無以異故也臣前以謂不能任人以或事而無不任事之刑以待之者盖比謂也夫教之養之取之任之有一非其道則足以敗乱天下之人才又况兼此四者而有之則在位不才苟簡貪鄙之人至於不可勝數而草野閭巷之間亦少可任之才固

不足怪詩曰國維靡止或至或否民雖靡盬或哲或謀或肅或艾如彼泉  
流无淪胥以敗女之謂也夫在位之人才不足矣而閭巷草野之間亦少  
可用之才則豈特行先王之政而不得也社稷之託封疆之守 陛下其  
能以天幸為常而無一旦之憂乎蓋漢之張角三十六萬同日而起而  
此在即國莫能收其謀唐之黃巢橫行天下而所至將吏無敢与之抗者  
漢唐之所以亡禍自此始唐既亡矣陵夷以至五代而武夫用事賢者伏  
匿消沮而不見在位無復有知君臣之義上下之礼者也當是之時受置  
社稷蓋甚於奕蒸之易而元、肝腦塗地幸而不轉死於溝壑者无幾耳  
夫人才不足患蓋知此而方今公卿大夫莫肯為 陛下長慮後顧為宗  
廟万世計臣切惑之昔晉武帝趨過目前而不為子孫長遠之謀當  
時在位皆偷合苟容而風俗蕩然棄礼義捐法制上下同失莫以為戒有  
識固知其將必乱矣而其後果中国海内大擾中国到於夷狄者二百餘  
年伏惟 三廟祖宗神灵所以付屬 陛下固將為万世血食而大庇元  
元於無窮也誠願 陛下鑒漢唐五代之所以乱也懲晉武苟且因循之  
禍明詔夫臣思所以陶成天下之才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為之以漸期深  
知於当世之憂而無負於先王之意則天下之人才不勝用矣人才不勝

用則 陛下何求而不得何欲而不成哉夫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為之以  
漸則成天下之才甚易也臣始讀孟子見孟子言王政之易行則為誠然  
及見与慎子論齊魯之地以為先王之制固大抵不過百里者以為今有  
王者起則凡諸侯之地或千里或五百里按損之至於數千百里而後止  
于是疑孟子雖賢其仁智是非一天下而安能毋劫之以兵革而使數百  
千里之強國一旦肯損其地之十八九而比于先王之諸侯至其後觀漢  
武帝用主父偃之策今諸侯王地悉得推恩分其子弟而漢親臨室其辨  
名輒別属漢於是諸侯王之子弟各有分土而勢強地大者卒以分拆弱  
小然後知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為之以漸則大者固可使小強者固可使  
弱而不至乎傾駭受乱敗傷之累孟子之言不為過又况今欲改易更革  
其勢非為孟子所為之難也臣故曰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為之以漸則其  
為甚易也然先王之為天下不患人之不為而患人之不能不患人之不  
能而患己之不勉何謂不患人之不為而患人之不能人之情所願得者  
善行美名尊爵厚利也而先王能操之以臨天下之士天下之士有能遵  
之以治者則悉以其所願得者以与之士不能則已矣苟能則孰肯舍其  
所願得而不自勉以為才故曰不患人之不為患人之不能何為不患人

之不能而患已之不勉先王之法所以待人者尽矣自非下愚不可移之才未有不能赴者也然而必謀之以至誠惻怛之心力行而應之者也故曰不患人之不能而患己之不勉 陛下誠有意乎成天下之才則臣願陛下勉之而已臣人觀 朝廷異時欲有所施為安革其始計利害未嘗熟也願一有流俗佞倖之人不悅而非之則遂止而不敢夫法度立則人無独蒙其幸者故先王之政雖足以利天下而當其承襲壞之後佞倖之時其創法之制未嘗不艰难也以其創法立制而天下佞倖之人品順說以趨之無有齟齬則先王之法至今存而不廢矣惟其創法立制之艰难而佞倖之人不肯順說而趨之故古之人欲有所為未嘗不加以征誅而後得其意詩曰是代是肆是絕是忽四方以典拂此言文王先征誅而後得其意於天下也夫先王欲立法度以受衰壞之俗而成成人之才雖有征誅之難犹恐而為之以為不若是不可以有為也及至孔子以匹夫遊諸侯所至則使其君臣捐所習逆所順強所劣懂之如也卒困於排逐然孔子亦終不為之變以為不如是不可以有為為此其所守蓋與文王同意夫在上之聖人莫如文王在下之聖人莫如孔子而欲有所施為受革則其事蓋如此矣今有天下之弊居先王之位創立法制非其征誅之難

也雖有佞倖之人不悅而非之固不勝天下順悅之人衆也然而一有流俗佞倖不悅之言則遂止而不敢為者惑也 陛下誠有意乎成天下之才則臣人願斷之而已夫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為之以漸而又勉之以誠斷之以果然而犹不能成天下之才則以臣所聞蓋未有也然臣之所謂流俗之說不講而今之議者以竭迂濶而熟爛者也竊觀近世士大夫之所欲悉心力耳目以補助 朝廷者有矣彼其意非一切利害則以為當世所能行士大夫既以此希世而 朝廷之取於天下之士亦不過如此至於大綸大法礼義之際先王之說亦存而謹守者蓋不及也一有及此則群聚而笑之以為迂濶 今朝廷悉心於一切之利害有司法令刀筆之間非一日也然其效可觀矣則夫所謂迂濶而熟爛者惟 陛下可以少留神而察之矣昔唐太宗正觀之初人々異論如封德彝之徒皆以為非雜用秦漢之政不足以為天下能思先王之事開太宗者魏文公一人爾其所施讓雖未能尽当先王之意抑其大略可謂合矣故能以數年之間而天下幾致刑指中國安寧夷蠻順服自三王以來未有如此盛時也唐太宗之初天下之俗犹今之世也魏文公之言固當時所謂迂濶而熟爛者也然其效如此賈誼曰今或言德教之不如法令胡不引商周秦漢

以觀之然則唐太宗事只足以觀矣臣幸以職事歸報 陛下不自知其  
驚下無以稱取而敢及國家之大体者所以臣蒙 陛下任使而當歸報  
當謂在位之人才不足而無以稱 朝廷任使之意而 朝廷所以任使  
天下之士者或非其理而士不得尽其才此亦臣使事之計反而 陛下  
之計宜先聞者也釋此一言而毛奉利害之一二以汙 陛下之聰明而  
終無補於世則非臣計以事 陛下憊、之義也伏惟陛下詳思而擇其  
中天下幸甚

上曾參政書

安石聞古之君子立而相天下必因其才力之所宜形勢之計安而後使  
之故人得盡其材而樂出乎其時今也安石材不足以任劇而人多病不  
敢自蔽而數以聞執事矣而閣下必欲使之察一道之吏而寄之以刑獄  
之事非所謂因其材力之計宜也安石親老矣有上氣之疾日久比年加  
之風眩勢不可以去左右閣下必欲使之奔走跋涉不常乎親之側非所  
謂因其形勢之計安也伏惟閣下由君子之道以相天下故安石得布其  
私為論者或以為事君使之左則左使之右則右害有至於死而不敢避  
苟有至於病而不敢辭者人臣之義也安石竊以為不然上之使人也既

因其材力之所宜形勢之計安則使之左而左使之右而右可也上之使  
人也不因其材力之所宜形勢之計安上將無以報 吾君下將無以慰  
吾親然且左右惟計使則是無義無命而苟悅之為可也害有至於死而  
不敢避者義無所避之也苟有至於病而不敢辭者義無所辭之也 今  
天下之吏其材可以備一道之使而無不可為之勢其志又欲得此以有  
為者蓋不可勝數則安石之事非謂不可辭之地而不可避之時也論者  
又以為人臣之事其君与人子之事其親其勢不可得而兼也其材不足  
以任事而勢不可以去親之左右則敢為臣而養可也安石又竊以為不  
然古之民也有常產矣然而事親者犹將輕其志重其祿所以為養今也  
任則有常祿而居則無常產而特將輕其所以為養非所謂為人子事  
親之義也且安石之材固不足以任使事矣然尚有可任者在 吾君  
与吾相處之而已尔固不可以去親之左右矣然任豈有不便於養者乎  
在 吾君与吾相處之而已尔然以安石之賤未嘗得比於門墻之側而  
慨然以鄙樸之辭自通於閣下之前欲得其計求自常人視之宜其終齟  
齟而無計合也自君子觀之由君子之道以相天下則宜不為遠近易慮  
而不以親疎敢施如天之與不煮而施之各以其命之所宜如地之無不

載而生之各以其性之正有彼常人之心區、好伎而自私不怨已以及物者豈足以量之邪伏惟閣下垂聽而念為使天下士無復思古之君子而樂出乎閣下之時而又使常人之視閣下者不能量也豈非君子之所謂而樂者子昂躋威尊不任惶恐之至

上邵學士書

仲詳足下數日前辱示樂安公詩石本及足下詩撰復鑑潮記啟封綬讀心目開滌辭簡而精義深而明不候按圖而尽述絕之形勝不候入國而熟賢收之愛民非夫誠發乎文、貫乎道仁思義也表裏相符者其孰能至於此哉因環列書室且飲且慶非有厚也公義之然也安石嘗患近世之文辭弗預於理、弗預於事以襲精故實為有季以雕繪語句為精新譬之擷奇花之英積而玩之雖光華馨葉鮮綺可愛求其根柢濟用則蔑如也安石幸觀樂安足下之詩著譬由笙磬之音圭璋之器不節奏為有法度焉雖庸耳必知雖正之可貴溫潤之可宜也仲尼曰有德必有言德不孤必有鄰其斯之乎昔昌黎為唐儒宗得子婿李漢然後其文益振其道益大今樂安公懿文茂行超越朝右復得足下以宏識清議相頌光潤苟力而不已使徒之議者必曰樂安公聖宗之儒宗也伏唐之昌黎而勲

業過之人曰即公樂安公之婿也抗昌黎之李漢而器畧過之是則韓李蔣即之若各各驅並驟與此金石之刻不朽矣所以且欣且慶者在於茲為即庠拘率復偶足下有西笑之謀未獲親交談義聊因手書以道欽謝之意且賀樂安公之得人也

荅韓求仁書

此承手筆問以詩疑哀荒久而不為報勤之意不可以虛辱故畧以所聞改左右不自知其中否也唯求仁所擇尔蓋序詩者不知何人然非達先王之法言者不能為也故其言約而明肆而深要當精思而熟講之尔不當疑其有失也二南皆文王之詩而其所繫不同者周南之詩其志美其道盡微至於邇、武夫免置之人遠至於江漢汝汝之域久至於哀世之公子皆有以成其德召南則不能與於此此其所以為諸侯之風而繫之召公者也夫事出於一人而其不同如此者蓋所入有淺深而所施有久近故尔此謂小雅大雅者詩之序固曰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然所謂大雅者積衆小而為大故小雅之末有疑於大雅者此不可不知也人作詩者其志各有其言及於大而志之所主者小其言及於小而志之所主者大此又不可不知也司馬遷以為大雅言王公大人而德

逮黎庶小雅訛小己之得失而其流及上此言可用也又宣王之雅其善疑于小而幽王之雅其惡疑于大蓋宣王之善微矣其大者如女而已幽王之惡大矣其小者犹如女也凡序言刺某也者一人之事也言刺時者非一人之事也刺言其事疾言其情或言其事或言其情其實一也何以知其如此也刺言其事疾言其情也而序曰國人疾之而不可道也是以知其如此也刺言其事疾言其情也而序曰國人疾之而不可道也是以知其如此也也管蔡為亂成王初冲周公作鴟鴞以遣王非疾成王而刺之也特以故亂而已故不言刺亂也言刺亂則褻刺荒序其所刺之事也言刺時者明非一人之事非謂其不亂也閔睦之詩所謂悠哉輾轉反側者孔子所謂哀而不傷者也何彼禮矣之詩所謂平王者猶格王寧王而已非東周之平王也所謂齊侯者猶康侯寧侯而已非營丘之齊侯也鄭緇衣之詩宜也好也蓆也此其先後之序也此詩言武王父子善之無已故序曰以明有國善之功焉蓆也宜者以言其此善之當也多者以言其所善之衆也緇衣者君臣同朝之服也遺子之館者就之也為

之改作緇衣而授之以祭者卒而養之也能就之又能卒而養之此所以為有國者之善也而異於匹夫之善也夫有國善如女則優於天下矣其能父子善於其職而國人美之不已宜乎生民之詩所謂是任是負以歸聲祀者言后稷既開國任負所種之穀以歸而聲祀非以謂此帝祀於郊也此謂即盛于豆于登其香始升上帝居歆者言吾既為天子得祀郊則盛于豆登其香始升而上帝居歆非以為后稷得郊也其卒曰胡臭亶時庶無罪悔以迄于今者言上帝所以居歆何臭之亶時乎乃以后稷聲祀則庶無罪悔以迄于今得郊祀之時尔蓋此謂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推以配天者矣也衛有卿廟之詩而說者以謂衛後世并卿廟而取之理或然也既无所受之則疑而闕之可也意誠而心正心正則无所為而不正故孔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此詩之言故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也非以它經為有異乎也吾之所受者為女則彼者吾之所棄也所謂彼哉彼哉者蓋孔子之此棄也孔子曰管仲如其仁仁也揚子謂屈原如其智不智也猶之詩以不明為明又不以明為昏考其辭之終始則其文雖同不害其意異也忠足以盡已恕足以盡物雖孔子之道又何以加於此而論者或以謂孔子之道神明不測非忠恕之所

能盡雖然此非所以告曾子者也好勇過義也者所謂能勇而不能怯者  
也能勇而不能怯非成材也故孔子無所取古者鳳鳥至河出圖皆聖人  
在上之時其言鳳鳥不至河不出圖者蓋曰無聖人在上而已矣顏子其  
聖人之休而微也謂美人也其於尊五美屏四惡非待教也若夫鄭聲佞  
人則由外鑠者也雖若顏子者不敢而遠之則其於為邦也不能無敗  
書曰能哲而惠何憂乎驩兜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由此觀之佞人者竟  
如聲之淫則鄭聲之可畏固又甚矣孔子曰如有此言其有說矣謂顏  
子三月不違仁者蓋有說矣雖然顏子之行非終於此其後孔子告之  
以克己復禮而請事斯語矣夫能言動視所以禮則蓋已終身未嘗遠仁  
非特三月而已也語道之全則學不在也无不為也孝者所不能拋也而  
不可以不心存焉道之在我者為德、可拋也以德愛者為仁、譬則左  
也義譬則右也德以仁為主故君子在仁義之間則當依者仁而已孔子  
之去魯也知者以為、無禮也乃孔子則欲以微罪行也、以微罪行也  
依於仁而已禮體此者也智知此者也信、此者也孔子曰志於道據於  
德依於仁而不及乎義禮智信者其說蓋如此也揚子曰道以道之德以

得之仁以人之義以宜之禮以休之天也合則渾為則散一人而兼統四  
體者其身全乎老子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  
禮揚子言其合老子言其離此其所以異也韓文公知道有君子有小人  
德有凶有吉而不知仁義之無以異於道德此為不知道德也管仲九合  
諸侯一正天下此孟子所謂天之大人任者也不能如大人正己而物正此  
孔子所謂小器者也言各有所當非相遠也昔之論人者或謂之聖人或  
謂之賢人或謂之君子或謂之仁人或謂之善人或謂之士微子一篇記  
古之人出處去就蓋畧有次序其終所記八士者其行特可謂之士而已  
矣當記此時此八人之行蓋有所見今止矣其行不可得而者也無君  
子小人至於五世則流澤盡澤盡則服盡而尊親之礼息万世莫不尊親  
者孔子也故孟子曰予未得為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孟子所謂市廛  
而不征法而不厚者先儒以周中之地謂之廛以周官考之其說是也廛  
而不征者賦其市地之廛而不征其積法而不厚者治之以市官之法而  
不賦其廛或廛而不征或法而不厚蓋制商賈者惡其盛、則人去本者  
衆又惡其衰、則復不通故制法以稅之稍盛則厚而不征已衰則法而  
不厚天王之時閭識而不征及周公制禮則凶荒札喪然後無征蓋所以



叔之也。貢者夏后氏之法，而孟子以為不善者不善，非夏后氏之罪也。時而已矣。責難於君者，吾聞之矣。責善於友者，吾聞之矣。雖然，其於君也曰：以道事之，不可則止；其於友也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王驩于孟子，非君也，非友也。彼未嘗謀於孟子，則孟子未嘗与之言，不亦宜乎？求仁所問于易者，尚非易之蘊也。能盡於詩書論語之言，則此皆不問而可知。安石審易矣，讀而思之，自以為如此，則書之以待知易者，曾其義當是時，未可以易也。唯無師友之故，不得其序，以過於進取，乃今而後知者之為可悔，而其書往，已為不知者所傳，追思之，未嘗不媿也。以安石之愧悔，故亦欲求仁慎之，蓋以求仁之才能而好問如安石，所以告於左右者，不敢不盡。冀有以亮之而已。至於春秋三傳，既不足信，故於諸經尤為唯知辱問，皆不果。答品冀有以亮之。

答陳柅書

安石啟：伏蒙不遺不肖而身辱先之示之文章，使得窺究其蘊，又取安石此以應見問者，序而存之，以寵其行，足下之賜過矣，不敢當也。安石懦陋淺薄，學未成而任其言行，往皆戾於聖人之道，擯而後復者，非一事也。自度尚不足以庸人為師，况如足下之材，良俊明安，能一有所補耶？雖

然足下過聽所序而存者，或非安石所聞於師友之本指也。則義不得默而已。莊子之書，其通性命之分，而不以死生禍福累其心，以其近聖人也。自非明智不能及此，明智矣，讀聖人之說，亦足以及此，不足以及此而陷溺於周之說，則其為亂大矣。墨翟非尤然，抵聖人而立其說於世，蓋季至人之道而失之耳。唯周亦然，韓氏作讀墨而文謂子夏之說，疏而為莊周則莊墨皆季至人而失其源者也。老莊之書，其在其說未嘗及神仙，唯葛洪為二人作傳以為仙，而足下謂老莊潛心於神仙，疑非老莊之實。故嘗為足下道此，老莊雖不及神仙，而其說只不皆合於經，蓋有志于道者，聖人之說，博聞而闡深，要當不遺餘力以求之。是一書雖欲讀，抑有所不暇。安石之所聞如此，其離合於道，唯足下自擇之。

答王深甫書

安石拘於此鬱，不樂，日夜望深甫之來，以豁吾心，而得書乃不知所冀。况自京師去，賴良不遠，深甫家事會當有暇，時宜受數日之勞，而不一顧我乎？朋友道喪久矣，此吾於深甫不能無望也。何說天民與深甫不同，雖蒙丁寧相教，意尚未能與深甫相合也。深甫由事君者以容於吾君，為悅安社稷者，以安吾之社稷，為悅天民者，以行之天下，而澤被於民，為

悅三者皆執其志之所適而成善者也而未及乎知命大人則知命矣安  
石則以謂善者所以繼道而行之可善者也孔子曰智及之仁能守之莊  
以蒞之動之不以禮未善也又曰武盡美矣未盡善也孔子之所謂善者  
如此則以容於 吾君為悅者未可謂能成善者也必曰容而已矣以容  
於 吾君為悅者則以不容為戚安吾社稷為悅悅則以不容為戚吾身之  
不容與社稷之不安必有命也而以為吾戚此乃所謂不知命也夫天民  
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彼非以達可行於天下為悅者也則其  
窮而不行也豈以為戚哉視吾之窮達而無悅戚於吾心不知命者其何  
能如此且深甫謂以民繫天者明其性命莫不稟於天也有匹夫求達其  
志於天下以養全其類是能順天者敢取其辨必曰天民安有能順天而  
不知命者乎深甫曰安有能視天以去就而德頌於大人者乎安石則  
以謂古之能視天以去就其德貶於大人者有矣即深甫所謂管仲是也  
管仲不能正己者也然而至於不死子糾而從小白其去就可謂知天矣  
天之意固豈甚重其政故孔子善其去就曰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自  
徑於溝瀆而莫之知也此乃吾所謂德不如大人而尚能視天以去就者  
深甫曰正己以事君者其道足以致容而已不悅則命也何悅於吾心哉

而求於正物

然則予所欲也

正己而安社稷者其道足以致安而已不安則命也何悅於吾心哉正己  
以正天下者其道足以行天下而已不行則命也何窮達於吾心哉安石  
則以謂大人之窮達能無悅戚於吾心不能無欲違孟子曰我四十不動  
求刻本作期  
我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夫孟子可謂大人矣而其言如此然則所謂無  
窮達於吾心者殆非也必曰無悅戚而已矣深甫曰唯其正己而不求於  
正物是以使萬物之正焉安石以謂期於正己而不期於正物而使万物  
自正焉自無治人之道也無治人之道者是老莊之為也所謂大人者豈  
老莊之為哉正己不期於正物者非也正己而期於正物者必非也正己  
而不期於正物是無義也正己而期於正物是無命也是謂大人者豈願  
無義命哉揚子曰先自治而後治人之謂大器揚子所謂大器者蓋孟子  
之謂夫人也物正焉者使物取正乎我而後能正非使之自正也哉王曰  
四方有罪無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一人橫行於天下武王恥之  
孟子所謂武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不期於正物而使物自正則一人橫  
行於天下武王無為怒也孟子沒能言大人而不放於老莊者揚子而已  
深甫常試以安石之言與常君論之二君猶以為未也願以教我

悅三者皆執其志之所殖而成善者也而未及乎知命大人則知命矣安  
石則以謂善者所以繼道而行之可善者也孔子曰智及之仁能守之莊  
以蒞之動之不以禮未善也必曰武盡美矣未盡善也孔子之所謂善者  
如此則以容於 吾君為悅者則以不容為戚安吾社稷為悅則以不安為戚吾身之  
不容與社稷之不安必有命也而以為吾戚此乃所謂不知命也夫天民  
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彼非以達可行於天下為悅者也則其  
窮而不行也豈以為戚哉視吾之窮達而無悅戚於吾心不知命者其何  
能如此且深甫謂以民繫天者明其性命莫不稟於天也有匹夫求達其  
志於天下以養全其類是能順天者敢取其辨必曰天民安有能順天而  
不知命者乎深甫曰安有能視天以去就而德頌於大人者乎安石則  
以謂古之能視天以去就其德貶於大人者有矣即深甫所謂管仲是也  
管仲不能正己者也然而至於不死子糾而從小白其去就可謂知天矣  
天之意固豈甚重其政故孔子善其去就曰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自  
徑於溝瀆而莫之知也此乃吾所謂德不如大人而尚能視天以去就者  
深甫曰正己以事君者其道足以致容而已不悅則命也何悅於吾心哉

求刻本作期

正己而安社稷者其道足以致安而已不安則命也何悅於吾心哉正己  
以正天下者其道足以行天下而已不行則命也何窮達於吾心哉安石  
則以謂大人之窮達能無悅戚於吾心不能无欲達孟子曰我四十不動  
心又曰何為不豫哉然而千里而見王是予所欲也不過故去豈予所欲  
哉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夫孟子可謂大人矣而其言如此然則所謂無  
窮達於吾心者殆非也且曰無悅戚而已矣深甫曰唯其正己而不求於  
正物是以便萬物之正焉安石以謂期於正己而不期於正物而使万物  
自正焉自無治人之道也無治人之道者是老莊之為也所謂大人者豈  
老莊之為哉正己不期於正物者非也正己而期於正物者非也正己  
而不期於正物是無義也正己而期於正物是無命也是謂大人者豈願  
無義命哉楊子曰先自治而後治人之謂大器楊子此謂大器者蓋孟子  
之謂夫人也物正焉者使物取正乎我而後能正非使之自正也哉王曰  
四方有罪無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一人橫行於天下武王恥之  
孟子所謂武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不期於正物而使物自正則一人橫  
行於天下武王無為怒也孟子沒能言大人而不放於老莊者楊子而已  
深甫常試以安石之言與常君論之二君猶以為未也願以教我

荅吳子經書

比得周秀才所示書即欲奉報以多病多事未能如志重承手問尤以感愧知生事弥困為之奈何安石所以姻事見迫又曰入不足故私計亦未能不以徑心然勞佚有命當順以所之耳前書所示大祇不出先志若子徑欲以文辭高世則世之名能文辭者已无过矣若欲以明道則高聖人之徑皆不足以有明也自秦漢以來儒者惟楊雄為知言然尚恨有所未盡今季士大夫往往不足以知雄則其於聖人之徑宜其有所未盡子徑誠欲以文辭高世則无為見問矣誠欲以明道則所欲為子徑道者非可以一言而尽也子徑所謂和鑿以矯舟皆柄以矯矢此天下之所同而舟矢已未未之次也先志所論論有非天下之所同而將出子徑之新意者則与矯舟之意為不類又子徑以為詩禮不可以相解乃如安石之季則唯詩禮足以相解以其理同故也子徑以謂如何兩家各多難無由會合許明年見過幸甚未尔自愛

送孫正之序

時然而然衆人也已然而然君子也已然而然非私已也聖人之道在為尔夫君子有窮若顛跌不肯一失詘已以逆時者不以時勝道也故其得

志於君則受時而之道若反手然彼其術素脩而志素定也時乎楊墨已不然者孟軻氏而已時乎釋老已不然者韓愈氏而已如孟軻君可謂術素脩而志素定也不以時勝道也惜也不得志於君使真儒之效不白於當世杰其於衆人也卓矣嗚呼予親今之世圓冠絀如大裾襦如生而竟言起而舜趨不以孟韓之心為心者果異異衆人乎予官于揚得友曰孫正之正之行古之道又善為古之予知其能以孟韓之心為心而己者也夫越人之望燕為總域也北轅而首之苟不已無不至孟韓之道去吾甕豈君越人之望燕哉以正之、未已而不至焉予未之信也一日得志於吾君而真儒之效不白於當世予亦未之信也正之、兄官於溫奉其親以行將從之先為言以處予、欲然安得而然也慶曆二年閏九月十一日

慶州奉記

慶於江南地最曠大山喪谷荒翳險阻交廣闕越銅鹽之販道所出入推理盜奪鼓鑄之奸視天下為多慶曆中常諳立學州縣慶亦應諳而果陋福迫不足為美觀州人欲合私財迂而大之久矣然吏嘗力屈於所獄而不暇顧此凡二十一年而後改築於州所治之東南以逆州人之願蓋經

始於治平元年二月搜點刑獄宗城蔡侯行州事之時而者之以十月者  
知州事錢塘元侯也二侯皆天下所謂才吏故其就此不勞而齊祠講說  
候望宿息以至庖福莫不有所及升餘財市田及書以待季者內外完善  
矣於是州人相與樂二侯之適已而未請文以記其成余聞之也先王所  
謂道德者性命之理而已其度數在乎姐豆鐘鼓管絃之間而常患手難  
知做為之官師為之季以聚天下之士期命辨說誦歌絃舞使之深知其  
意夫士牧民者也收知地之訟在則彼不知者驅之尔杰士季而不知  
而不行而不至則奈何先王於是乎有政矣夫改非為功沮而已也杰  
以此以為功沮故齊其季之成者以為卿大夫其次雖未成而不害其能  
至者以為士此舜所謂庸之者也若夫道隆而德駁者又不與此雖天子  
北面而問焉而与之迭為賓主此舜所謂丞之者也蔽隔畔逃不可与有  
言則捷之以誨其過書之以識其惡待之以歲月之久而終不化則放棄  
殺戮之刑隨其後此舜所謂威之者也蓋其教法德則異之以智仁聖義  
忠和行則同之以孝友睦婣任恤藝則盡之以禮樂射御書數淫言波行  
詭怪之術不足以輔世則无以容乎其時而諸侯之訟以教一皆听於天  
子天子命之矣杰後與季命之曆數所以時其遲速命之叔量所以節其

豐殺命不在是則上之人不以教而為季者不道也士之奔是楫讓酬酢  
笑語升降出入乎此則無非教者高可以至於命其下亦不失失為人用其  
流及乎既衰矣尚可以歡舞群衆使有以異於後世之人故當是時婦人  
之所能言童子之所可知有後世老師宿儒之所惑而不悟者也武夫之  
所道鄙人之所守有後世家傑名士之所憚而愧之者也堯舜三代從容  
無為同四海於一堂之上而流風餘俗詠嘆之不息凡以此也周道微不  
幸而有秦君臣莫知屈己以季而樂於自用其所建立悖矣而惡夫非之  
者及姚詩書殺季士掃除天下之庠序然後非之者愈多而終於不勝何  
哉先王之道德出於性命之理而性命之理出於人心詩書能循而達之  
非能奪其既有而予之以其其既无也經雖亡出於人心者犹在則必安能  
使人舍己之昭々而從我於聲昏哉杰是心非特秦也當孔子時既有款  
毀御校者矣蓋上失其政人自為義不務出至善以勝之而患乎有為之  
難則是心非特秦也墨子區々不知失者在此而發尚同之論彼其為愚  
以獨何異於秦嗚呼道之不一久矣楊子曰如將復為其所說莫若使諸  
儒金口而未舌蓋有意乎辟雍學校之事善乎其言雖孔子出必從之矣  
今天子以盛德新即位庶幾能及此乎今之守吏實古之諸侯其異於古

者不在乎施設之不專而在乎所受於 朝廷未有先王之法度不在乎  
无此子教而在乎此以教未有以成士大夫仁義之材度雖地曠以遠得  
所以教則雖悍昏蒿凶抵禁觸法而不悔者只將有以聰明其耳目而善  
其心又况乎學問之民故余為書二侯之績因道古今之受及所望乎若  
使歸而刻石焉

君子齊記

天子諸侯謂之君卿大夫謂之子古之為此名也所以命天下之有德故  
天下之有德通謂之君子有天子諸侯卿大夫之位而無其德可以謂之  
君子蓋稱其位也有天子諸侯卿大夫之德而無其位可以謂之君不蓋  
稱其德也位在外也過而有之則人以其名与之而以貌事之德在我也  
求而有之則人以其實與之而心服之夫人服之以貌而不以心與之以  
名而不以實繼以其位終身而無諂者蓋不幸而已矣故古之人以名為  
羞以實為慚不務服人之貌而思有以服人之心非独如此也以為求在  
外者不可以力得也故雖窮困屈辱樂之而弗去非以夫窮困屈辱為人  
之樂者在是也以夫窮困屈辱不足以樂吾心為可樂也已河南裴君主  
簿於洛陽治齋於其官而命之曰君子裴君豈慕夫在外者而欲有之乎

豈以為世之小人衆而躬行君子者独我乎由前則失已由後則失人吾  
知裴君不為是也必曰勉於德而已蓋所以勝于其前朝夕出入觀焉思  
古之人所以為君子而務及之也独仁不足以為君子独智不足以為君  
子仁還以尽性智足以穷理而又通乎命此古之人所以為君子也雖然  
古之人不云乎溲車如毛：犹有倫未有欲之而不得也然則裴君之為  
君子也孰禦焉為故余嘉其志而樂為道之

聖宗文選全集卷第十二

余襄公靖

堯舜非謚論

跡驟五帝德規百王者有堯舜為言常道尼父首之於書大一統為近到  
之為紀釋者云堯舜謚也翼善傳至曰堯仁至盛明曰舜後之孝者罔不  
宗焉予常者世系之為辨質文之變頗疑是說請試明之粵自邃古聖人  
迭興真淳本散制度未備尊盧赫胥以前未有姓氏皆以教民之事而名  
之鑽燧改火則燹燹人穴處巢居則曰有巢巢是也迨及三皇頗推五勝乘  
大纛者曰黃帝應土運者曰黃帝少昊金天亦龍其故迭現與廢漸有兵  
戰自顓頊以來天下之號則因其名顓頊與嚳則其名也帝嚳帝堯帝舜  
亦其名也以國言之則顓頊稱高陽氏帝嚳稱高辛氏帝堯稱陶唐氏帝  
舜稱有虞氏皆以所與之地為國號也帝嚳非改姓易代之主故不稱氏  
以名言之則顓頊嚳堯舜皆名也顓正也嚳極也堯大也堯高也舜華  
也古雖敦朴知以美字為稱固不疑矣夫謹法者著於周公蓋三代之際  
世有僻王嗜音酣酒者有之荒禽胃色者有之飾非懷諫者有之剖忠害  
賢者有之欲使間美辨而知功見惡謚而思懼垂易名之典為現行之則

此周公之制也豈以周制而逆規堯舜之世耶且堯之典曰有齔在下曰  
虞舜當羣臣奉善之初釐階識難之善未是賓門細麓之功未著安有對  
萬乘而不稱其名在反陋而先定其謚哉斯固知其不杰也明矣釋者又  
以受禪成功曰禹豈舜受堯禪而不能成功乎夏商之王以名為號者多  
矣仲康太甲之類是也禹之保邦莫非堯舜之制而加以繁文縟禮烏有  
特取堯舜禹湯之名以為訓解將後之下武守艾者慕其名而襲其行也  
周人以諱事神諱其名而稱其謚者周道也謚與於周為得彌文之實

漢武不宜稱宗論

劍帝基草天命濟率土於塗炭者祖之盛恢声教同文軌納羣民於富壽  
者宗之最存則詠其德沒則現其謚所以序昭穆於百世之下配禘郊於  
羣廟之上親雖久而不毀者祖宗之降也昔武皇之撫運緒炎漢之重熙  
拓蠻夷之境則樹青去病之勲立而民疲于干戈夷惑神仙之談則少翁  
乘大之寵崇而更煩於祠祀矣悅韓嫣之佞而廼以副車則君臣之位失  
矣信江充之譖而誅及戾國則父子之恩絕矣奉其大槩何昏如之至于  
即世之日群臣加謚曾不為靈若后而及壯其武廟為世宗宗虧周公之法

敗三王之制當時洪儒碩生如夏侯勝黃次公談其樂章巡祗詔獄不品  
甚乎且祖有功宗有德若夏之少康商之大戊武丁皆廢而復興不失日物  
物杰始為之宗也周人自文武而下雖德如成康刑措不用宣王中興姬  
道再盛廟在迭毀以無異號繫乎漢室高帝以英武特起地嬰刃藉戴之  
曰祖斯因宜矣孝之崇仁義省刑罰弭兵革服節儉而囹圄空虛寓內太  
平廟稱太宗斯又宜矣孝武雖廓地斥境而止德及民不加惡謚固以幸  
矣尊之為宗與乃失其正乎或曰孝武雄才遠略高出百王西開夜郎之  
境東建朝鮮之郡匈奴徒庭既越請吏修典祀嚮儒季登封告成而漢之  
制度於是乎備若如此論不以過乎曰邦土雖開兵已贖矣遠夷雖服民  
已耗矣樂府雖盛雅不亂矣泰山雖封制不侈矣文景之俗由是而懋可  
勝道哉末年下哀痛之治進筦榷之術有富民之心而不能得其道也世謂  
漢家雜以霸道愚於武帝觀之曾霸者之不及代廟句毀後嗣何以現  
乎西漢稱宗者四而東漢无復區別至于安桓品有廟號其失自武帝始  
故著論云

秦論上

前世高論咸以河山之險秦得百二遂并天下者地勢便利使之然也所以



奉春進計田肯建言著之史牘千古稱善愚謂秦人之與有由矣自伯  
翳至于秦仲率以立功克守其業而僻在岐雍諸侯以夷狄畜之穰公之  
世得人而昌廣地開國悉由任賢之勲矣百里奚亡虞之臣也而授以  
國政孟明奔軍之將也而委以師律引咎自責卒復河西之地由余在戎  
公以為憂當其來聘也降千乘之尊接以殊礼生則曲席食則傳器及其  
來歸以客卿待之故能益國十二闢地千里遂霸西戎而抗衡中國矣曩  
乎即世之日三良殉葬國人哀之憾以黃鳥秦人不復東征數世不競者  
奪其善人故也及孝公嗣守宗祫七雄並立當是時齊威楚宣魏惠燕悼  
悉已稱王韓襄趙成以復強大諸侯力攻而周室卑矣孝公增修穆公之  
德寤寐賢者列爵而尊之分土而与之衛鞅以學公子求見遂用其謀開  
阡陌急耕戰法行民便以稱霸後世遵先軫范雎蔡澤為疏釋躄而取  
卿相任矣之術逮于置鄒卒能滅二周吞六國而并天下者用此術也且  
蘇秦之覆之臣燕王一听其言合從山東秦人不敢窺函谷者十五年以  
此思之一矣之功堅于山河遠矣在用與不用耳湯以亳武王以鎬而王  
天下其政何如哉百二之說於是為負

秦論下

世言秦所以亡者趙高謀弒胡亥蔽愚毒痛齊民四海瓦解而宗社墟矣  
愚嘗以謂亡秦而賊賊天下者李斯也秦人披形便之固氣凌山東穆公任  
由余孝公用商鞅而霸業基矣蠶食虎視累世橫鸞有起剪恬驚握其兵  
穰魏睢澤執其政斥地滅敵日加其疆李斯始以儒孝西游於秦乃進一  
六合兼諸侯之說秦人除遠客之令以從其計破縱擅橫卒并天下以斯  
為相且斯以布衣徒步游說數年而取宰相不為不遇也海內既一屬心  
於斯六國厭戰爭之苦兵待我乎偃秦人困廬井之廢上持戟乎闕父子  
薄糧鋤之異民待我乎教斯季帝王之術居輔弼之地脫或戴其君於成  
康之列躅其民於仁壽之域如反掌耳而乃賢庚古始拔本塞源燔棄詩  
書愚弄黔首絕天才之封以孤其勢侈封禪之制以驕其心築宮弭山川  
勒銘徧海內戮誅諱禁偶語刑煩令淫國紀繁矣綱紀既墜而國不危者  
未之有也世子者所以接統而著代君行則守有守則沒古之制也故曰  
太子天下之本也根一搖天下必蕩安有著名儲貳而握兵也微廢弦誦  
之大業習鼓譟之末節衣裳顛倒莫甚於茲然而不言焉用彼相及沙丘  
之受趙高以衰近之資啟亡國之言丞相當於此時正人臣並將之誅以  
視天下呂扶蘇而立之從先帝之約扶蘇仁明備嘗險阻輔以至道可至

太平者刻去戾刑罷遺譎成民無怨讎則秦之社稷未可量也斯惑趙高之詞趙錄而叛胡亥小人在位兵僇並起使四海之人血膏遍城骨填驪山此屋勢一半為盜賊尚乃違言督責以固恩寵豈不愚哉賊屠三川卒被高譖黃犬之嘆得无晚乎使胡亥得位趙高得權皆斯之由也則持太柯受人以柄斯之謂乎故曰亡秦而賊天下者斯之罪也卒被五刑非不幸也

漢論上

史氏以孝成委政外家祿去王室哀平二帝享年不永賊莽乘之盜竊神器漢祚中絕者孝成始之也竊謂漢家之禍不始於孝成蓋孝惠源之陳平者決而泄之使其橫流不已滋漫于景武宣元之際孝武復敗其隄防而極於昏墊也昔者高皇帝逐秦鹿而得之英雄樂推遂正宸極后族呂氏侯者三人秦朝請食租賦而已竄刑大議未嘗及之孝惠即祚植性仁弱呂后殺三趙王孫令自出惠帝不能以新造之漢正無窮之法定君臣之分專生殺之柄而乃感人羸之酷意不久生自從壽命以成高后之勢不曰孝惠源之乎高祖之約非列代不王非功臣不侯彼陳平者用辟疆率尔之辨尊王堵呂分將南北軍中宮稱制以臨天下當是之時向無周勃朱虛之謀齊楚諸侯之兵使祿產休不近下一有罪漢之材則漢之社稷

稷凡為他姓所得矣不曰決而泄之使其橫流不已乎厥後魏其侯以竇后兄子武安侯以王后異父同母之弟並託肺腑繼為丞相孝武最稱英明而田蚡為相權移主上、曰若除盡未吾不欲除吏此蓋近中宮之勢而用之內積情懣而宣於言也衛青霍去病雖以軍功服大位然亦因糗房之重孝昭之時上官桀父子崔媪之謀几傾漢室皆惟唐之親也許史丁傅之家即累、綬若、分茅土握符節秉鈞軸乘朱輪華轂而朝者不可勝數不曰滋漫於景武宣元之際乎漢之品所以不移者賴忠賢之士問而持之耳及孝成之在位也趙氏姝弟專寵賊害皇子王氏五將世叔外擅國命故恭園元后之勢席諸父之基肆其奸險以取名器復緣哀平短祚因統三絕張禹師丹之輩諂媚和佞故取宗室幼稚未能持國者扶之以令天下使漢祚中缺者職此之由也不曰敗其隄防而極於昏墊乎西漢之禍於是乎在

漢論下

前史稱光武中興再造侯室踐新都驅赤眉應四七之主賞謀臣勇戰功待万世之利以為膺土錫壤不後其封域帶河砥山克保其專嗣因謂高祖創漢基刻秦制封宗子封異姓或連城數十或裂地千里兵之以張其威

叔賦足以充其嗜欲故韓彭英盧身陷菹醢緯世史學因不權論或以高帝之賞也地廣力彊所以遠叛連武之封也國小勢弱所以易寧於是謂高祖之策為非而光武之謀為得愚雖不敏審謂不杰何則賞元勳誅大慤者法也順世息机民患者時也至人立法先乎順時先授舜舜授禹湯枚桀武王伐紂時也秦并六國蚕食天下尺土寸封不在他姓一夫奮臂四方瓦解豈封建之罪乎高祖以巴蜀僻左返攻三秦東戰荊陽與項為敵當此之時數王驕將爭逐秦鹿者衆矣陳下之役子房請搗山東之地以與功臣楚乃可滅夫言損之者非漢之有也且陳餘於項氏無纖芥之勞環封三縣尚怨項藉况韓彭者名雖君臣勢等鄰敵不設重餌其誰肯來豈能以區區侯爵制其去就哉安可比吳鄧輩疆邑數四而已耶及世祖之興也出自宗室剪除凶醜以順制逆以仁易亂因思漢之民成復與之業光帝取臣之與奪得以增損前世建侯之利病得以訟華於是限其土宇削其兵衛足以奉其身而酬其勲杜震主之權大使指之臂終能全其首領不陷刑戮者斯不可制之時矣使高光易地而居勢不可奪禮曰時為大順次之宜次之其次之謂乎必若美世祖之權則可矣若又短高皇之失策則非觀時之術也

### 正瑞論

夫上古明王言為天下法動為後世則猶恐惰怠故立左右史以規之是則史之設所以謹言行於一人正褒貶於千古不使紀歲月辨赴告而已矣三皇墳五帝典記言之史也楚檮杌魯春秋記事之史也訓詁誓命之詞得失存亡之跡發簡可見未聞祥瑞之言焉迨于兩漢則有赤芝白鴈醴泉甘露卿雲寶鼎之應豈古史濶略而後史該備乎蓋有司失為史之本意也竊謂國之興也在乎德不在乎瑞國之亡也在乎亂不在乎妖故堯以教九族和万邦而興舜以率十六相去四凶則又興禹以平水土興湯以行仁政與周人以積德累行興夫是者雖無祥瑞可不謂聖且治乎矣以奢侈亡幸以暴虐亡厉王以聚斂亡幽王以女色亡夫是者雖無妖怪可不謂昏且亂乎系殺生朝高宗復商受惑守心景公安宋此則明君在上妖不為害矣魯獲麒麟哀公出奔漢鳴鳳凰平帝失國此則闇主在上瑞不為美矣仲尼筆削春秋書日食地震山墮墨隕蟻生鶉飛之變者非廣乎異聞也蓋欲人君責躬修德見災思懼而臻於治也特於篇末因麟之無應以明述作之意耳其他瑞則无闻焉霍莽屠庭就見沛水不由德至存而弗叙若是之比求名而亡則吾人微言可見矣子長孟堅推輪

怪諫其欲目也以斬蛇大洋為受命之符而英雄之畧棄矣其定制也  
以龍見成紀為易服之感而古人之象籙矣及乎蔚宗患其失實則云某  
即上言某瑞以示微意與其疑而列之若曷正而削之愈乎今之即縣  
時報祥瑞以為紀事之端愚謂非良直之法也必若德施於民故易其俗  
賞不僭刑不濫則四靈為畜日遊於君之宮澤却藪矣又何用索異傳怪  
惑天下之耳目哉苟薦紳者默而不言則示之嗣得無悞乎

### 姚琇論

古者天子之立史官也不但紀歲月遠近辨朝會同異而已矣蓋以王者  
居憶此之上喜如陽春怒如雷霆予奪生殺無不從也故立史以謹其言  
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以示後嗣歆其畏後世之名而不敢過  
卒者也竊見兩漢而下有唐制度最為詳備備而史官廢置未臻大中散試  
論之唐之修史其弊有二武德故事小省之官更直近陞執單對仗隨而  
撰錄書之方冊謂之起居注姚琇建議東鉤之臣討壞便殿嘉猷善經退  
必編次次送之史館謂之時政記於是用官六史之職不復孰叙矣累朝者  
作之局不復刊修矣琇議既行而起居之官立於外朝伏退之後跡便疎  
遠雖近莫數列之對聖人有泣辜解網之言應机成務之謀不可得而聞

也若非宰臣撰述則軍政國要何由知之由是而言有不可者三焉古者  
帝函不得見當代之史何則史之為書不隱惡不虛美謂之實錄史而可  
見則其臣不厭以實書而不實為已極矣矣而不諱為已戮矣不得見  
史者以此也宰臣監修是使自司其過者也其不可者一也昔者成王尚  
幼與唐叔戲剪桐葉而与之曰以是封汝明日太史上與地圖請封唐叔  
自是成王終身無戲言夫是則史官常在左右也今史臣隨仗出入則是  
用史臣振頤刻之間耳戲言過行尚矣史之畏哉其不可者二也古者大  
臣不掌注記故董狐得以直筆於晉南史氏得以執簡於齊設有史官外  
朝既罷則耳不見帝王之容耳不聞帝王之言近臣奏對孰和孰正孰讓  
孰諍咸莫之辨也周他人注記為己之筆削夫是則史官失職莫甚於此  
其不可者三也語曰使廉士守藏不如房鏞之困也使義士分財不如投  
鉤之平也何則有情之與无情也夫以廣淵之謀居翊亮之位緝熙庶績  
裁成万机而復代史臣撰述固品勞矣向使房杜姚宗擊殺軌而自  
序策略人犹疑之脫不幸而有元載盧杞當其任則安所取信哉太宗文  
皇帝正觀中詔論改休皆可冠冕古今粉澤王度著在方冊昭々然者史  
臣得侍於內朝故也姚琇雖知注記之詳未知先王立史之意一失其源

而莫之敢設惜哉

三統論

夫上者受命必先改正朔易服色者蓋示民之有初也故三統之義於是彰焉然而先儒所論止及乎三王之世是以夏之寅而黑商之丑而白周之子而赤可得以述也至於堯舜以上則雖仲尼之說以無聞焉豈非旨深而竟遠乎而鄭康成之徒則擬此而逆推以為舜與周同堯與商同高辛氏迺與夏同正朔三而正文質再而復自古而然也非但不經抑且於帝王之道有所昧焉嘗試論之夫帝王步驟不同又質必異三皇正曆歲准攝提古之為君因民而治故唐虞以上無受易逮受后之繼統也自以德衰不及二帝又知夫時將醜矣必示之以制度故其沿革漸於文是以小正之說尚黑之義於是著焉然而服色有此尚而正朔不必改也但紀之於政令而已故仲尼稱述三代則曰行夏之時蓋以其合於古而得天數也禮因於虞而不言其此損益者蓋謂此乎及湯武之革命既以兵勝俗又變弊欲示民以改作而新其耳目俾知夫令出諸已故有服色之變又以服色之制本象於正朔商人以建丑而易寅新其令也尚白而受黑象其朔也周之尚赤而建子由是與焉然三王之易服改正必取三微

之月蓋以君之出令歲歲功陽氣之始也是以垂訓於百王文質制度斯備矣後王雖身制作不出於此也故仲尼曰其或繼周者百世可知其與之謂矣夫謂正朔三而止者月遇三微不可以為法也斯亦王者之制耳安可及於上古哉且五帝之書二典存焉其堯之書則曰敬授人時順厯數也又曰日中星鳥以正仲春日矩星昴以正仲冬此則分至之候正在四仲契古曆而符夏正也又鳥聞建丑之說乎舜在璿璣以齊七政審己之德當天心與不尔至於歷數亦不異於堯又曷觀建子之言乎及其制服則曰規古人之象故山龍日月之度較然可知也又何服色之改乎然則五帝之德淳三王之俗薄德淳則制簡俗薄則政備故三統之義起於三代而雖自太昊或推五德之運蓋順天之數也正朔則无所更為至三王則政有偏矣夫有偏則有弊故後之與者必奉其偏而救其弊也若謂文質可推於上古是則夏尚忠高尚敬周尚文此三政者又可行於帝皇之代乎斯見其不然也自秦漢以下服色俱依於五勝此又不可推於三王只明矣康成既已失之而杜佑孔穎達之徒復引為証疑誤後季甚矣夫

禘郊論

先儒之所以解經者蓋欲尊前聖之淵源啟後學之鈴鍵援古有拋垂世不惑者也祭祀之儀固之大典今之禮經以鄭汪為正而康成釋禘祭之前後駮雜大傳曰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也自出鄭之謂祭感生帝於南郊也祭法曰有虞氏禘黃帝而郊靈祖顓頊而宗堯鄭云禘謂祭昊天於圜丘也祭上帝於南郊曰郊祭五帝五神於明堂曰祖宗皆謂祭禮以配食也觀鄭所釋似有未悟嘗試論之夫禘者宗廟大祭之名也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謂虞氏之祖出自黃帝不立廟桃故五年盛祭則及之夏以禘黃帝商周禘嘗蓋姓氏所出是為遠祖也諸侯之禘則降於王者止祭始封之君不得禘姓氏所出之祖故曰諸侯及其太祖是也而鄭謂太微五帝迎王而王者之興必感其一因其所感別祭以尊之故以感生之帝祭於圜丘而祀上帝於南郊唯拋緯書以釋經義太微為星象昊天以謂北辰蒼穹之端遂有六天郊丘之名分為二祀斯皆舛謬深用幹惜何則郊與圜丘俱是祭天之也王肅所謂猶王城之內與宗師異名而同也豈可郊丘分為二祀祖宗合為一祭乎康成俱以禘之在郊祭之前其祀必尊當為圜丘皆同罔研經意肆其臆說耳人以祖宗五帝五神於明堂小德配寡大德配衆鄭之說殊為失旨誤取者經宗祀之名以

解祖宗之義乃以二主泛配五帝若謂太微五帝耶則鄭說太微為昊天上帝為六天矣天尚無二安得有六案天官書太微宮有五帝者自是五精之神不在穹蒼之例若以為太昊炎帝之屬耶則又非仲尼配天之意也周禮曰王將旅上帝張翥案設皇即祀五帝張大次由此言之上帝之與五帝自有差殊豈可混而為一乎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蓋若周人尊文武之功不毀其廟非謂配食明堂者也鄭引孝經而及違其旨惜哉漢承秦賊季之後遂快儒者進无徑拋康成最為明禮而於禘郊之又不能盡之故其釋祭法即云祀感帝解大傳即云祭昊天夫豈周頌又云大於四時云祭而小子稭注左傳稱郊配配靈威仰爰商頌又稱郊為祭大首尾紛拏自相矛盾孰為辨之哉

聖宗文選全集卷第十三

曾子固文

唐論

成康歿而民生不見先王之治日入於亂以至於秦盡除前聖數千載之法天下既改秦而止之以歸於漢之為漢更二十四君東西再有天下垂四百年杰大抵多用秦法其改更秦事亦多附己之意非效先王之法而有天下之志也有天下之志者之帝而已杰而天下之材不足故仁聞雖美矣而當世之法度亦不能於效三代漢之止而疆者遂分天下之地晉與隋雖能合天下於一杰而合之未久而已止其為不足議也代隋者唐更十八君垂三百年而其治莫盛於太宗之為君也嗚已從諫仁心愛人可謂有天下之志以租庸任民以府衛任兵以職事任官以材能任職以興義任俗以尊奉任衆賦役有定制兵農有定業官無虛名職无廢事人習於善行雖於未作使之操於上者要而不煩取於下者寡而易供民有農之實而兵之備存有兵之名而農之利在事之分有歸而祿之出不浮材之品不遺而治之体相承其庶恥日以為其田野日以闢以其法修則安且治廢則危且亂可謂有天下之材行之數歲粟米之賤斗至數錢

居者有餘蓄行者有餘資人人自尊凡於刑措可謂有治天下之效夫有天下之志有天下之材又有天下之效然而不得與先王並者法度之行擬之先王未備也禮樂之具四疇之制庠序之教擬之先王未備也躬親行陣之間戰必勝攻必克天下莫不以為武而非先王之所尚也四夷為古所未及以政者莫不服從天下莫不以為盛而非先王之所務也太宗之為政於天下者得失如此由唐虞之治五百餘年而有湯之治由湯之治五百餘年而有文武之治由文武之治千有餘年而始有太宗之為君有天下之志有天下之材又有治天下之效然而又以其未備也不得與先王並而稱極治之時是則人生於文武之前者率五百餘年而一遇治世生於文武之後者千有餘年而未遇極治之時也非獨民之生於是時者之不幸也士之生於文武之前者如舜禹之於唐八元八凱之於舜伊尹之於湯太公之於文武率五百餘年而一遇生於文武之後者千有餘年雖孔子之至孟軻之賢而不遇雖太宗之為君而未可以必得志於其時也是亦士民之生於是時者之不幸也故述其是非得失之迹非獨為人君者可以考焉士之有志於道而欲仕於上者可以鑒矣

國辭辨

或曰事之弊作而更之故安而弗願欬曰作而更之也人之不善按而誅之故安而勿願欬曰按而誅之也杰而作而更弊世以為紛紛也按而誅不善世以為刻訐也何謂欬曰有以也事之釅有小大罪之情有深淺彼以繫者大而罪也深任忠義者之視之也則曠杰反之蹇杰辨之作而更之按而誅之恐未果也何則為國家天下之計杰也人見忠義者之杰也不識其心而希之也曰事皆杰也我願不能杰欬當其坐於府立於庭而議之於四方使彼其繫者小而罪也淺而曠杰反之蹇杰辨之作而更之按而誅之恐不果也甚者搆而傷之也為國家天下之計乎則未杰也於其謹杰厭其紛紛也病其刻訐也豈惟厭且病欬當世誠有任忠義者為其斯當杰則上必思彼紛紛者之此行刻訐之此存而皆壞焉誠有任忠義者為其所當杰則不之見信幸而信則姦與庸者得極厭且痛之事而閒之矣嗟夫事有似之而不杰者此是非之所以亂虛實之所以昧不可惡也欬惡則如何亦察焉其請而更者利害也大繫於國家天下也循之有理也則固忠義之事其請而誅者姦佞也大繫於國家天下也循之有理也則固忠義之事也反是也則未矣杰則弊之細也惡之淺也安而弗願欬曰考其弊而更之得其大者為審其罪而誅之當其深者為則細且



淺者想為觀細者淺者之可憂抑其不熄則徐，而治可也豈安而弗顧也歟或曰彼雖然也刻訐也杰其於事也情歟曰或情不情為難也杰則凡彼之所以美也膏讓而不情，而不以其地則罪始讓者歟否則彼之紛也刻訐也或情或不情時也罪忠義以可歟

### 問堯

或曰堯之聖不逮舜堯不能用九官誅四罪而舜能為曰舜之所以至由堯之至舜之用與誅宜也曰杰則堯之時獨不可用與誅乎曰將以道舜也其以道舜奈何堯信舜之至久矣將舜而禪焉且以信於衆因四嶽之舉遂試之其試由是夫起聖人不苟以名服天下必信其於衆德莫大於用賢誅惡於是遂授以位焉而天下率用信與誅蓋假之舜云耳曰杰則堯之至將蔽賢縱惡乎曰否用與誅至于舜之時可也故堯遲之云耳以成乎舜也則其德在堯者多矣曰杰則堯其私於舜乎非私舜也私其所以為天下也曰左氏傳所謂不能者何也曰吾所論聖人之說被左氏何與焉

### 論習

治亂之本在君之好惡好惡在所習少習也正其長也必賢少習也不正其長難與共為治矣不幸而杰則將磨之孰能磨之擇人為朝夕相與俱出入言動相毀接焉是則可磨之也主杰而足者助之主杰而違者替之不釋則極論之勉焉除其蔽欲而接之以道不見邪者而變焉其志素定矣杰後可與共為治其為大体不亦艰且勤歟杰於習之也有漸矣古之所以為治者豈異焉此衆官不有任也豈必人之不材也朝夕未嘗相與居也出入言動未嘗相毀接也是焉而不能助違焉而不能替不釋而莫之極論也其蔽欲日益固其為道曰益拙所見寺人女婦邪者也其志素定矣未也其可共為治乎其為大体不亦怠且忽歟噫宰相雖尊也杰其見也有間矣置斯職也不慎欲使戒此者不盡也而寺人女婦得其心其誰曰可也噫左右侍從之官其非所謂常伯侍郎給事諫議司諫正言欵

### 和正辨

正者一和者十為知正者之為正和者之為和欵曰攷其實焉亦言者曰某正人也必攷為其言與行果正也執曰無乃其迹杰欵必也本其情，果正也斯正人也曰某和人也必攷為其言與行果和也曰无乃其迹杰欵必也本其情，果和也斯和人也必本其情者為之迹只可以必信也巡之未可以信者有無之有似之有構之者也以正人為侯之勿疑之

也有間之必辨焉不陰受之也以和人為處之勿途之也有助之必辨焉不陰受之也審和正之術猶是也不失矣抑未盡於是也孰謂未盡任與責之謂也正者曰天下未治也以天下之事改之見未治焉安得不任之以救其未治也邪者曰已治矣則思曰我之天下未治也正者曰用是策可以治以先王之道人之情改之見可以治焉安得不用其策邪者曰彼策也不可用則思曰我改之可用也必也待其終而質其效不戾於其始也有賞戾則有咎未至於其終而質其效當與咎無所委焉不苟然而易也任與責之術如是也故正者得盡其道邪者不得其間于冥之間于計也素定於信用也不輕以蔽于号令也一於賞罰也明於治也几矣改其未此之謂也不知正者之為正邪者之為邪豈異焉不此之尚而已言者曰某正人也某邪人也因品曰某正人也某邪人也于其言與行則未之改也苟改焉則以其過而已矣或無之或似與攝之者也于其情則未之改也以正人俟之或疑為有間之者則陰受之不之辨也以邪人處之或逆為有助之者則陰受之不之辨也正者曰天下未治也邪者曰已治也邪者勝正者十常八九以天下之事改之則未常也任正者之策邪者曰可置則必置之以先王之道人之情改之待其終而質其

效正者賞與咎耶則未常也其于是非用捨苟焉而已也夫然故正者不待盡其道邪者得間之於冥之間于計元必定也于信用輕以蔽也于号令也二于賞罰也不明於治也疏矣正與邪而尊焉一日而有敗焉有賊其責者故或曰大矣大佞之不可以改其美也曰子之言不可以改其實者不以大矣之為美大佞之為佞或无其過故吾同言之也無其過則孰由而知之欵必也本其情之謂也本其情是品改其美矣豈不可欵知不循其過又不本其情而欲知其美與佞顧非不可欵然則子之言者惡其過之難知也吾云尔者以其情而知之也其意易者鮮矣

說勢

周之初天下列為諸侯而居者以千數力小易使也勢便易治也此所以不惟承号令奉職貢而已固實有以翼戴天子也及其衰也大國兼數千里而王令之不能誅之不能加之并為六國合為秦而周止矣非封建罪也地過王制曲漢吳襲其衰制尋品大亂秦人壞列國而郡縣之其勢誠小而易使也尺兵不得制斗粟不得專眠徙置守宰若奕奕然其勢便而治豈得行也上之與吏之與民不異于燕趙之相規一有變則翻而從寇尔而能有以翼戴天子乎故一夫唱叛而秦滅矣非郡縣罪也守宰

亡其甚耳今病封建者必曰用秦法病郡縣者必曰用周制皆不得其理也且而更其事以為天不可得更乎否也天下之存亡視其大倫大法之治亂爾其次唯其所制之使力小而易使執便而易治皆善也地過王制執奪于下皆害也借使韓魏燕趙列為百里之國而侯雖至今存可也秦之郡縣執足以自治力足以自衛雖以萬世無患可也天下之執豈不誠易知哉後世矯前之敝法寢藩鎮權功成求遂矣然而尚未及守宰之分戕伸州縣之幹翼豈計之善也万一水旱疾疫其或有覬倖之人出者州縣其胡以備之徐樂山濤之論可不念耶誠念之不难擇人而任之分執而使之如斯而已矣

說用

物有根而殖柯葉而茂芽若穗而實翼而天飛足而陸走喙而鳴息而食噬者其形類多矣非有主于虛空以蓄而息之者欲吾觀其用必密矣彼使之水而濡大而焚雷而動風霆而鳴雪霜而悴雨露而滋碩則世得而知之矣若其裁之為形散之為聲充之為氣始終之為死生則非水也火也雷也風霆也雪霜也雨露也所能使為之也世固不可測其所以為也然而萬物相得以生是則其用非密耶今天群而居縫而衣燧而食築土

石構竹木而序者其嗜慾衆矣非有制而一之者則其爭滋不息吾觀其用也密矣彼立之君且父子夫婦兄弟之序為之衣食飲用之物節之以儀通之以聲習之以言束縛之以刑則世皆得而知之矣若其操之使相親和之使相悅厚之使相讓以不爭結之使樂出其死而不顧其私迂之使去於利而就於道則非序也物也儀也聲也氣也言也形也此能使為之也世固不測其所以為也然而萬民相得以治是則其用亦非密耶吾有以而知之矣生而死萬物者陰與陽也運于內而莫顯于外不可得而究其妙也世之以水火雷風雪霜雨露而求之者妄也親而善萬人者仁與義也安于上而陰被于下馴于其心而不可強通于其耳目不可得而讖其微也世之侈于儀繁于聲音執于器擬于文字以力驅而法縛者之求之也愈妄易曰陰陽不測之謂神又曰顯諸仁藏諸用善播萬物善教萬民者為之也

說言

上之收群言其務當而已誠使貴且信者其言非必不可以听也賤且疎者其言是則必不可舍乎否也蘄為有補於治而已夫然則豈惟上之失得可質焉天下之邪正奪白矣昔舜之達四聰明四目也故元凱在下不能

抑也。四凶在上不能蓋也。其治由此而已。昧者反此。喜其所用不廣。聽於其所忽。雜杰當否。莫有至也。豈惟上之失。得不聞為天下之陰狡者。奉進矣。秦之敝。以斯高。漢以莽。晉以荀。賈唐以牛李。裴盧其大。魏齊其可。不懲。欬或曰。不已。察耶。曰。繩其大。憲紓其小。過誅其大。實施其文。何察焉。噫。吾有為而言之也。使貴且信者。皆得其人。茲說其不可以已耶。

說非異

人不能相持。以生於是。聖人者。起絕天。開治。者。罔不云。道德仁義禮智。六達而不悖。杰。後人。迺克。辟。遊。族。處。生。春。舒。愉。歷。選。到。辟。无。有。改。改。者。也。狂。浮。屠。崛。起。西。陸。荒。忽。集。亂。之。地。假。漢。魏。之。衰。世。基。儲。臨。文。詭。辯。奮。醜。行。至。晉。梁。破。正。擅。和。鼓。行。中。國。有。早。主。世。輕。海。內。之。實。盛。從。詭。譎。鬼。瑣。恣。睢。之和。情。馳。驚。被。祥。傾。盪。怪。神。之。和。說。離。君。臣。叛。父。子。捐。未。報。桑。柘。之。務。髡。而。緇。不。儼。不。嗣。辟。而。無。用。意。者。在。削。滅。典。刑。刻。學。刮。語。淺。禮。崩。樂。塗。民。視。所。遂。將。除。唐。虞。汨。沉。三。代。杜。塞。仲。尼。之。訓。檢。自。其。淫。妄。杰。使。天。下。混。杰。不知。是。非。治。亂。之。所。存。為。言。動。居。處。皆。受。諸。夷。狄。緇。惟。在。昔。尊。禮。義。而。尚。失。疇。圯。廢。而。克。終。故。全。明。者。稱。唐。虞。暴。亂。者。踊。出。后。况。欲。尽。汎。掃。人。之。所。以。生。息。之。道。漂。蕩。至。矣。數。千。載。功。業。專。遂。已。之。私。而。可。以。行。之。哉。維。宿。儒。

碩生從其僻。邪乖刺。勤懇于策書。杰。世。主。莫。之。寤。其。波。流。汗。漫。无。其。止。其。徒。相。与。唱。而。大。之。習。為。講。張。幻。惑。下。甌。降。林。若。探。諸。篋。与。百。姓。交。于。道。而。接。於。市。悉。天。下。之。財。什。伍。而。奉。為。其。序。益。侈。其。衆。益。蕃。其。辨。益。技。葉。耗。費。无。窮。而。怪。乱。无。極。耗。矣。哀。哉。孰。抑。而。正。之。与。或。曰。斯。嫉。其。過。庶。矣。盍。究。其。源。其。源。情。性。與。杰。与。孔。子。異。意。凡。為。之。者。不。受。官。爭。能。矣。夫。唯。印。紐。為。務。逐。杰。杰。相。軋。也。曰。否。明。先。王。之。道。內。之。以。不。惑。外。足。以。行。事。情。性。有。不。平。欬。背。而。之。他。將。失。其。平。尚。何。有。於。孔。子。之。意。官。也。以。行。吾。道。能。也。以。治。不。能。或。爭。而。軋。之。者。自。其。戾。先。王。之。道。而。教。義。不。行。也。尊。教。與。義。則。上。讓。而。下。競。疇。軋。之。乎。謀。末。而。遺。本。以。售。其。辭。斯。害。也。已。浮。圖。利。心。无。足。而。假。無。欲。也。行。偽。險。穢。而。彊。高。言。淡。泊。也。惡。在。其。為。賢。哉。則。又。以。謂。為。愚。者。設。之。故。鬼。神。之。相。司。察。冥。報。陰。譎。足。福。相。勝。相。摩。之。說。以。震。怒。于。其。心。觀。其。感。惧。而。創。艾。是。又。惑。也。其。以。冥。報。陰。譎。之。可。畏。孰。与。畏。刑。而。慕。賞。哉。塞。者。陳。礼。義。損。益。灼。杰。著。乎。其。前。當。世。之。法。生。杀。出。入。升。黜。成。敗。殫。乎。迫。于。其。心。而。執。不。知。省。而。避。也。美。暇。顧。未。至。之。被。祥。欬。若。晉。魏。梁。隋。之。間。蹈。道。者。鄉。功。而。抵。觸。者。哀。止。欬。否。也。則。浮。圖。之。說。无。益。已。可。知。矣。今。者。虞。庠。夏。校。之。制。未。備。而。塔。廟。叢。于。海。寓。緣。南。畝。操。机。杼。之。民。寡。而。斷。髮。胡。服。之。隸。

有相摩踵相交也綴季立制補禮改樂之道未極而竊竊之書眩中國者  
驪駕聯駟不足載邃宇高棟不足容也聲明文物之具未完而洪鐘壘鼓  
之聲鏗鏘於閭閻也崇奉之侈古之未極者今復盡行之矣民父子勸梁  
之食褐衣之襲季捐之美是以在下不免乎有凍餓之民操觚囊而為溝  
中瘠也為今之策先民所謂復其人盧其居明先王之道以導之出于中  
計存禱祠之末制厭勝之寃季自上先為場廟勿新也誦賦勿數也冠而  
隸藉五百覽其一人為老子季槌提仁義截絕禮法亂人倫耗農桑之務  
其源不可不深為制做此頗損其教以創艾之一端也王者正德以應天  
純仁以得民群天下之智愚而告之以往古教之以至順樂為寰宇之間  
形氣之內至人之典章存焉可以外運造化內霑毫芒寢之以純嘏矣惡  
用胡夷之治荒唐之季哉

### 治之難

以天下而得唐虞三代之道不唐虞三代如者无有也然而治之難也何  
故治世非无小人也其信正人也固其相參非庸者也雖有正人弗病也  
唐之時曰罪立唐之朝周之時三監在周之廷唐克周公大聖人也其辨  
之也不疑其知之也衆彼雖幸而至乎大臣諸侯之間也然矣于正人為

无病也漢元之初蕭望之相漢劉向周堪張猛為之腹心東漢之末李固  
陳蕃杜喬相漢李膺范滂之徒布拋棄奇光大矣天下仰而待治也去斯  
時則已矣使克其此施功德方計哉孝元桓靈常主也其相參者史高稚  
吉帝成胡廣趙戒而下庸者也而和者蠶其間其于辨衆矣之不明而用  
之也不果雖進而立于公卿之內僕杰而危矣可得天下國家之安乎嗚  
呼治之難也以此观天下者不覩小人正人貴賤陞黜观其用否如何耳  
則治乱審矣

### 讀賈誼傳

余讀三代而漢之書至于奇辭與昔光輝淵澄洞達心腑如登高山以望  
長江之活流而恍然駭其氣之壯也故捥辭誘之而不能動淫辭迫之而  
不能頷考是与非若別白黑而不能惑浩洋洋波微際涯雖千萬年之  
遠而若会于吾心蓋自吾其資之者深而得之者多也既而遇事輒發足  
以自壯其氣竟其辭源、來而不雜別吾粗以迎其真植吾本以質其華  
其高足以凌青雲抗太虛而不入于詭誕其下足以尽山川草木之理形  
狀變化之情而不入于卑汗及其事多而憂深慮遠之激扞有触于吾心  
而干于吾氣故其言多而出于无聊讀之有憂愁不忍之態然其氣要以

為无傷也於是人自喜其无入而不宜矣使予位之朝廷視天子所以措  
置指畫辨令天下之意作之訓辭鏤之金石以傳太平无窮之業蓋未必  
不有可觀者遇其所感寓其志則自以為皆勸傷也余悲賈生之不過  
觀其為文經畫天下之便宜足以見其康天下之心觀其過湘為賦以吊  
屈原足以見其憫時憂國而有能于其氣後之人責其不一遇而為憂  
怨之言乃不知古詩之作皆言窮人之訴要之不悖于道義者皆可取也  
賈生少年多才見文帝極陳天下之事數言无所阿避而絳灌之武夫相  
遭于朝譬之後規於矩雖彊之不合故斥去不得与聞朝廷之事以奮其  
中之所欲言彼其不發於一時孰可託文以摠其蘊則夫賈生之志其亦  
可罪和故予之方餓足以知人之窮者不必若此又審季文章而知窮人  
之辭自古皆然是以於賈生少進為嗚呼使賈生卒其所施為其功業宜  
有可述者又豈空言以道之哉予之所以自悲者亦若此也己之知者其  
誰歟雖不吾知誰患耶

書魏鄭公傳

予觀太宗常屈己以從群臣之議而魏鄭公之後喜遭其時感知己之遇  
事之大小無不諫諍雖其忠誠誠自至不得君以也則思唐之所以治

太宗之所以稱賢主而前世之君不及者其淵源皆出于此也能知其有  
此者以其書存也及觀鄭公以諫諍事付史官而太宗怒之薄其恩礼失  
終始之義則未嘗不及復嗟惜恨其不思而益知鄭公之矣為夫君之使  
臣与臣之事君者何大公至正道之而已矣大公至正之道非臧人言以  
掩己過取小亮以私其君此其不可者也又有甚不可者夫以諫諍為當  
掩是以諫諍為非美也則後世誰復當諫諍乎况前代之君有知諫之美  
而後世不見則非惟失一時之公又將使後世之君謂前代無諫諍之事  
是啟其怠且忘矣太宗末年群下既知此意而不言漸不知天下之得失  
至于遼東之敗而始恨鄭公不在世未嘗知其悔之萌芽出于此也夫伊  
尹周公何如人也伊尹周公之諫切其君者其言至深而其事至迫也存  
之於書未嘗掩焉至今稱太甲成王為美君而伊尹周公為良相者以其  
書可見矣今當時削而弃之成區區之小讓則後世何所擬依而諫又何  
以知其美且良与桀紂幽后始皇之亡則其臣之諫詞無見焉非其史之  
遺乃天下不敢言而杰也則諫諍之无傳乃其數君之所以益暴其惡于  
後世而已矣或曰春秋之法為尊親美者諱与此其戾也夫春秋之諱  
者惡也然諫諍豈惡乎杰則焚藁者非歟曰焚藁者誰歟非伊尹周公為

之也近世取區：之小亮者為之耳其事又未是也何則以焚其藁為掩君之過而使後世傳之則是使後世不見藁之是非而必其過常在于君美常在于已也豈愛其君之謂歟孔光之去其藁之所言其在正邪未可知也其焚之而惑後世庸詎知非謀已之奸計乎或曰造辟而言詭辭而出異乎此曰此非吾人之語曾言也今乃一有是理而謂君臣之間議論之際不欲漏其言于一時之人耳豈杜其告万世也噫以誠信待已而事其君而不欺于万世者鄙公也益知其美之言非杰哉豈非杰哉

全宋文選全集卷第十四

曾子固文

上田正言書

伏聞詔書以執事直諫院不勝喜賀夫以執事蓄才美知古今力季善論得失法度朝廷固以公卿持執事不止為諫官也杰輩區區致喜賀者以有云也方今內外居位之士以千數貴者賤者牽指趨嚮一本於苟且天下沒：日就衰缺慮終不可更興起四方每見用一偉人則皆曰是人也天子時選用之其能使古道庶几可復見乎群臣顯：思見其為國家與太平也天下既以此望之而又為公卿大夫侍從司計謀持紀綱之臣是宜朝拜職而夕建言使四方聞之皆曰天子明于知人而君衆子不負天子之知天下之望矣其以然：而自欺也豈國家用矣者意適杰哉四方有司論而疑且嘆息者矣始者執事為天下主軍畫在外朝之士大夫每禁林臺閣有虛位則人：皆意執事宜為之至今而乃為諫官非大位杰論議一皆司之則非大位乃大任也諫官剛果有氣節不浮沉則得失利病上無不聞下无不達也諫官與時俯仰則天下之事上欲聞而不悉下欲言而不可通矣非直如此又具稟其惡聞下之言畏言上之事矣歷觀

前世之得失而察當時諫官有言与否則為諫官矣不肖立定是則凡居其選者固以一人之身而繫天下之得失當万世之是非也其重較杰者於内外之利病主能力行之其事不可則宜爭而捨之至雖力止之其事當杰則論而行之不听則繼言之又不听至于再三則釋其位而去矣可也固非謂從時重而御背者也今世有為諫官者設曰吾某日言某事吾塞責矣及章下而省其言不过蹙起簿書哇壘間淺事一紙之中尚十七八避就時人喜怒不杰則适辭誕幻而不可世用者也又有居其位而不听又不引去者天下以為是非固不論而易明也今如執事者始自奉曰以為然而遂用之今用矣雖欲因循畏避自同于衆人固不可也杰十有不顧其不可而為之者則執事豈曰是人也是徒以一時文字声名傾四海而取進耳乃世之以浮道相悅附而黜利者之所為非有志者所忍肆也昔漢有公孫杜欽鄴谷永皆矣良選用計其一時之名迹不減於今世也其才豈不及今人哉當時既得名位而終于无所開陳以至於泯其始于人而以為安矣由今觀之則諫之迹固不可掩也後人已見其如此又忍循其邪經乎富計湏自擇也天下自唐天實以來上下汲汲以謀相傾材力相長雄兵相制伏百姓靡日入于困

只願先容白只刻在後

只刻本作則

穷生於困窮欲勿為罪戾不可得也今刑日煩而民愈薄利愈竭而用不足人益困而斂未休可為太息執事既居得言之任將終為自謀而已則華言雖切何用若欲與太平報國家只願先容而隨俗也矧執事計當出之得失已詳矣恣世俗之垢玩有素矣士君子用捨去就輕重之分又豈不夙知而熟曉也華是以聞成命而不覓喜且以為賀也想日夕當有言故陳區區少助思慮今世布衣多不談治道華未常一造而輒吐情矣誠有所發憤也伏唯不甚怪怒而省察之

上歐蔡書

華少讀唐書及正觀政要見魏鄭公王珪之徒在太宗左右事之大小无不議論諫諍當時和庸人相忤者少雖有如封倫李義府輩太宗又能識而疎之故其言无不信听平能成正觀太平刑置不以居成康上未嘗不反復欣慕繼以嗟惜以謂三代君臣不知曾有如此周旋議論否雖臯陶禹稷与唐舜上下謀謨載於書者以未有若此委曲備其願意三代唐舜去今時遠其時雖有謀議如正觀間或尚過之而其史不存存故于今无敢聞見是不可知此不敢臆定由漢以降至于陳隋復由高宗以降至于五代其史甚完其君臣无如此謀議决也故其治皆出正觀下理勢杰



前世之得失而察當時諫官有言与否則為諫官矣不肖立定是則凡居其選者固以一人之身而繫天下之得失當万世之是非也其重較杰者於内外之利病主能力行之其事不可則宜爭而捨之蓋雖力止之其事當杰則論而行之不听則繼言之又不听至于再三則釋其位而去矣可也固非謂從時重而御背者也今世有為諫官者設曰吾某日言某事吾塞責矣及章下而省其言不过蹙起簿書畦壠間淺事一紙之中尚十七八避就時人喜怒不杰則适辭誕幻而不可世用者也又有居其位而不听又不引去者天下以為是非固不論而易明也今如執事者始自奉曰矣而能諫諍天子以為然而遂用之今用矣雖欲因循畏避自同于衆人固不可也杰世使有不顧其不可而為之者則執事宜曰是人也是徒以一時文字声名傾四海而取進耳乃世之以浮道相悅附而蹈利者之所為非有志者所忍肆也昔漢有公孫杜欽鄴谷永皆矣良選用計其一時之名迹不滅於今世也其才豈不及今人哉當時既得名位而終于无所開陳以至於泯其始于人而以為安矣由今觀之則諫之迹固不可掩也後人已見其如此又忍循其邪徑乎竊計湏自擇也天下自唐天寶以來上下汲汲以謀相傾材力相長雄兵相制伏百姓靡日入于困

窮生於困窮欲勿為罪戾不可得也今刑日煩而民愈薄利愈竭而用不足人益困而斂未休可為太息執事既居得言之任將終為身謀而已則筆言雖切何用若欲與太平報國家只願无容而隨俗也矧執事計當出之得失已詳矣恁世俗之垢玩有素矣士君子用捨去就輕重之分又豈不夙知而熟曉也筆是以聞成命而不覓喜且以為賀也想日夕當有言故陳區區少助思慮今世布衣多不談治道筆未常一造而輒吐情矣誠有所發憤也伏唯不甚怪怒而省察之

上歐蔡書

筆少讀唐書及正規政要見魏鄭公王珪之徒在太宗左右事之小大无不議論諫諍當時和人庸人相忝者少雖有如封倫李義府輩太宗又能識而疎之故其言无不信听乎能成正規太平刑置不以居成康上未嘗不反復欣慕繼以嗟惜以謂三代君臣不知曾有如此周旋議論否雖臯陶禹稷与唐舜上下謀謨載於書者亦未有若此委曲倫其頗意三代唐舜去今時遠其時雖有謀議如正規間或尚過之而其史不存存故于今无敢聞見是不可知此不敢臆定由漢以降至于陳隋後由高宗以降至于五代其史甚完其君臣无如此謀議決也故其治皆出正規下理摯杰

只刻本作則

尔窃自恨不幸不生於其時親見其事歌頌推說以飽足其心又恨不得  
陞階進退於其間与之姓復讎也自長以來則好尚當世事此見聞士大  
夫不少人一唯一以苟且畏慎陰拱默處為故未嘗有一人見當世事僅  
若毛髮而肯以身任之不為回避計惜者况斯繫安危治亂有未可立觀  
計謀有未可立效者其堆肯奮杰迎為之慮而已當之邪則又謂所欣慕  
者已矣類千百年向不可復及昨者 天子赫杰獨見于万世之表既使  
兩府復引二公為諫官見所條下及四方人所傳道知二公在上左右為  
上論治亂得失群臣忠邪小大無所隱不為錙銖計惜以避怨毀罵謔  
搆之患富又奮起以謂從古以來有言責者自任其事未知有如欽周詳  
惴至議論未知有如此之多者否雖鄭公王珪又能通是和令事雖不合  
亦足暴之万世而使邪者懼懦者有所樹矣况合于否未可必也不知所  
謂數百千年已矣不可復有者今幸遇而見之其心欣喜震動不可比說  
日夜庶几雖有和庸人如討李者上必斥而遠之惟二公之听致今日  
之治居正現之上今輩小者得歌頌推說以飽足其心大者得出於其間  
吐片言半辭以託名于千万世是所望于古者不負不令後世聞今之盛  
疑唐虞三代不及遠甚與今之疑唐太宗時無異雖杰亦未嘗不憂一日

有冥之中議論之際而行謗者使二公之道未及用故前以書獻二公  
先齊是為言已而果杰二公相次出兩府亦更改而怨忌毀罵謔搆之患  
一日俱奪翕々万狀至于乘女子之際造非常之謗而欲加之天下之大  
莫不顧四方人議論不畏天地鬼神之信已公杰欺誣駭天下之耳目今  
人感憤痛切廢食與寢不知所為意二公之不幸寔疾首感頹之民之不  
幸也雖然君子之於道也既得諸內汲、為而務施之于外汲、為務施  
之於外在我者也務施之外而有可有不可在彼者也在我者姑肆力焉  
至于其極而後已也在彼者則不可必得吾志為杰君子不以必得之難  
而廢其肆力者故孔子之所說而聘者七十國而孟子亦區、于梁齊滕  
邾之間為孔子者聘六十九國尚未已而孟子亦之梁之齊二大國不可  
則就俯而與知滕之君謀其去齊也通、而後出畫其言曰王庶几改之  
則必召予如用予則豈唯齊民安天下之民奉安現其心若是豈以一不  
合而止哉誠不若是亦無以為孔孟今二公固不一合者也其心豈不曰  
天子庶几召我而用之如孟子之所云乎肆力焉於其所在我者而任其  
所在彼者不以必得之難而已莫大斯時矣况今 天子仁慈聰明求治  
之心未嘗忘天下一歸四方諸侯承弓令奔走之不暇二公之言如朝得

于上則少被于四海少得於上則不越宿而被于四海豈與聘七十國遊  
梁齊和滕之區、艰难比和姑有待而已矣非徒聲之望乃天下之望而  
二公所宜自任者也豈不謂志于感情之不已謹成憶昨詩一篇雜說三  
篇粗道其意後二篇並他事因亦寫寄此皆人語獻聞不宜為二公道志  
欲啟告覺悟天下之可告者使明知二公志次而使和者庸者見之知世  
有斷志自守者不從已于和則又庶几於于天子視听有所聞蓋使二  
公之道行則天下之嗷嗷者奉鞭其賜是品為天下計不独于二公登也  
則二公之道何如哉常竊思更貢奉法責之累日于季使季者不待乎按  
天下之藉而盛頌土著以待奉行悖者不能藉以進此歷代之思慮此未  
及善乎莫与為善也故詩中善季尤具伏唯賜省察焉

代上蔣密季書

夫蜀之奢聞天下蜀之守前後相望皆遂其俗而已豈以儉為不美耶蓋  
蜀之守既貴重而奢者人情之所便也遂其俗者蜀人悅而美名之所歸  
也彼帝貴重之勢行所使而得美名蓋常人之所奔走也夫誰肯捨而為  
儉哉杰不知夫推理而行儉者亦樂也受其俗而治其始也民雖疑且恐  
且指日以謗其終也必化以服則美名安得而不歸哉是其為美名也君

子之所名方万世而不滅者也杰世不推其所以杰而相与立論曰蜀易  
恐以動俗既久以固其不可以更也是夫杰不知民之難与慮始也  
當事之更也必然豈唯蜀子產之治鄭也三年鄭人有欲殺子產者大非  
怨哉杰鄭卒以大治戴子產卒以如父母其終也化且服云此其效尤章  
者也豈患其易動哉蜀也皆天下之人也一而治之安有不同乎至於  
俗也有不受而治者有受而治者此宜所尚不受而治者也非礼義之歸  
受而治者也若蜀之奢豈礼義之歸乎奚而不受也必也久且固焉則遂  
之而已世之事入于乱者衆矣去治古遠矣季將遂之耶必不杰也杰世  
所以莫或為与或為之而无其效者是只有二說非如向之所云者一也  
今之為吏者勢不得專且久不專則謗易行不久則化且服不可以俟也  
是其所以莫或為与或為之而无其效也可為太息也已及昨者執事之  
入蜀也狂欲出數百年之表修之於躬而化其俗某聞之喜且慕不知其  
至也既而卒以不專則謗易行不久則化且服不可以俟也而罷天下之  
妄者至今以為過某聞之嗟且恨不知其至也難杰執事之推是心也  
好古而非俗之願也可知无好右而非俗之願者行于此必均于彼推  
于一品必應于万今執事之未餘杭也其由是心歛葉也仰聲義之旧而

其心有所迫切者常人既不可以語是以千里為近以險塗畏暑為廣廈  
清涼而自致于執事之門以歸計為豈唯以執事好古而非俗之類為可  
望也抑亦以某人當望輝光彼收納有一日之素而藉口以未伏唯少垂  
听某之家本窮空迨其人而始得祿不十年而某人沒之日賴于友以  
葬既葬而其孳流為于御數期之間疾病死喪十口之所存者唯老母與  
某也二而已无田而耕也无資與技以為商與工也无力以傭也无屋廡  
以居也奉老母而寓食于人者迨十年矣噫是誠子之不孝者也人之天  
窮者也每覩古人啜菽飲水以養之說而已尚不得有此則晝而行夜而  
臥矍然而思盡然而不知涕之交頤也在上之君子聞是言也知是人也  
其哀之乎抑不哀也不哀之而曰仁可乎哀之而不救之可乎今某也得  
有屋廡以居十數畝之田以業老農女之妻以爨而身耕于外以覲得菽  
水之資而奉老母給祭祀則志願足矣其為事至細其為求至易與也不  
過執事一器一會之所費而足濟之矣其忍有惜歟十年而无可告者以  
今也遇執事好古而非俗之類者也有一日之素者也若哀而又不見哀  
哀而又不見振焉則斯人也卒窮而死耳豈有望于此哉伏唯少留意而  
念焉

代人上石中允書

人之去教化不為盜也其幾矣數千百年公卿大夫无完人即材與藝或  
薄於自脩即今之所謂自修或薄於材細謹細思今之所謂自修也大節  
大行不如是其已也而能者止於是故自朝廷至于四方無治官止雖有  
善意善令不能行民之窮瀕于死无所告天下之未治无他焉由是而已  
耳群下相漸靡成俗所為戾道過計者乃取士於是為其無得也明矣  
一有駭而動之者不比而盜也其几矣噫可怪也可惧也今者更貢奉法  
善矣人相從規詔書戾者矍然有意於惧怠者惴无自彊矣數百年來未  
有如此也点吏趣修其文耳未有能力行者也士趣彊其外耳未有能心  
通者也不必通賞罰一不振焉必解矣有圣人作不已是法矣然而云尔  
何也圣人之為教以己為之先以法制之助不以己為之先雖有善制至  
人不能行也今能為之先不在於吾君與吾民之所耳目者吾君固能為  
之先矣吾民之所耳目者朝則公卿大夫外則長若師然而可法者殆少  
矣大率化樞也得執事為之先蔡季士過歎言太季之行漸行矣誠甚盛  
美不識通之于心者為難而能廣之于朝廷天下乎某四年時太季生也  
今者欲往而依執事今季之令不五百日則不得奉某貧父母待某然後

養登不得性也今欲往焉則恐後時不得奉則望旦夕而事親者毋所圖焉遂未能依執事而奉也其之所就亦鄙矣所不足于心亦大矣某豈肯屑杰哉願誠有不得已謹書所作通論雜文一編以獻并叙太季得執事之盛以為天下望

代人上永叔書

夫有為之時不世得矣既已遭遇其時方夙夜唯道深微之際明王休斷國論建万世之長策佐明主於唐虞之盛非闕茸曲士所能仰望其揮光也杰使百姓人衍戶格四夷執道上下礼義繁杰此時于用材亦无遺棄者矣夫制閭運闢尺樞之力耳夷荒植善五寸之鉄耳二者皆微有所用之則人之美居天之長養待之杰後安而有成譬之偏材薄伎亦宜思念可以自效唯首公營職啟朝而出慕而歸壤易即煩有知必為國所以展報而已而州之守倅部之使者皆過引其長而形之荐書豈公之敢望衆君子成就之使杰耳執事旦夕輔天子居廟堂其有意于偏材薄伎耶幸有意則公願先出於門下杰非敢望也僕以伯氏昔年京洛之旧以庇其哀緒而振其子弟則公不宜自後焉

听琴序

凡有貴于物者豈特物不能勝之歎抑品无所待於物故也世之有琴者名占一藝苟不期於徇物則品及貴矣杰以自售杰後人得而賤之故工於藝者常恐人之羞薄則性之拂人之好而自要其簡重雖求之者愈勤而拒之者愈堅杰不知人亦愈羞薄之也琴之為藝雖圣人詎不廢也其制作之意蓋有所寓而至其所聞者不出乎凡席之間而所感者常在手滄浪之瀟霍覺之顛以已至矣雖杰声自外入也使聞于彼而應于此者犹且如此况不自外入者乎藝樂之實不在於器而至於鼓之以尽神則樂由中也明矣故聞其樂可以知其德而德之有見於樂者豈係於器哉惟其未高于器也故習之有曲以至于有數推之則將以得其志又中於得其人則器之所及不矣故樂作而喜曲終而悲豈能易吾於頃更哉若夫吾之心在于雁門吾之目在于鴻鵠則雖九奏於吾之前犹不聞也故琴之作有厭乎人之耳者豈非自外入无有久而不倦者乎雖杰吾常季琴於師矣反宮於脾而五不廢也反商于肺而義不廢也反角於肝而仁不廢也反徵於心而礼不廢也反羽於腎而智不廢也方是時也非春也求之于律則不中夾鍾物安得而生哉非夏也求之于律則

古刻本作昔

不中徒窮物安得而長哉非秋也求之于律則不中南呂物安得而歛哉  
非冬也求之于律則不中應鍾物安得而藏哉故无出无入无後无急无  
脩无短巧歷不能尽其數豈止於十九八六而已耶故聞者无闻也其神  
之遊更不極于碣石南不極于北户西不極于流沙沈羽北不極于令正  
之谷則鳥何從而舞魚何從而躍六馬何從而仰秣景風何從而翔慶雲  
何從而浮甘露何從而降醴泉何從而出吾之琴如是則有耳者與豈用  
其听尚何歎之有乎則凡貴者且不足貴也故在節則不淫也在采則不  
溺也在衛則不煩也在齊則不驕也用之于祭祀則鬼神必莅乎其所以  
尚何涌於知音哉若乃當春而叩商及秋而叩角當夏而叩羽當冬而叩  
徵誰知四時之行在我未見乎有手動絃也與人嘗与擊適抚之金鈺因  
以琴稱而不知吾之琴也中人苟知所存不在絃志不在声然後吾之  
琴可得矣雖杰他日祭酒之堂罇俎之宴追三代之遺風想舞雩之咏嘆  
使聞者若有所得則庶几不愧于古人矣尚何恨于羞薄哉

厄臺記

淮陽之南地名曰厄臺詢其父老曰夫子絕糧之所也夫天地欲泰而先  
否日月欲明而先晦天地不否万物豈知大德乎日月不晦万物豈知大

庶以不愧于古人矣古刻本作昔

字

明乎天下至聖者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竟有洪水之災舜有井廩  
之苦禹有殛鯀之禍湯有大旱之厄文王有羑里之囚周公有管蔡之謗  
孔子有絕糧之難噫聖人承萬古之美豈以一身為貴乎是知合天地之  
德不能逃天地之數齊日月之明不能違日月之道泰而不否豈見聖人  
之志乎明而不晦豈見聖人之道乎故孔子在陳也講誦弦歌不改常性  
及犯圍之出列從而行怡然而言美之為幸又曰君子不用不成王業果  
哉身沒之後聖日皎杰文明之君封祀不絕有開必先信其杰也於戲先  
師夫子聘於時民不否逆於世民不泰也否則吾於一時泰則泰於万世  
我先師之道捨之則後因之則昌習之則貴敗之則亡

徐孺子祠堂記

漢元興以後政出官者小人挾其威福相煽為惡中材頽望不知所為漢  
既失其操柄紀綱大壞杰在位公卿大夫多豪傑特起之士相与登憤同  
心直道正言分別是非白黑不少屈其意至於不容而織羅鈎黨之獄起  
其執弥堅而其行弥厉志雖不就而志有餘故及其既歿而漢亦以亡當  
是之時天下聞其風慕其義者人下感慨奮激至於解印綬棄家族骨肉

不中徒宿物安得而長哉非秋也求之于律則不中南呂物安得而歛哉  
非冬也求之于律則不中應鍾物安得而藏哉故无出无入无後无急无  
脩无短巧歷不能尽其數豈止於十九八六而已耶故聞者无闻也其神  
之遊更不極于碣石南不極于北户西不極于流沙沈羽北不極于金正  
之谷則鳥何從而弄魚何從而躍六馬何從而仰秣景風何從而翔慶雲  
何從而浮甘露何從而降醴泉何從而出吾之琴如是則有耳者無所用  
其所尚何歎之有乎則凡貴者且不足貴也故在節則不淫也在采則不  
溺也在衛則不煩也在齊則不驕也用于祭祀則鬼神必莅乎其所以  
尚何滿於知音哉若乃當春而叩商及秋而叩角當夏而叩羽當冬而叩  
徵誰知四時之行在我未見乎有手動弦也其人嘗与擊適抚之金豁因  
以琴稱而不知吾之琴也中人苟知所存不在弦也志不在声也後吾之  
琴可得矣誰杰他日祭酒之堂罇俎之宴追三代之遺風想舞雩之咏嘆  
使聞者若有所得則庶几不愧于古人矣尚何恨于羞薄哉

厄臺記

淮陽之南地名曰厄臺詢其父老曰夫子絕糧之所也夫天地欲泰而先  
否日月欲明而先晦天地不否万物豈知大德乎日月不晦万物豈知大

明乎天下至聖者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堯有洪水之災舜有井廩  
之苦禹有殛鯀之禍湯有大旱之厄文王有羑里之囚周公有管蔡之譖  
孔子有絕糧之難噫聖人承萬古之美豈以一身為貴乎是知合天地之  
德不能逃天地之數齊日月之明不能違日月之道泰而不否豈見聖人  
之志乎明而不晦豈見聖人之道乎故孔子在陳也講誦弦歌不改常性  
及犯圍之出列從而行怡然而言美之為幸又曰君子不用不成王業果  
哉身沒之後聖日皎杰文明之君封祀不絕有開必先信其杰也於戲先  
師夫子聘於時民不否逆於世民不泰也否則否於一時泰則泰於万世  
是使後之王者知我先師之道捨之則後因之則昌習之則貴敗之則亡  
道之美此孰為厄乎

徐孺子祠堂記

漢元興以後改出官者小人挾其威福相煽為惡中材隨望不知所為漢  
既失其操柄紀綱大壞杰在位公卿大夫多豪傑特起之士相与登情同  
心直道正言分別是非白黑不少屈其意至於不容而織羅鉤黨之獄起  
其執強堅而其行迹后志雖不就而忠有餘故及其既歿而漢亦以亡當  
是之時天下聞其風慕其義者人下感慨奮激至於解印綬棄家族骨肉

相勉趨死而不避百餘年間擅彊大觀瞻望者相屬皆逡巡而不敢發漢  
能以亡為存蓋其力也孺子於時豫章太守陳蕃太尉黃瓊辟皆不就奉  
有道拜太原太守安車備禮皆不至蓋忘己以為人与独善于隱約其  
操雖殊其忠於人一也在位士大夫抗其節於亂世不以死生動其心異  
於懷祿之臣遠矣然而不屑去者義在於濟物故也孺子嘗謂郭林宗曰  
大木將顛非一繩可維何為栖々不皇寧處此其意亦非自足於丘壑遺  
世而不顧者也孔子稱顏回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与爾有是夫孟子  
亦稱孔子可以進則進可以止則止乃所願則季孔子而易於君子小人  
消長進退擇所宜處未嘗不惟其時則見其不可而止此孺子所以未能  
以此而易彼也孺子姓徐名稱孺子其字也豫章南昌人按圖記章水北  
逕南昌城西歷白社其西有孺子墓又北歷南塘其東為東湖南小洲  
上有孺子宅踰孺子臺吳嘉禾中太守徐熙於孺子墓墮種松太守謝景  
於墓側立碑晉永安中太守夏侯嵩於碑旁立思賢亭世修治至拓跋  
魏時謂之聘君亭今亭尚存而湖南小洲世不知其嘗為孺子宅又嘗為  
臺也余為太守之明年始即其處結茅為堂周孺子象祠以中牢率州之  
賓屬拜焉漢至今且千歲富貴湮滅者不可稱數孺子不出閭巷独称思

至今則世之欲以智力取勝者非惑歟孺子墓失其地而臺可考而知則  
之所以視邦人以尚德故并采其出處之意為記焉



聖宋文選全集卷第十五

石守道文

中國論

夫天處乎上地處乎下居天地之中者曰中國居天地之偏者曰四夷四夷外也中國內也天地為之手內外所以限也夫中國者君臣所自立也禮樂詩自作也衣冠所自出也冠昏祭祀所自用也繅麻喪泣所自制也果蔬菜茹所自殖也稻麻黍稷所自有也東方曰夷被髮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蠻雕題交趾有不火食者西方曰戎被髮衣皮有不粒食者北方曰狄衣毛穴居有不粒食者其俗皆自安也相易則亂仰觀於天則二十八舍在焉俯視於地則九州分野在焉中規於人則君臣父子夫婦兄弟賓客朋友之位存焉非二十八舍九州分野之內非君臣父子夫婦兄弟賓客朋友之位皆夷狄也二十八舍之外乎乎二十八舍之內是亂天常也九州分野之外入乎九州分野之內是易地理也非君臣父子夫婦兄弟賓客朋友之位是悖人道也苟天常亂於上地理易於下人道悖於中國不為中國矣聞乃有巨人名曰佛自西來入我中國有尾眉名曰耽自胡來入我中國各以其人易中國之人以其道易中國之道以其俗

易中國之俗以其書易中國之書以其教易中國之教以其居戶易中國之居戶以其禮樂易中國之禮樂以其文章易中國之文章以其衣服易中國之衣服以其飲食易中國之飲食以其祭祀易本國之祭祀雖杰中國人統未常樂為而從之也其僕者乃說曰天有堂地有獄從我游則升天堂矣否則捨地獄其老者亦說曰我長生之道不死之藥從我則游長生矣否則天死且為人為未耕以使人農也為詩書以使人士也為器材以使人工也為貨幣以使人商也臣拜手君父子弟事手兄勿順乎長規束乎髮帶以繩乎腰履以羈乎足妻子以侍乎養賓師以須乎奉饗麻喪泣之制使人為哀禮祀祭享之位使人為孝爾之勞也如是皆無是之若於是人或惧之或悅之始有從之者既從之也人則曰莫尊乎君與之伉禮無兄以事也無長以順也無妻子以養也無賓師以奉也無髮以束也無帶以繩也無饗麻喪泣以為哀也無禮祀祭享以為孝也中國所為士與農工與商者我皆坐而衣食之我貴也如此故其人攻杰而去之也廉杰而趨之也噫今不為此而去彼背中國而趨倭者几或曰如斯將為之奈何曰各人其人各俗其俗各教其教各禮其禮各衣服其服各居序其居戶四夷近四夷中國處中國各不相亂如斯而已矣則中國中

國也四夷四夷也

漢論上

噫嘻王道其駁於漢乎湯革夏改正朔易服色以順天命而已其餘循禹之道周草商改正朔易服色以順天命而已其餘循湯之道漢草秦不能盡循周之道王道於斯駁焉夫井田三王之法也什一三王之制也封建三王之治也射鄉三王之禮也學校三王之教也度量以齊衣服以章宮室以苛三王之訓也三王市廛而不稅閭訊而不征林麓川澤以時入而不禁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五十者養于鄉六十者養於國七十者養于季孤寡鰥獨皆有常餼周哀王道息秦并天下遂盡滅三王之道漢草秦之祚已矣不能草秦之弊猶襲秦之政而井田卒不用也什一卒不行也射御卒不季也季校卒不興也度量卒不齊也衣服卒不章也宮室卒不苛也市廛而稅閭訊而征林麓川澤不以時而入川民之力無日五十六十七十者不養孤寡鰥獨無常餼三王之道不復非秦之罪也漢之罪也梁成夏道也湯受命克夏禹烈政夏之民歸于商不見商之政而見禹之政紂威商道武也受命克紂湯烈政商之民歸于周不見周之政而見湯之政秦滅周道漢亦受命不襲周之政而沿秦之弊立漢之政故秦之民歸于漢見漢之政而不見周之政蓋以漢之禮樂易三王之禮樂也以

漢之制度易三王之制度也以漢之爵賞易三王之爵賞也以漢之法律易三王之法也。漢之政令易三王之政令也。噫漢順天應人以仁易暴以治易亂三王之季也。其始何如此其盛哉其終何如此其卑哉三王大中之道置而不行區、襲秦之餘立漢之法可惜矣。

漢論中

或曰漢改三王之道作之者其誰歟曰曹參陸賈叔孫通之罪也。漢高祖以干戈而定天下陸賈曰陛下馬上得之不可馬上治之於是使賈著秦所以得天下及古今成敗之用賈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帝輒稱善高祖已平天下群臣飲酒爭功或妄呼拔劍擊柱上患之叔孫通乃與弟子百餘人雜採古禮與秦儀以為漢儀帝用之曰今日知為皇帝之貴也。漢高祖路遠大度聰明神聖溫恭濬哲英威震武其資財固不下乎湯禹與文武道之使為帝則帝矣使為王則王矣。方平定禍亂思為漢家改正朔定禮樂立制度明文章施道德張教化一風俗與太平以垂於千萬世賈若能遠奉皇帝之道教于人君施于國家布于天下通若能純用三王之禮施于朝廷通于政教格於後世以高皇之材而不能行之手乃數、進夫當時之近務王霸之猥略貴乎易行政、奪夫近古之野禮也。秦之雜儀求

夫疾效使高祖上視湯武有慙德漢家此蹤三王為不侔可惜也哉。初蕭何為相天下未甚從而何先曹參代之參以為蕭為之規當守之勿失日飲醇酒寬縱不治事雖獲惠帝求治參不能竭不輔之直曰高祖之初定禍亂蕭何之草創律令民僅出塗炭為已太平國僅立法式為已大備當其高祖之既乎初亂蕭何之既定律令惠帝之方求治參能竭伊尹致君如堯舜之心周公輔成王致太平之道以事惠帝制度之未備者修之教化之未格者格之文章未備者備之禮律未明者明之刑政之未和者和之。今猶三王之道而行之賈與通既施之於前參復行之於後漢豈有不及三王之治者乎故曰陸賈叔孫通曹參之罪也。

漢論下

或曰時有澆淳道有升降當漢之時固不同三代之時也。盡行三王之道可乎曰時有澆淳非謂漢之時不淳於昔之時也。道有升降非謂今之道皆降古之道也。夫時在治亂道在聖人非有先後耳。桀紂與則民性暴湯武與則民性善湯之時固在桀之後武之時固在紂之後而湯武之時豈有不淳於桀紂之時其道亦已降乎其氏亦已進教乎時治則淳時亂則澆非時有澆淳也。至人存則道從而降至人亡則道從而降非道有升降

也民厭周久矣苦秦甚矣秦之政極弊也民得出極弊也唯使之從三王之政非如極弊之深閉可畏也既得出極弊而得遠非極弊人皆樂然後之也况使從三王大中之道路於秦然安樂乎當高祖提秦之民於千萬丈不測深淵中置之於平地若示之以三王之政革之以三王之化鼓之以三王之端令明之以三王之律度民有不肯從之乃曰不如在千萬丈不測深淵中之樂耶吾未之信也當乎天下初定也民未有富庶地民未有疆陵弱民未有衆吞寡民未有大并小因定之經界因為之井田民有爭乎田未有巡行之費田未有兵衆之動田未有土木之耗因為之什一之法因立之中正之道因闕用乎封建以域之射鄉以仁之庠序以教之養老以厚之秦之民不為漢之民為三王之民也民不見漢之政見三王之政也伊尹俾其君不及堯舜其心媿耶若提于市湯去堯舜數百年矣而又承桀之大亂其時固亦流瀆矣且能以堯舜之道事其君使其君如堯舜曹參陸賈叔孫通乃能不以三王之道事於漢使漢不及三王誠可罪也或曰漢之輔政前有蕭張中有平勃後有霍光魏相公孫博陽侯常賢父子而皆責於賈與通暨曹相固不亦偏乎曰易之革曰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君子以治曆明時新曰君子以正

位凝命當高祖定天下乃革去故鼎取新之日也曹參陸賈叔孫通正當君子以治曆明時正位凝命之際也今其時乘其際不能創制度明律令以垂萬世法適當其罪也至於後世法令已定矣條章已著矣制度已行矣朝廷循之已成熟矣百姓信之已慣習矣而遞更之得無亂乎富者已連田蕪地矣疆已凌弱矣衆已吞寡矣大已并小矣而遞正之以經界居之以井田民肯從乎後嗣奢繼日作土木不息內畜嫗侍外耽遊彈天下之財疲天下之力猶供億不足而遞行中正之道取什一之賦罷關市開山澤國其不乏乎故晁錯請削國地而被誅仲舒請限民田而不用霍光魏相公孫常矣博陽侯雖有其才豈復能為漢家革制度乎適不當其時也故吾罪曹參陸賈叔孫通也

季札論

夫饑一身以存萬代君臣上下之分者夷齊也墟一國以存萬代父子兄弟之親者季札也噫夷齊非苟義也禮非苟讓也以夷齊之明且智豈不知紂之不仁塗炭天下武王順乎天而應乎人以至仁而伐至不仁提民極炭中至於安樂泰然也蓋以謂堯禪舜；禪禹；傳子天下之大公也而舜矣也禹矣也啟矣也堯舜之禪讓禹之傳嗣皆與矣也可以法湯伐

桀武伐紂雖天下之大義而桀紂君也湯武臣也以臣伐其君不可以訓  
頃克禹皆傳乎賢而湯始以兵伐桀湯既以臣伐桀而自為君武王又以  
臣伐紂而自為君且大懼後世不知有堯舜禹之以大公之命而傳乎賢  
但知湯武之以大義伐桀紂而將有假大義之名賊篡弑其君者故諫  
於馬前死於首陽噫夷齊非苟義也存方代君臣上下之分也以季札之  
明且智豈不知吳國以季子則存以諸樊則亡豈不能保其先人之國則  
為孝履絕其先人之祀則為不孝蓋以謂父與子天下之大親也兄與弟  
天下之大倫也周室既衰王政絕矣天子爭立諸侯篡奪弟殺其兄子弑  
其父無國无之且大懼後世不知有父子之親无弟之愛皆以謂子得以  
篡其父弟得以奪其兄則親愛滅矣故託以子臧讓於諸樊噫季札非苟  
讓也存方世父子兄弟之親且非夷齊則後世弑君接踵矣非季札則後  
世弑父接踵矣世孫及作季札論云云者豈知季札之此存也吁及後知  
廢先君之命非孝滅其國不仁獨不知奉先君以為孝之末也全一國  
以為仁之小也與其奉先君已沒之命孰若存先王大中之教與其全  
一國將墜之緒孰若救万世篡弑之禍嗚呼季札之意遠哉及豈知之也  
故孔子稱伯夷叔齊曰古之賢人也謂季札曰吳之習札者也

伊呂論

人稱之曰伊呂以其道相近心一出切之同也余以謂伊呂之功則同其  
道其心則有異者其君无道其國將必亡在畎畝之中不以其君无道而  
遂忘其君不以其將必亡而遂棄其國五姓就之見其君進其說欲其君  
之克念其國之不已禹未泯祀伊尹之心也其君無道其國將必亡遂棄  
其國不進就之見其君進其說晏安坐于磻溪之中忍其君不道俟其國  
將亡者呂望之心也杰伊尹卒不得見所桀卒不能知善夏卒不能復存  
終歸于湯而放桀臧夏先就其君而君不從不忍其民之塗炭杰後歸湯  
得君子去就之道矣向若桀能納伊尹之謀克念作聖夏之祀未殄矣望  
之心曷嘗及于此乎君暴虐于上民塗炭于下國之祀日且墜矣不一起  
性說其君救其民存其國祀直以歸于文王伍武伐紂成商不一就見其  
君進其說安知其君之不受其說之不行直棄絕之望之心不如伊尹之  
心望之道不若尹之道万分之一有悔亂改過之心以望為太公黜其惡  
政而從于善湯之社未遷矣暗乎望之不一性也

周公論

或問曰周公相成王制禮作樂一飯三吐哺一沐三握髮起以待士何汲

汲也如此沐与飯且不暇舜相堯禹相舜益相禹伊尹相湯傳說相高宗  
皆不如周公之勤且勞也豈周公之德不及禹舜益伊尹傳說乎曰周公  
不得丕杰也堯至人也舜至人也高宗至人也舜禹益伊尹傳說勤且勞  
復何為哉周公則不得丕杰也成王孺子也成方在襁褓之中知成王果  
至人耶且后稷公劉古公王季之王武王積千餘年以得天下武王死成  
王幼弱武王以后稷公劉古公王季文王之天下及成王以說周公周公  
受武王之託負天下之重苟成王不似墜覆其業則是后稷公劉古公王  
季又王武王之天下周公失之也周公豈得不勤且勞乎又何暇乎沐且  
飯也周公者皆杰舜禹益与伊尹傳說許相君所逢時異也孰謂周公之  
德不及耶噫余觀周公相成王之心至矣成王嘗刻桐葉以為珪戲以賜  
唐叔周公即入賀成王曰戲也周公曰天子无戲言遂以因封唐叔周公  
相成王之心也至矣成王為戲言以因封人成王復敢戲乎戲且不敢  
荒寧乎敢逸豫乎敢侮傲乎敢惑乱不道乎敢驕淫无礼乎周公相成王  
之心也至矣唐柳宗元以謂唐祚小弱弟不當封周公成其不中之戲以  
地以人与小弱者為之主其得為至乎不違周公之心也已

是非辨

天子將奪人而任之向于宰相一人是之一人非之宰相將推人而奪之  
向于百官百官一人是之一人非之則將誰簡曰簡于其言之善者善者  
是非公也小人不覺則謗矣曰向于朝廷向于天下朝廷非之天下是之  
朝廷是之天下非之則將誰簡曰簡于天下天下是非公也朝廷不仇則  
嫉矣去党与謗棄仇暨嫉人皆能是、非、也存党与謗怀仇暨嫉未可  
与言是非矣嗚呼余觀能是、非、推于天下而人不以為私更乎万世  
而人不可以易古独有三人堯也舜也孔子也堯舜知朱均之不肖而不  
与其子知舜禹之矣而以天下讓是非者矣孔子為春秋是非二百四十  
二年當時无一人妄受其惡无一人謬享其善是非當矣次則孟軻韓愈  
也孟軻是湯武非桀紂韓愈是周孔非佛老是非判矣自堯舜至于今凡  
几千百年有此人是非之准也如此凡人愛憎以情善惡由己千載朽  
骨九泉腐肉犹以好惡升黜于亮毫枯竹尚况与之比肩而事主接武而  
趨朝乎則知人无堯舜孔子孟軻韓愈之心皆不可与言是非矣所今品  
有以一飯厚薄而為愛且憎者劉工部在南京有事自不修劉不礼之退  
而怨且怒蓬人罵劉語不休孔大諫在兗州有人不得善遇退而怨且怒  
到处謗孔辭甚醜杰二子者是也非為顯非亦不為辱何惧哉余惧是議

之前轉陞之下有以奸為美有以美為奸有以佞為忠有以忠為佞有以  
詐為直有以直為詐有以和為正有以正為和亂吾君之所銜吾君之目  
惑吾君之心者以賢為奸則龍逢見誅矣以忠為佞則比干見殺矣以直  
為詐則周公見疑矣以正為和則屈原見疎矣以奸為美則飛廉見進矣  
以詐為忠則靳尚見信矣以詐為直則趙高見任矣以和為正則王莽見  
用矣如是豈不亂天下乎豈不危社稷乎余是以恨故作是非辨

### 辨謗

介讀青州劉棻韓吏部傳論曰愚竊迎佛骨群臣无敢言者独吏部論之  
走南荒八千里此豈利于身利于道也介于此知吏部之功也潮陽之湫  
鯀魚為害潮人惡之吏部至投文以逐之一夕尽去鯀魚厥性暴戾无識  
犹感其化而去為使吏部立炭廊輔元首施其道而化天下之暴戾无識  
復有如鯀魚者乎必无也鯀魚可化况于人乎介于此知吏部之道也曰  
使史臣謂排釋老子道未大不知大其道者復何也介于此知吏部之尊  
也曰諱辨其旨不独為賢也有激于時原凡人急于敦孝而亟于避諱甚  
无取也介于此知吏部之孝也曰鯀无德于民犹有灵于晋国宗元有德  
于民豈无灵于羅池者乎吏部碑之何所不可介于此知吏部之是也曰

乎蔡碑非不善也信一婦人而磨之為知實錄不類蔡碑介于此知吏部  
之受誣也則是吏部之誣由蔡而後釋吏部之道由蔡而後明蔡亦可称  
為端直士矣天至四年秋詔即因奉進士時故諫議大夫滕公涉守青州  
謂蔡能明吏部之道特為首送蔡少則為古文專意聖人之道性僻野以  
介特自守常居深山中或逾年一下山未常一造叔豪門先而為青州奉  
送以是名孝不得高至是首送青人皆大怒滕之改為以滕不知人或謂  
蔡有化丹砂為黃金術滕意得之特為首送或以為蔡特當塗力故得首  
送滕于是被此謗噫八九年矣介昨日架上整乱書得蔡韓吏部傳論讀  
之知吏部之大道知蔡之名不虛得知滕之被謗噫吏部之道二三百  
年得劉棻仲之劉棻之名二三十年得滕公之滕公之謗八九年得石介  
明之故作办謗云

### 辨惑

吾謂天地間必然无者有三无神仙无黃金術无佛杰此三者奉世人皆  
惑之以為必有故甘心樂死而求之杰吾以為必无者吾有以知之大凡  
窮天下而奉之者一人也莫崇于一人莫貴于一人无求不得其款无取  
不得其志天地西向苟訪有者惟不索為索之莫不獲也秦始皇之求為

仙漢武帝之求為黃金蕭武帝之求為佛勃已至矣而秦始皇帝遠遊北  
蕭武帝餓死漢武帝鑄黃金不成擢是而言吾知必無神仙也必無佛也  
必無黃金術也

辨私

儒者好稱說孔子之道非大言也非私于其師之道也孔子之道治人之  
道也一日无之天下必亂如粟米不可一日少則人飢如布帛不可一  
日乏則人凍死孔子之道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朋友也長幼也天下  
不可一日无君臣不可一日无父子不可一日无夫婦不可一日无朋友  
不可一日无長幼万世可以常行一日不可廢者孔子之道也離孔子之  
道而言之其道雖美不致于遠其言雖切无補于用犹錦繡不可以待寒  
珠玉不可以療飢故儒者稱說不及焉非遺之也

辨易

王績為負苓者傳載薛收之言曰伏羲畫八卦而文王繫之不逮省之矣  
以為文王病也負苓者文王為病伏羲氏病甚者也昔者伏羲氏之未画  
八卦也三才其不立于四序其不行于百物其不生乎万象其不森乎以  
謂伏羲氏泄道之密漏神之机為始此亂者吁可怪也夫易之作救亂而

作也聖人不得已也亂有深淺故文有繁省亂萌于伏羲故八卦已矣漸  
于文王故六十四已矣極于夫子故極其辭而後能止伏羲後有神農氏  
黃帝氏少昊氏顓頊氏高辛氏唐堯氏虞舜氏禹湯皆聖人也豈独不能  
擊易之一辭无亂以救也文王豈独能過是九至人亂不可不救也作易  
非以為巧救亂也文王夫子非以衡辭明易也易不作天下至今亂不止  
文王夫子无述易至今不明薛收負苓者不達易甚矣

朋友解

姜潛至之被水害若甚奉符尉李温仲淵与至之友且通家義甚厚憐至  
之因災為借弓手營救因以私役人眾之察盜賊捍水火縣尉之職也  
又朋友之義患难相恤温得其戒又得朋友之義反得罪大悞朋友之道  
絕因解之夫父子兄弟以親愛君師朋友以義合也入則事父兄出則事  
君師朋友君臣之際犹有爵祿之貪得為其利為師友之分非道義不合  
夫所謂道者親而不可离者也夫所謂義者合而不可解者也古之管仲  
鮑叔王陽貢禹以義始而以義終者也張儀蘇秦陳餘張耳以利始而以  
利終者也義无不克終利无有克終今夫人之趨權利熱則蜂來寒則鳥  
去平生握手把酒叙欢欣肝胆吐在地一旦急难危患則掉臂緩趨而過



若越人視秦人之疾不恤不一顧又從排陷之朋友之道薄也如此有人  
反其薄而就於厚則以為罪今奉符縣尉李溫與進士姜潛同師受業有  
升堂拜母之義潛居奉符之太平鎮今歲夏六月七日乙夜水大至太平  
之人死者五人其一則推酒使臣張借取也在太平參四伯家潛被水尤  
若夜風雨震電天大黑水且暴來潛左手扶老母右手扶嬰兒妻子弟妹  
累、隨其後出沒於水中僅得脫死走太平四里餘就高阜以避潛之居  
庖即店并其所以待歲時佐伏臘之用凡百方與此歲書數千卷及為水  
害溫與潛友義甚厚潛之患雖不細溫不足為有勢力可以庇潛而操本  
縣尉權略足以施於潛尚更退陷其身受惜礙國家禁苟逃錙銖罪不為  
潛致毫髮力忍晏安坐視此城夷狄禽獸之不為也東家火西家焦髮爛  
額為撲滅赤子入井路人不乘弛担匍匐走救之潛之水甚於東家火也  
潛之將至於死沈赤子之入井也溫少被仲兄故危國之教長師泰山孫  
明復先生及親慕士建中而交石介識周公孔子之道知仁義忠信且與  
潛友厚及願身受惜乃不如夷狄禽獸乎不如西家路人乎以古朋友之  
道責之溫沈負大罪潛之當且固如此終能借九日力遺一囊麵未足以  
解潛昏墊之災杰以今人推之溫能不退領其身受惜其官抵冒刑禁以

齊夫朋友危患是而能以義始終者也故曰不遺者也患難相恤者也法  
綱疑密乃罷溫去絕之以微文寘之于深典此不惟傷朋友之道而以害  
國家教化之本國家本設禁所以禁小人非施之于君子也小人大為之  
禁亦或踰之君子則有禮樂而已矣使溫徇國家之常禁則廢朋友之大  
義禁者權也權有時而用制小人不以權則壞法亂民為害必滋義者常  
也常者道之中也中常用待君子不以中是示天下之无君子矣溫為君  
子而以小人制之豈其宜溫以不足深惜夫朋友之道遂絕矣天下風俗  
更薄矣噫州縣吏貪墨殘毒者滿目曾不聞奉一人溫奉公守法溫持廉  
溫愛民溫有文行溫有節義溫孝於事親溫忠於事上溫信於朋友及得  
罪悲夫

書淮西碑文後

淮西之賊五十年王師屢戰无功天啓神異以授裴度、克恭行天罰以  
夷大叛天下之兵百十萬之將過時不下度建大謀以任李愬、克先登  
賊城以殲元兇淮西以平蔡人以生天人相與乎君臣協心乎上下同力  
乎推其用則度得天也愬得人也計其功則度任智也愬任力也曰燥者  
曰潤者人止知其風雨也曰生者曰成者人止知其春秋也杰不動而運

其用者天也曰戰者曰勝者人止知其想也光顏也重商也杰无為而任其謀者度也漢高帝取天下蕭何无汗馬之勞韓信攻必取戰必勝曹參身被七十創而功名何則不曰發蹤曰生者人也追殺獸者狗也度与想之功亦犹是乎文公豈疎此者著辭於碑優度功誰曰不實也初度輔政以群賊未除宜延接奇士共為籌畫乃請於私弟接延賓客自是天下未俊得以效計議于丞相則取蔡之謀已落於鼓中矣諸將連年出兵玩寇相視持以歲月未有成功而群臣皆欲嚴兵度始唱堅議与上協心計定意斷衆不能敵請身自督戰且曰誓不与賊偕全則得勝之善已運於掌上矣及至郾城巡抚諸軍宣達上旨士皆奮勇時諸道兵皆有中使監之軍陣進退不由主帥勝則先使獻捷偶衄則凌挫百端度至行營並奏去之兵柄專制之於主持衆皆喜悅軍法嚴肅號令畫一則將軍之令專行於閫外矣以天下取蔡之謀堂上得勝之算閫外將軍之令合而用之一而行之易曰師正丈人吉有不利乎七月度出十月賊平成天下之務通天下之志不疾而速不怒而威非惟幾性深与神其孰能与於此乎故曰度得天也其功無敵于天下矣

錄書魚辭

書魚曰吾常游于文字間文字有所殘缺者人則曰吾書之故曰子曰書書魚夫書豈吾書之邪昔者孔子脩春秋帝皇之道取三代之政述而為經則謂之書其文要而簡其道正而一所以扶世而佑民示万世常行不易之道也後世人有悖之者則其書或息其書息則聖人之道隨壞也斯得不得之書乎文中子曰凡師與而易道微三傳作而春秋散齊韓毛節詩之末也大戴小戴禮之衰也又楊墨之言出而孔子之道塞佛老之教行而堯舜之道潛斯則為其九師之書乎春秋其三傳之書乎詩其齊韓毛節之書乎禮其大戴小戴之書乎孔子道其楊墨之書乎堯舜道其佛老之書乎魏晉以降迄於今又有声律对偶之言雕鏤文理剗剗典經浮華相溢巧偽相術劇削至人之道高析六經之旨道日以刻薄而不修六經之旨日以解散而不合斯文其書也書之書有自來矣而謂予曰書書魚予敢辭

擊蛇笏銘并序

天地至大有和氣于其間為凶暴為殘賊听其肆行如天地卵育之而莫禦也人生最灵或異類出于其表為妖怪信其異端如人蔽覆之而莫露也祥符年寧州天慶观有蛇妖極怪異即刺史日西至于其庭朝為人

以為龍奉州人內外遠近固不駿奔于門以觀恭莊肅祇无敢忘者今龍  
圖侍御孔公時佐幕在是知公隨即刺史于其庭公曰明則有礼樂幽則  
有鬼神是蛇不以誣乎惑吾民乱吾俗亦无教以手版擊其首遂斃於前  
則蛇无異焉即刺史暨州內外遠近庶民昭然若發蒙見青天觀白日故  
不能肆其凶殘而成其妖惑易曰是故知鬼神之情狀公之謂乎夫天地  
間有純剛至正之氣或鍾於物或鍾於人、有死物有盡此氣不滅烈、  
杰弥亘億万世而長在、堯時為指佞草在魯為孔子誅少正卯又在齊  
在晉為董史筆在漢武朝為東方朔戟在成帝朝為朱雲劍在東漢為張  
綱輪在唐為韓愈論佛骨表逐鯉魚又為段太尉擊朱泚笏今為公擊蛇  
笏故任人去堯德昭少正卯戮孔法奪罪趙盾晉人惧群雀子齊刑明距  
董偃折張禹劫梁墨誤室太佛老微聖德行鯉魚彼潮患息朱泚傷唐朝  
振怪蛇死妖氣散噫天地鍾純剛至正之氣在公之笏豈徒斃一蛇而已  
軒陞之下有罔土欺民先意頌音者曰公以此笏指之廟堂之上有蔽矣  
蒙惠遠法亂紀者曰公以此笏麾之朝廷之內有設容佞也附邪背正者  
以此笏擊之夫如是則軒陞之下不仁者去廟堂之上無姦臣朝廷之內  
无佞人則笏之功也豈止在一蛇公以笏為任笏得、公之而用公方為

聖刻本作真

朝廷正人笏方為公之良器敢稱德于公作笏銘曰

至正之氣 地天則有 笏惟靈物 笏乃能受 笏之為物  
純剛正直 公惟正人 公乃能得 笏之在公 能破淫妖  
公之在朝 謫人乃消 靈氣未竭 斯笏不折 正道未止  
斯笏不截 惟公室之 烈、其光

聖刻本作真

作真

以為龍奉州人內外遠近固不駿奔于門以觀恭莊肅祇无敢怠者今龍  
圖侍御孔公時佐幕在是知公隨即刺史于其庭公曰明則有礼樂幽則  
有鬼神是蛇不以誣乎惑吾民乱吾俗亦无故以手版擊其首遂斃於前  
則此无異焉即刺史暨州內外遠近庶民昭然若發蒙見青天觀白日故  
不能肆其凶殘而成其妖惑易曰是故知鬼神之情狀公之謂乎夫天地  
間有純剛至正之氣或鍾於物或鍾於人、有死物有盡此氣不滅烈、  
杰弥亘億万世而長在、堯時為指佞草在魯為孔子誅少正卯又在齊  
在晉為董史筆在漢武朝為東方朔戟在成帝朝為朱雲劍在東漢為張  
綱輪在唐為韓愈論佛骨表逐鯉魚又為段太尉擊朱泚笏今為公擊蛇  
笏故任人去堯德昭少正卯戮孔法奉罪趙晉人恨群雀子齊刑明罪  
董偃折張禹劫梁昱漢室人佛老微聖德行鱣魚彼潮患息朱泚傷唐朝  
振怪蛇死妖氣散噫天地鍾純剛至正之氣在公之笏豈徒斃一蛇而已  
軒陛之下有罔上欺民先意順旨者曰公以此笏指之廟堂之上有蔽矣  
蒙惡違法亂紀者曰公以此笏麾之朝廷之內有諛容佞色附和背正者  
以此笏擊之夫如是則軒陛之下不仁者去廟堂之上無姦臣朝廷之內  
无佞人則笏之功也豈止在一蛇公以笏為任笏得、公之而用公方為

聖刻本作真

朝廷正人笏方為公之良器敢稱德于公作笏銘曰

|      |      |      |      |      |
|------|------|------|------|------|
| 至正之氣 | 地天則有 | 笏惟靈物 | 笏乃能受 | 笏之為物 |
| 純剛正直 | 公惟正人 | 公乃能得 | 笏之在公 | 能破淫妖 |
| 公之在朝 | 謫人乃消 | 靈氣未竭 | 斯笏不折 | 正道未止 |
| 斯笏不蔽 | 惟公室之 | 烈、其光 |      |      |

聖宗文選全集卷第十五

聖宋文選全集卷十六

石守道文

上蔡侍郎書

侍郎閣下夫物生而性不齊哉正物性者天吏也人生而材不備長育人材者君宰也哉正而後物性遂故曲者直者酸者辛者仆者立者皆得其和易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是也長育而後人材美故剛者柔者暴者舒者急者各得其和洪範曰會其有極歸于有極是也和謂之至道中謂之大德中和而夫下之理得矣介者正此謂不合其中而不得其和者也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喜怒哀樂之將生必先凡動為幾者動之微也事之未此也當其凡動之時喜也怒也哀也樂也皆可觀為是喜怒哀樂合于中也則就之是喜怒哀樂不合于中也則去之有不善知之于未此之前而絕之故發而皆中節也易曰古之先見不言凶而吉者其能知善不善于几微之時善則行之下善則改之凶何由而至也介見天下之事未得其治則憤悶發于內而言語形于外已暴者于外犹不知協于中邪于事和欲其吉之先見發而皆中節其可得乎故凶悔吝當隨之冬集至闕下有人密道閣下之語于介者歲規訓識丁寧切至如所冀子皇極之

義若聞孔思中庸之篇釋杰大竟前日之非噫天以剛方直烈之性授於  
介不紂介於中夫剛方直烈不以中輔之暴凌哉折日可待矣今閣下歐  
介婦之于中是天以剛方直烈付於介閣下細之令德也天歎暴凌哉折  
於介而閣下賜之更生也介荷閣下仁育陶宰為至厚矣今西走蜀四千  
里不敢以跋涉為勞以平生未得一登閣下之門為恨引首南望不勝拳  
拳之心不宣介再拜

上范經略書

夫天生時聖人乘時君子治時易之家人後有睽、後有蹇、後有解、家  
人之道窮必乘改睽、故唯生不可以終唯改受之以解、以解其難也  
杰則天下无事 國家无不有唯在治之矣黃帝之世尤舜之苗民禹之  
防風周之管蔡漢之諸呂七國唐之安史諸侯不能累黃帝痲舜禹痲周  
瘡漢病唐能治之也 聖朝八十年始有賊吳之患 國家与賊為家人  
今与我始乘故樹孽境上則正合大易之時也治政時也實屬於閣下蹇  
之繇曰利見大人 止吉彖曰蹇難也險在前也見險而能止智矣哉利見  
大人往有功也 当位正吉以正邦也其說謂非大人不能濟蹇非知者不  
能止險不当位与当位失正无以正邦故六二王臣蹇之匪躬之故二与

五應二居臣位五居君位不以五在難中私身遠害而蹇、以進志扶王  
室故九五夫蹇明未解之繇亦曰有攸往夙吉言有難而往以速為吉也  
賊吳犯順之明年 天子則用閣下經略矣始一年未見成功諛害日進  
乃罷閣下而專任夏暨陳一公又平年賊吳轉暴熾宗廟社稷之灵寤于  
上遂罷二公而復閣下經略初賊吳猖獗閣下尚諱守于吳人皆曰不用  
閣下賊不可破及刘石敗吳論益喧杰滿都下 天子乃釋閣下罪蓋官  
進戰与夏韓同節制陝西路閣下之謀未見用故成功緩且有困遂罷  
閣下今復起閣下專当一面雖未足以極閣下之才亦略足以施閣下之  
智矣噫閣下智施之四海有餘况一隅哉人將見賊吳之首置汴口矣  
生是時也必生是人也人与時相遇故曰有非常之時杰後有非常之事  
有非常之事杰後有非常之功用矣四年卒無尺寸功矣功歸於閣下矣  
淮西之賊五十年功卒歸裴度當時賊搆唐室公卿可畏者晉公矣遂陰  
使賊害之天地神祇扶持守護力斫不死卒收蔡功賊吳搆境上諸將可  
畏者閣下矣遂以書問在朝公卿果有請誅閣下者賴 天子聰明至神  
閣下獲全晉公力斫不死乃相憲宗擒元濟閣下書問不入乃復大任其  
只卒破元昊乎介又現吳吳以來人多辭勞就逸憚險苟安純閣下不受

其身不顧其家不惜其祿位極誠盡節以必得賊吳後坤為心以得王臣  
蹇之節有攸性夙吉之善天下以征西之任歸於閣下又閣下實有取  
元吳之才而復能尽忠臣之節區區元吳有不平乎介不才 國家无事  
也不能有一言以助衣裳之治 國家有事也不能持一矢以效于戈之  
用如閣下諸公皆暴露霜雪衣不敢暖食不敢飽士卒皆被甲胄冒鋒  
鏑入万死出生民皆輸財轉粟飢渴道路乃独夕而卧晏而起恬愉休  
逸飽水肥草自比於山鹿野麋豈所安乎杰自視不肖无毫毛可施用窃  
為閣下得山東豪傑三人負罪而有才者二人沛縣梁構兗州婁潛任城  
張澗皆負文武材略有英雄之氣習於兵勇於用智識通敏精力堅悍若  
使各當一隊必能得士死心先諸校立功若使守一城捍一寨茲一城一  
寨遂為金湯不可得破若使儒衣緩帶隨元戎而周旋兵机戰謀惟元戎  
取之茲三人實豪傑之士也非閣下三人不肯事非閣下不能用茲三  
人構事刘頴子望潛事明復先生澗初事子望後事明復皆學有根蒂道  
有本原其器必深其用必遠固非淺近輕妄尚勇好兵之流也閣下幸厚  
用之所謂負罪而有才者二人前兗州奉符縣尉李温前宿州臨涣縣令  
曹起皆進士策名起亦事子望温亦事明復能知至人之道樂蹈名節好

履仁義守一官能勤且廉善養民純吏人頗受其福起刑一人至死以不  
得縣吏心及州帥善意自顧不能直棄官竄去温以不善事上官為苛吏  
罷置於深法平價買官騾一証緹捐官錢數緡除名霸管滌州二人皆有  
才負志節慕忠義知兵集戰刘牧注師卦当行師用兵之時勝敵而已唯  
才解智勇是用不復錄其行故陳平盜嫂韓信出胯下黥布刑不妨為漢  
之功臣况兵家宜取負罪遺行之人用之何者負罪則世不錄遺行則人  
不齒知其无以進於時而信於人終時廢矣則思效用以自補立功以自  
贖故兵書曰王臣失位思立其功者聚為一隊言必能决死以戰是以漢

王臣刻本作王臣

王臣失位刻本作王臣

晉公平淮西吏部馬總柳公綽諸人實助其功今閣

下幕中固不乏人矣命以謂明堂所賴者唯一柱杰衆材附之乃立大勳  
此任者唯一人杰群謀濟之乃成閣下幕中雖不乏人如構潛澗三人亦  
未可不取温等二人實且備驅策介自視无毫毛可施用苟得五人者与  
朝廷立尺寸功足以贖介不肖之罪是敢冒將軍鉄鉞之威言茲五人取  
舍惟閣下命介不任拳之誠不次介頓首再拜

与范思遠書

其身不顧其家不惜其祿位極誠盡節以必得賊吳後歸為心以得王臣  
蹇蹇之節有故性夙吉之善天下以征西之任歸於閣下又閣下實有取  
元昊之才而復能盡忠臣之節區區元昊有不平乎介不才 國家元事  
也不能有一言以助衣裳之治 國家有事也不能持一矢以效于戈之  
用如閣下諸公皆暴露霜雪衣不敢暖食不敢飽士卒皆被甲胄冒鋒  
鏑入万死出生生民皆輸財轉粟飢渴道路乃狹夕而卧晏而起恬愉休  
逸飽水肥草自比於山鹿野麋豈所安乎杰自視不肖无毫毛可施用竊  
為閣下得山東豪傑三人負罪而有才者二人沛縣梁楫兗州姜潛任城  
張澗皆負文武材略有英雄之氣習於兵勇於用智識通敏精力堅悍若  
使各當一隊必能得士死心克諸狡立功若使守一城捍一寨茲一城一  
寨遂為金湯不可得破若使儒衣緩帶隨元戎而周旋兵机戰謀惟元戎  
取之茲三人實豪傑之士也非閣下三人不肯事非閣下不能用茲三  
人構事劉頴子望潛事明復先生澗初事子望後事明復皆學有根蒂道  
有本原其器必深其用必遠固非淺近輕妄尚勇好兵之流也閣下幸厚  
用之所謂負罪而有才者二人前兗州奉符縣尉李溫前宿州臨渙縣令  
曹起皆進士策名起亦事子望溫亦事明復能知至人之道樂蹈名節好

王臣刻本作王臣

履仁義守一官能勤且廉善養民純吏人頗受其福起刑一人至死以不  
得野吏心及州紳善意自恨不能直棄官竄去溫以不善事上官為苛吏  
罷置於深法平價買官驛一証緝捐官錢數緡除名霸管滁州二人皆有  
才負志節慕忠義知兵集戰劉牧注師卦當行師用兵之時勝敵而已唯  
才解智勇是用不復錄其行故陳平盜嫂韓信出胯下黥布刑不妨為漢  
之功臣况兵家宜取負罪遺行之人用之何者負罪則世不錄遺行則人  
不齒知其无以進於時而信於人終時廢矣則思效用以自補立功以自  
贖故兵書曰王臣失位思立其功者聚為一隊言必能決死以戰是以漢  
武帝克良之詔求跡弛之士奔理之馬取是道也溫与起宜先收而不宜  
見棄閣下幸當留意晋公平淮西吏部馬總柳公綽諸人實助其功今閣  
下幕中固不乏人矣命以謂明堂所賴者唯一柱杰衆材附之乃立大勳  
此任者唯一人杰群謀濟之乃成閣下幕中雖不乏人如構潛澗三人亦  
未可不取溫等二人實宜備驅策介自視无毫毛可施用苟得五人者与  
朝廷立尺寸功足以贖介不肖之罪是敢冒將軍鈇鉞之威言茲五人取  
舍惟閣下命介不任拳拳之誠不次介頓首再拜

与范思遠書



思遠足下大江可涉也有鼉鼉蛟螭橫為泰山可登也有虎豹豺狼當為  
不斬其鼉鼉戮其蛟螭江終不涉也已不殛其虎豹殄其豺狼山終不可  
登也已全人之道猶大江也猶泰山也今之為榛塞者其害何啻鼉鼉蛟  
螭虎豹豺狼夫欲全人之道大通四海上下流行而無阻礙必先闢去  
其榛塞者匪退楊墨然後孟子之功勝也排去佛老然後吏部之道行也  
思遠以審思之手介審為他日有功于此者必在思遠與士建中熙道者  
故去年冬曾以書暨熙道文字十二篇附致思遠書中言熙道非有過實  
者但思遠未常深與之語自是迄于今凡六七月不聞命疑思遠不深以  
介為杰介雖甚無識審與家人童孺言亦未嘗妄毀譽人敢誣于大君子  
乎思遠今欲追復古聖之道非熙道恐無可與同闢去榛塞者未知終以  
為如何

與裴員外書

裴君員外足下前日專使至厚賜長書目駭心悚流汗竟趾非所當非所  
當矣咸章韶夏至樂也不奏於夔牙之府而奏於鄙俚惡能審其聲而知  
其音也飛兔騶馭送馭也不騁于王梁之前而騁於市人惡能審其駿而  
知其良也杰而餒甚者人饋之以大牢雜食之不知其旨而知貪乎味也

如渴甚者人飲之以旨酒雖飲之不知其醇而知嗜其甘也周亦心腹飽  
飲而灵府澆洽也噫文之弊已久自柳河東王黃州孫漢公輩相隨而止  
世无文公儒師天下不知所準的犹學夫樂者下知六律之有統五音之  
有合而淫注之聲百千萬變復嗜嗚嗚人心中噪聒人耳終莫能適夫節  
奏而和於神人文之本日壞枝葉競出道原益分波派弥多天下悠々其  
誰与歸輕薄之流得斯自騁故雕巧繁組之辭徧端九州而世不禁也妖  
怪詭誕之說肆行天地間而人不禦也今天下大道榛塞人无所由趨而  
之於堯舜周孔之至人唯語屈一經而已吾常思得韓孟大賢人出為莠  
去其荆棘逐去其狐狸道大闢而無荒曠人由之直之於左不有徑曲小  
道如依大塗而行幢々往來舟車馬通達中夏之四海東西南北坦杰廓  
如動无有阻礙徃年官在汶上始得士熙道今春未南即人逢孫明後韓  
孟茲遂生矣斯文之弊吾不復為憂斯道之塞吾不復以為懼也杰則吾  
願与足下協施其力而助二人為耒耜過稱將走六服之外至於萬百里  
而避之也豈敢當惟足下無中道叛去幸甚不宣介再拜

與韓密學書

經略密學閣下有非常之事杰後有非常之人有非常之人杰後有非常

之功近自唐觀之武氏受唐為周非常也梁公立非常之功祿山盜掘兩  
京非常也汾陽立非常之功朱泚之亂非常也西平立非常之功淮西之  
賊非常也晉公立非常之功今元昊猖狂敢侮天子以夷狄而慢中  
國以螻蟻而亢至尊思非常也求非常之人立非常之功莫若閣下  
至君聰明能知人故自吳師已來閣下他當上注意曾未期歲由中諫升  
為樞密直學士是急非常之功于閣下也得不得不留意焉今用兵之處誠已  
得人杰建大厦者非一材維泰山者非一繩為梁公猶取張東之桓彥範  
五人為之助焉晉公不以韓吏部為德柳公綽諸君子為之佐杰後功立  
成也前當見閣下言貝州人趙三即者深州人李七即者彼徒以武力可  
任閣下尚且不遺之況于天下之豪傑哉泰山布衣孫明復沛縣布衣梁  
邁太平布衣姜潛任城布衣張洄皆有文武資材仁義忠勇策謀略可應  
大任 國家無事時足容偃蹇山林嘯傲雲泉今也對內侮率 朝廷露  
師轉粟之勞煩 吾君宵衣旰食之慮復得豈得甲、燕居飽食高枕也  
閣下徑略陝西苟得四人實有以助成閣下非常之功不次介再拜  
与王建中秀才書  
四月四日 組來石介謹致書王君茂材足下洪水方割下民其咨焉乘四

載隨山刊木擲風沐雨以安橫流以平九州武王既定禍亂紂之餘民瘡  
瘡未合周公殘祚攝政方一飯三吐哺士沐三握髮下白屋之士制礼作  
樂以成太平幽厲失道天下凌遲孔子絕糧於陳削迹於衛代樹於宋歷  
聘七十國而不得用刪詩書定礼樂贊易象修春秋以祖述堯舜憲章文  
武斯三圣人固已勤矣固已勞矣然而卒不憚者息民患也行道至也孔  
子既歿微言遂絕楊墨之徒榛塞正路孟子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  
辭以闢楊墨說齊宣梁惠王七國之君以行仁義炎灵中歇賊莽盜國衣  
冠墜地王道盡矣楊雄以一枝木扶之著太玄五方言以明天地人之道  
作法言十三篇以闢楊正教魏晉迄陳隋帝王之道掃地而無遺矣上人  
之命遂絕而不救矣文中子以太平之策十有二篇于隋文帝不過退居  
河汾之間續詩書正礼樂修元經讀易道九年而六經大就佛老之教竅  
於中國千百年矣韓愈憤杰於千百年下孤力排駁不避其死掬佛骨敗  
潮州八千里而志弥愍守益堅斯四者亦已勤矣亦已勞矣杰而卒不  
憚者亦以息民患也行至道也蓋古至賢方其天下未寧生人未安至道  
未明以謂取在於己不敢安其居也 方今正道缺壞圣经隳離淫文繁  
声放於天下佛老妖怪誕妄之教揚墨汗漫不經之言肆行於瓦地間

天子不禁周公孔子之道孟軻楊雄之文危若綴旒之几絕先王不赦吾  
徒豈得而安居乎雖不逮古至矣遠矣品當窮精畢力而後已庶几其道  
由吾徒而後粗存沈愈于不為也足下生民之先竟者也遠水者天下之  
人西而足下徙東矣蓋滄海之所在也遠山者天下之人祭之越而足下  
徙之魯矣蓋泰山之所處也遠于東瀕至于海至於海必涉其深然後  
知水矣之於魯瀕登太山登太山必窮其高然後知岵矣遠于東不至于  
海如不東矣至於海不涉其深如不涉之矣之於魯不登泰山如不登魯矣  
登泰山不窮其高如不登矣況其有中道而將止者乎介亭而不隨天下  
之人之泰之越而徙隨足下其援我手我其躡足下履屨連挽引庶能至  
焉慎无為半塗而廢者不宣介再拜

上李雜端書

雜端執事魏之公曰願為良臣不為忠臣良臣身獲美名君受顯号子孫  
傳福世元疆忠臣身受誅夷君陷大惡家用並喪宜有其名蓋樂得免  
辭而事之也夫稷契咎陶能得其時其道易行也尤逢比干不得其時其  
道難行也以克舜為之君稷契咎陶為之臣朝立敢諫諫被進善旌誅語木  
闢四門達四聰明四目言有不從之手諫有復手故身獲美名君受顯号

桀紂為之君雖能逢比干為之臣滅德作威敷虐万方焚爇忠良割剔孕  
婦言有從之手諫有納之手故身受誅夷君陷大惡杰克舜為之君其道  
易行也必有稷契咎陶為之臣其道易行也散身受美名而不讓桀紂為  
之君其忠難行也必有龍逢比干而為之臣其忠巧立故身受誅夷而不  
避稷契咎陶非擇其美名也龍逢比干非欲其誅夷也蓋為臣之定分惟  
忠是守事君之大義惟忠是歸雖世有治亂君有昏明為臣之分事君之  
義有去就乎忠有廢乎故龍逢比干敢死而不廢敢忠書曰為君難為臣  
不易文公於此所以惕懼而極言也今天子神明睿武自羲軒之姿道  
德過堯舜雄毅似禹湯靜專而動闊淵默而神聲一朝崛起立起於軒墀  
之上独任万机視前日政有素綱紀者一發輝今正七條事越五日又罷  
八御藥官頽風掃焉梳臣屏焉教化政令自天子出焉又三日引河陽  
旧相公房廊廟以總大政任元老取青州牧天章閣范公頌中司以批憲  
法正用人也召閣下自河北轉運使入霜臺以知雜事求直臣也留太常  
博士范仲淹為諫官以司獻替開言路也倬哉雄斷睿略深謀大智其三  
王之章也執事怀王佐才略魁閣亮直揭於朝右得克舜之王而事之其  
道固易行也使身獲美名君受顯号他讓稷契咎陶乎願為良臣独與魏

文公之盛心于舜皋陶不仁者遠執事對辯焉蒼白華執天子法繩  
內外九品官無使不仁在君側春秋傳曰見无礼於其君者如鷹鷂之逐  
鳥雀焉夫日月天之目也日月沒氣殺掩六合天為之昏日月升烟霧卷  
四遊天為之明御史天子之目也御史曠厥職佞邪蔽九重君為之昏  
御史奉厥職奸醜竄四裔君為之明執事取彈卒日止色立於朝持天  
子綱紀肅正朝序无使佞邪蔽君之明天下綱紀在一臺之士臺綱正則  
朝廷正朝廷正則天下四海无不正者矣唯執事思厥職知所任既克  
思既克知克行其事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屋凶言不勝其任也孔子  
曰唯名与器不可以假人執事始以直道進也以直道修善之善者也無  
于大易折足覆餗之罪使天下有名器假人之說此望于執事也介常聞  
于稠人廣眾中奉天下忠義膏鯁之士則以執事為首天子聰明睿智  
察縉紳中能直言敢諫剛正不撓不謂无过執事故天子咨于精衷外  
取執事也于憲臺以持天子綱紀天下聞之皆曰天子能得人必曰  
執事能稱職介忝竊被大矣半願之過悞方一有所不副天子意天下  
稱俾天子暨天下皆失知人則哲之明敢告之于物唯執事听細焉

上孔中丞書

夫子之道不行於當年傳於其家直四十餘世以俟子孫如此其遠也夫  
子沒後世有子思為安固為穎達為止於夸揚其言而已有誤相光唐相  
歸維得位不能行其道夫子之道其旨鬱鬱伏於其家乃躍起奮  
出散漫於天下天下人皆可以得之漢高祖唐太宗能得之於上以之有  
天下三百年孟軻楊雄文中子韓愈能得之於下以之有其名於億万世  
唯孔子氏孫无有得之者俟四十餘世僅二千年閣下乃得之今夫子之  
道不專在於天下在於閣下也閣下人且赫杰有声烈於天下復得位於  
朝見用於天子閣下徒能得夫子之道其將以夫子之道事於 聖君  
施於天下俾 國家為二帝為三王為兩漢為鉅唐美夫子之志曰吾志  
在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裁其君者有之子  
裁其父者有之夫子懼之而又時无君已无位不能誅不能正乃作春秋  
為記以正王綱奉王法故春秋成紀臣賊子懼為司寇則七日而誅少正  
卯於兩觀之下攝相事則齋終不敢窺兵河南當時之君則昏也當時之  
位則攝也尚不及閣下得 明君有大位為中丞逾月而未聞有奔為閣  
下在 朝、廷尚有好臣敢在位天下竊賊未息除是天子道犹未克尽  
奉豈夫子直四十餘世僅二千年以俟閣下宜念之且 天子之設御史

府尊其位崇其任不与他府並舊有大夫則中丞亞夫夫而領其屬今大夫闕則中丞其長也故中丞之任特重焉中丞之責尤重焉君有供豫失德悖亂亡道荒政苛諫廢忠慢賢御史府得以諫責之相有依違順旨蔽上罔下膏寵志諫專福作威御史府得以糾繩之將有驕悍不順恃武肆害玩兵棄戰暴刑毒民御史府得以奉劾之君 至尊也相與將至貴也且得諫責糾劾之餘可知也御史府之尊嚴也如軒陛之下 廟堂之上進退百官行政教出誦令明制度紀賞罰有不如法者御史得言之御史府視中書樞密雖若卑中書樞密不敢與御史府抗威爭禮而廷畏慎而尊事之御史府之尊其无与比杰頂詩如閣下者居之始貴矣易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礼曰人存則改奉閣下至人之後又能得吾人之道以方重剛正公忠清直烈、在于朝為 天子敵可替否替猷謀持綱紀天下想望其風象者十五年間間於清衷期將大用且歷試于外更觀其能連更三大藩皆卓杰有治声聞於天宇決于日下御史府中丞應恒日班於 紫宸殿下佩金煌、行声鏘、直有百數 天子弗錄之乃南走三百里以駢台閣下直入其府登其位自 陛下獨決万机未登崇俊良黜逐纖人革故鼎新百度備奉太平之望日月以隆杰而天人之心犹鬱

杰不大舒釋者以閣下尚稽大任也至是天人之心始大舒釋矣閣下自初及終皆以直道進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介嘗聞朝大夫語曰有某官為某官時忠鯁說直嘗、敢言融能逆鱗不避誅死由是 人主知之声名藹杰聳動朝野不四五年取顯仕今為某官位弥高身弥貴祿厚惠渥私庭曳青綬者五六人門前炎、可炙手頰勢力榮寵有所惜也如有物塞其耳如有葉蔽其目如有鉗緘其口 朝廷有闕政 國家有遺事若不聞若不覩而不復言則嚮之忠鯁說直嘗、敢言乃沽名耳其以為連進之媒乎噫士之積道德富仁義於厥身蓋假於权位以布諸行事利於天下也豈有屑、杰謀夫衣食者欵正色直己立於朝以行其道乃使天下有毋論庸无傷乎古今君子少小人多君子常不勝小人小人不惟常勝君子而又不能容之惡直醜正黨、寔繁幸而有一君子在于朝則百小子排之非鉄心石腸剛正不折米有不從而靡者小不容君子也如是而不能死節以永終誓中塗晚節瀕有渝安宜其小人之所排也今有人位未顯身在下能堅正不顧其身敢直言極諫犯 天子顏色封章抗疏論天下利害群小人必叢五指點曰此人連進也沽名也非以行道也吁吾徒不見容於小人也取信於天下也固若是乎孝周公

孔子之道不用則卷而懷之用之則肯已乎寔將施及 國家布於天下  
以左右 吾君綏吾民矣群小人排毀不已寔可怪也閣下以當大警戒  
之勿使天下有訛論則君子幸甚天下幸甚不宣介再拜

上蔡副樞書

夫至矣不徒生也四山在朝堯德不明舜起伍克流共工於幽洲富三苗  
於三危放驩兜於崇山殛鯀於羽山洪水方割下民其咨禹乘四載隨山  
刊木決九州距四海成王幼弱周公踐所制禮作樂世衰道微和說暴行  
有作王道失叙禮壞樂崩三綱將絕彞倫攸斃夫子作春秋明易象刪詩  
書定禮樂祖述堯舜憲章文武揚墨塞路儒幾滅矣孟子作十四篇而闢  
之新莽篡漢道斯潛矣楊雄作準易五方言法言十三章而章之晉宋齊  
梁陳並時而止王綱毀矣人倫棄矣之中子續經以存之釋老之害甚於  
楊墨悖經至教盡捐中國史部無力以排之故凶凶去堯德明洪水息蒸  
民粒禮樂作周太平六經就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存楊墨闢孔教行  
法言脩莽惡顯續經成王綱奉釋老微中國人是知時有弊則至堯生至  
堯生皆救時之弊也唐季之荒頓五代之機搶 太祖一戎而夷之錢唐  
之不朝井州之未貢 太宗傳檄而賓之 真宗脩其制度明其法律章

其物采和其政令正其禮樂通其教化 陛下守之制度則脩矣法律既  
明矣物采既章矣政令既 和矣禮樂既正矣教化既通矣然則時弊弊乎  
曰何得而元之今之時弊在之矣夫有天地故有文天尊地卑乾坤定矣  
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剛柔斷矣方以類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  
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文之所由生也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  
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文之出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  
以化成天下文之出也三皇之書言大道也謂之三墳五帝之書言  
常道也謂之五典文之出也四始六義存乎詩典謹誥誓存乎書安  
上治民存乎禮移風易俗存乎樂窮理盡性存乎易懲惡勸善存乎春秋  
文之出也文之時義大矣哉故春秋傳曰經緯天地曰文易曰文明  
剛健語曰遠人不服則脩文德以來之三王之政曰救質莫若文堯之德  
曰曠乎其有文章舜則曰濬哲文明禹則曰文命敷於四海周則曰郁  
乎文哉漢則曰與三代同風故而儀文之體也三綱文之象也五常文之  
質也九疇文之數也道德文之本也禮樂文之飾也孝悌文之美也功業  
文之容也教化文之明也刑政文之綱也號令文之聲也聖人戢文者也  
君子章之庶人由之具而儀之佈三綱之象全五常之質敘九疇之數

道德以本之礼樂以飾之孝悌以美之功業以容之教化以明之刑政以  
綱之辨令以声之燥杰其君臣之道也昭杰其父子之義也和杰其夫婦  
之順也尊卑有法上下有紀貴賤不乱内外不瀆風俗歸身人倫既正而  
王道成矣今夫文者以風雲為之作花木為之象辭華為之質韻句為之  
數声律為之本雕鏤為之飾但矯為之美浮淺為之容華丹為之明对偶  
為之綱節觀為之声浮薄相扇風流忘返遺而仗三綱五常九疇而為之  
文也棄礼樂孝悌功業教化刑政辨令而為之文也圣人取之君子章之  
庶人由之君臣何由明父子何由親夫嬖何由順尊卑何由紀貴賤何由  
叙内外何由別而化日以薄風日以淫俗日以僻此豈為今之時弊也曰  
時有弊必有至矣生而救之者豈非吾明君与吾貴弼哉主上天資  
英威乃神乃至則健中正有乾之元德聰明睿智有古之神武尸居渊默  
別人不見其机龍与神悚則天下知其受如 藝祖之武如 神宗之英  
如 真宗之仁信乎 明君也閣下射策冠天下士斯文未喪蔚杰宗工  
人其代之承帝理物風夜宥密彌綸天地之化惟時惟几財成天地之道  
如夔益如稷契信乎矣弼也以 明君貴弼相与故乎斯文之弊易如反  
掌矣杰而斯文重器也奉之者在乎衆力斯文大藥也草之者必乎逾時

蔚然刻本

天下有志憤斯文之弊力求斯文之本其身履道心守正閣下豈不欲引  
之使施力為竊見鄆州鄉貢進士王建中其人攻於此者二十年矣其  
道則周公孔子之道也其文則柳仲登張晦之文也其行則古君子之  
行也仲登没晦之死如之公疎繼繼子望以逝斯文其无歸矣建中独能  
得之建中一布衣耳貧且賤栖一 鄉間間父母旨甘不繼豈能振起哉上  
有 明君倡之貴弼和之使建中承音接響傳而之天下匪朝夕声充

蔚然刻本

弊不革未之有也斯百数十年之弊雕刊元化之文

物傷乱風暴莫斯之甚閣下一日能救之則閣下之功与舜禹周公孔孟  
揚雄文中子吏部並美閣下幸留意焉噫建中其天下矣乎豈止於文而  
已其器識備而材用足智謀周而守範遠施之於事王佐才也識時運知  
進退常出必明顯晦言必信行必果喜过服義閑和存誠其近古之中庸  
者乎安貧守節非其義一介不取於人非其人未嘗与之往還廉介清慎  
不屈权貴不畏強禦如援孝廉建中其首當之介當与之遊入春中富得  
其文十篇皆化成之文也若夫言帝王之道則有道論明性命之理称仁  
德之貴則有寿願論根善惡之本穷慶殃之自則有善惡必有余論大至  
人之言辨注者之誤則有畏至人言論奉五常之本究福福之謂則有原

道德以本之礼樂以歸之孝悌以美之功業以容之教化以明之刑政以  
綱之跡令以声之燦杰其君臣之道也昭杰其父子之義也和杰其夫婦  
之順也尊卑有法上下有紀貴賤不乱內外不瀆風俗歸身人倫既正而  
王道成矣今夫文者以風雲為之侏花木為之象辭華為之質韻句為之  
數声律為之本雕鏤為之飾但矯為之美浮淺為之容華丹為之明对偶  
為之綱節觀為之声浮薄相扇風流忘返遺而仗三綱五常九疇而為之  
文也棄礼樂考悌功業教化刑政跡令而為之文也圣人賦之君子章之  
庶人由之君臣何由明父子何由親夫嬖何由順尊卑何由紀貴賤何由  
叙內外何由別而化日以薄風日以淫俗日以僻此豈為今之時弊也曰  
時有弊必有至矣生而救之者豈非吾明君与吾貴弼哉 主上天資  
英威乃神乃至則健中正有乾之元德聰明睿智有古之神武尸居渊默  
別人不見其机龍与神悚則天下知其受知 藝祖之武如 神宗之英  
如 真宗之仁信乎 明君也閣下射策冠天下士斯文未喪蔚然宗工  
人其代之承帝理物夙夜宥密彌綸天地之化惟時惟几財成天地之道  
如夔益如稷契信乎矣弼也以 明君貴弼相与故乎斯文之弊易如反  
掌矣杰而斯文重器也奪之者在乎衆力斯文大藥也奪之者必乎逾時

蔚然刻本

天下有志憤斯文之弊力求斯文之本其身履道心守正閣下豈不欲引  
之使施力焉竊見鄴州鄉貢進士王建中其人攻、於此者二十年矣其  
道則周公孔子之道也其文則柳仲塗張晦之、文也其行則古君子之  
行也仲塗没晦之死如之公疎繼繼子望以逝斯文其无歸矣建中独能  
得之建中一布衣耳貧且賤栖、御問問父母旨甘不繼豈能振起哉上  
有 明君倡之貴弼和之使建中承音接響傳而之天下匪朝夕声充  
盈於宇宙矣文不正弊不革未之有也斯百數十年之弊雕刊元化之文  
物傷乱風教莫斯之甚閣下一日能救之則閣下之功与舜禹周公孔孟  
揚雄文中子吏部並美閣下幸留意焉噫建中其天下矣乎豈止於文而  
已其器識備而材用足智謀周而宇範遠施之於事王佐才也識時運知  
進退常出也明顯晦言必信行必果喜过服義閑和存誠其近古之中庸  
者乎安貧守節非其義一介不取於人非其人未當与之往還廉介清慎  
不屈权貴不畏強禦如復孝廉建中其首當之介當与之遊入春中富得  
其文十篇皆化成之文也若夫言帝王之道則有道論明性命之理称仁  
德之貴則有寿願論根善惡之本穷慶殃之自則有善惡必有余論大至  
人之言辨注者之誤則有畏至人言論奉五常之本究福福之謂則有原



福上下為明鬼神之理存教化之大則有原鬼篇守正背和道近遠則  
有隨時解達聖人之時廣夫子之道則有夫子詩時辨擇矣善察奸除  
惡則有莠辨今皆獻之於其小者也未得其一二建中在京師可令盡寫  
看則見其人矣以知介不妄也昨本州李屯田若蒙曾狀其實聞上乞時  
召試策今聞依例禮部就試万一失其人是失天下之賢也亦可為 國  
家惜之伏惟閣下特晉意為介官州縣也身卑賤也名微且昧也建中至  
單薄也至眇小也閣下至貴重也至顯崇也以州縣卑且賤微且昧之人  
荐至單薄至眇小至貴重至顯崇不亦僭矣蓋知建中之深今走天下  
求知建中者惟閣下矣捨閣下則建中无歸矣故不敢逃僭越之罪直冒  
大責以聞于瀆鈞度云、不宣介再拜

上趙先生書

謹上書先生左右介近得姚鑠元粹及昌黎集觀其述作有三代制度兩  
漢遺風殊不類今之文曰詩賦者曰碑頌者曰銘贊者或序記或書箴必  
本於教化仁義根於禮樂刑政而後為之辭文者驅引帝王之道施於  
國家敷於人民以佐神靈以浸蟲魚次者正百度叙百官和陰陽平四時  
以舒暢元化緝安四方今之為文其主者不過句讀妍巧對偶的當而已

極美者不過事宴繁多聲律調諧而已雕鏤篆刺傷其本浮華綴飾喪其  
真於教化仁義禮樂刑政則缺杰无髣髴者曷曰文明以正規乎人文化  
成天下春秋傳曰徑緯天地曰文克則曰聰明文思禹則曰文命敷於四  
海周則曰郁、乎文哉漢則曰文章爾雅訓辭深厚今之文何其衰乎去  
唐百餘年其間文人計以千數而斯文亦寥缺壞久而不振者非今之人  
尽不責于唐之人不能為唐之文也蓋其弊由於 朝廷敷好時俗習  
尚清染精漸非一朝一夕也不有大矣奮袖於其間崛起而起將无革之  
者乎唐之初承陳隋亂之後餘人薄俗尚染齊梁流風文體卑弱氣質  
叢胜犹未足以鼓舞万物聲明六合逮章武 皇帝負義軒之姿懷唐虞  
之材卓然起立於軒墀之上武功戡定海內刮疵剔瑕乾清坤寧以文德  
化成天下驚潜燭幽雷動日潤韓吏部愈應期會而生李独去常俗直以  
古道在己乃以空桑雲和千數百年希圖泯滅已亡之曲独唱於千万人  
間察人耳慣所听唯鄭衛諛慝之聲忽然聞其太古之上无為之世雅頌  
正始之音恍惚茫昧如喪听如失明有駭而亟走者有陋而竊笑者有怒  
而大罵者叢聚嘲噪万口應答声无穷休愛而喜前而听隨而知者唯柳  
宗元皇甫湜李翱李观李谟孟郊張籍元稹白居易乐天輩数十子而已吏部

志復古道奮不顧死雖擗斤摧毀日百千端曾不少改所守數十子亦皆  
協贊附會能窮精畢力效吏部之所為故以一吏部數十子力能勝千百  
千人之衆能起三數百年之弊唐之文章所以坦杰明白揭于日月渾  
灑、浸如江海同於三代駕於兩漢者吏部與數十子之力也今 天子  
維明守成道德高厚功業巍杰直與唐並今卿士大夫垂紳曳組森、布  
列行義超杰直與唐比独斯之邈乎不可視于唐居上者點畫語言符織  
章句如彼書工不知繪事後素以為質但誇其藻火之明丹漆之多如彼  
追師不知良玉不琢以為美但誇其雕刻之工文理之縟載毫輦筆窮山  
刊木橫刻其文字布于天下以為後進式後進耳所習聞聲名赫矣位望  
顯盛之者唯是不知前人有孟軻楊雄董仲舒司馬相如賈誼韓吏部柳  
宗元之才之雄也目所常見制作漢麗之辭侈靡者唯是不知前世有三  
代兩漢鉅唐之文之懿也父訓其子兄教其弟童而耒研其口長而組繡  
於手天下靡然向風寢以成俗吁无愛之者有以待先生也如唐之弊受  
之待吏部也德唐之文章後吏部之志唯先生能先生无與讓先生識與  
天地相際接季季古今温與名節德範人倫師表所謂有鼻夔之才伊呂  
之志周孔之道軻雄之文施之於一國之間和風仁声油杰其洽矣施之

於廊廟之上皇歆帝功卓杰其成矣而命与才度四十始登一第仕總得  
上農夫之祿料不能得屋廟堂之上調燮元化訥謨百度克彛其君仁壽  
其氏也天豈虛生先生于世武傳曰五百年一圣人孔子至孟子孟子  
至楊子楊子至文中子文中子至吏部吏部至先生其驗欤孔子孟子楊  
子之申子吏部皆不虛生也存厥道于億万世迄于今而道益明也名不  
朽也今淫文害雅世教隳壞扶顛持危当在有道先生豈得不如乎仲尼  
有云吾欲託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深切著明也先生如果欲有為則請  
先生為吏部介鈞率王建中之徒為李翱李觀先生唱于上介尋和于下  
先生擊其左介尋改其右先生倚之介尋前之又豈知不能勝茲万百千  
人之衆草茲百數十年之弊使有宗之文杰杰為盛与大漢相視鉅唐同  
風哉語曰當仁不讓于師孔子不曰天之未喪斯文也孟子不曰我欲  
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承三圣楊子不曰後之塞路者有矣窮  
自比于孟子文中子不曰千載之下有紹宣尼之業者吾不得而讓也吏  
部不曰釋老之害过于楊墨吾欲全之于己壞之後使其道由愈而粗傳  
蓋知其道在己不得而讓也今也道實在于先生先生豈得讓乎介竊痛  
斯文衰道不充力不足不能救世有矣儒君子天下所屬意豈特區、小

子當有望乎左右先生留意焉

聖宋文選全集卷第十六

聖宋文選全集卷第十七

石守道文

唐鑑序

夫前車覆後車戒前事之失後事之鑑湯以桀為鑑故不敢為桀之行而  
湯德克明隆祀六百周以行為鑑故不敢為紂之惡而周道至盛傳世三  
十豈以秦為鑑故不敢為秦之无道而漢業甚茂延洪四百年唐以隋為  
鑑故不敢為隋之暴亂而唐室攸久永光十八葉國家雖承五代之後實  
接唐之緒則國家不當以唐為鑑臣越覽往古靡不以女后預事而喪國  
家者臣覩唐最甚矣武氏受唐為周常庶人安樂公主醜殺中宗太平公  
主潛謀逆亂楊貴妃召天寶之禍臣歷觀前世鮮不以閹官用權而傾社  
稷者臣視唐尤傷矣代宗遭輔國之侮憲宗被陳慶之弑逆昭宗為季  
述之囚辱臣眇尋歷代无不以奸臣專政而亂天下者臣視唐至極矣祿  
山之禍則林甫固忠為之也朱泚之亂則盧杞為之也陳慶之弑則皇甫  
鏞為之也嗚呼奸臣不可使專政女后不可使預事官官不可使任權明  
皇始用姚崇宗璟則治終用林甫固忠則亂德宗始用崔祐甫陸贄則治  
終用皇甫鏞則亂自武后奪國迄于中睿暨天寶末年改由女后而李氏

几來自肅宗踐位歷于代宗德宗順宗憲宗文宗武宣僖昭在中官而  
唐祚終去詩曰赫宗周衰如城之杰則魏鉅唐女后亂之奸臣壞之  
宦官覆之臣故採摭唐史中女后宦官奸臣事過各類集作三卷謂之唐  
鑑噫唐十八帝惟武德正現開元元和百數十年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女  
后譁之於前奸臣壞之於中宦官覆之於後顛側崎危懸延乍傾乍  
安若續若絕僅能至於三百年何足言之後之為國者鑑李氏之覆車勿  
專政于女后勿假权於中官勿委任於奸臣則國祚延洪歷世長遠當傳  
于子傳于孫可至千萬世豈止數十八帝局促三百年者哉伏惟明主  
戒之

石曼卿詩集序

詩之作与人生偕者也幽愉樂悲鬱之氣必舒於言能者材之傳於律故  
其流行无窮可以播而交鬼神也古之有天下者欲知風教之感氣俗之  
變必立官司採摭而監听之由是張弛其務以足其政思乃能享長世久  
弊乱无由而生厥後官廢詩不傳在上者不復知民之政嚮故改化頽悖  
治道亡矣詩之於時蓋亦大物于文字尤為古尚但作者才致鄙迫不揚  
不入其域耳國朝祥符中民風隱而秦採筆之士率以藻麗為勝唯曼

卿与穆叅軍伯長自任以古道作之文必徑實不放於世而曼卿之詩  
時震奇秀嘗蓋能取古之所未至託諷物象之表警時鼓衆未嘗徒設  
能文者累數十百言不能卒其義独以勁語峭泊會而終於篇而復氣橫  
去意奔飄出章句之外季者不可尋其屏闕而依倚之其詩之豪者放曼  
卿資字軒豁過事輒詠前後詩為不可計其逸也而存者僅三百餘篇古  
律不異分為二冊一日觴予酒作而謂予曰子美于文而又知詩能為我  
序詩乎予應曰諾遂有作欲使观者知詩之原故卒于用而已矣

送龔鼎臣序

山陽龔輔之季為古文尚文之旨魯人石介對曰夫与天地生者性也与  
性生者誠也与誠生者識也性厚則誠明矣誠明則識粹矣識粹則其文  
曲以正矣杰則文本諸識矣至人不思而得識之至也矣人思之而至識  
之几也詩易書礼春秋言而為中動而為法不思而得也孟荀楊文中子  
史部題而為中制而為法思之而至也至者至於中也至於法也至於中  
至于法則至於孔子也至於孔子而為極焉其不至焉者識雜之也甚者  
為楊墨為老莊為申韓為鬼佛識雜之為害也如此輔之將季為文厚乃  
性明乃誠粹乃識確乎不可移矣乎不可詳也真乎不可屈也一焉於至

人之妖惑邪亂之氣无隙而入焉於斯文也其庶几矣夫道知之不為難守之為難守之不為難行之為難行之不為難久之為難久之不為難為之為難知之不為不能守也守之不為不能行之不為不能久之不為不能終也守之以誠而持之以篤唯輔之勉之輔之且任于孟州因以為高別之贈云

送祖擇之序

擇之罷濟南將歸闕自歷山南走三百里別明復先生暨于泰山但來相與講道德究經術耽雲霞玩水石奉觴賦詩五日而後去以詩坐乘重為明復之壽為予書先君之銘于石以為勅擇之以文章登甲科天下之望甚盛不十年當輔相天子為宗大臣為人資材已高又自能知充舜周孔之道願明復與子飢寒山谷中何有毫髮利于擇之而冒苦辛傾肝胆予二人豈有求耶明復謂无以謝擇之答全人之德明王道之極擇之拜而受之嗚呼春秋賞罰二百四十二年矣仲尼之心独揆哀周一世之亂反諸于正十二經揭如日月昭明于天後之至矣得之多者帝得之少者王不得者霸明復之報為不輕矣予往季淺不能希明復志義不可嘿夫趨時物之情也狗道人之難也噫諸侯交迎傾國封之枉尺尋直吾死不

為見之孟軻尋邑三公舜敬高爵不作符命甘投于園見之子云潮州入千几疣瘡煙歸來京兆不肯婢始見之吏部嗟李勣狗主從昏吐一眾无附叔邀官現而始節豈為不完勿能有終至今痕瘡擇之與子說溫深矣此去近天下得與我相磨切天下是非不得時見上講道君政得失天子宰相曰是擇之曰是天子宰相曰非擇之曰非擇之官日進而寵日深矣天子宰相曰是擇之曰非天子宰相曰非擇之曰是擇之前有鼎鑊而後有鉄錢矣古之君子辭官職而遺寵祿趨鼎鑊而就鉄錢非內官職寵祿為地而鼎鑊鉄錢為樂也道適當然也擇之于道安之者非利而行之者非畏罪而彊之者也予所以云始而報之資尔

送張季常序

孔子之大道為異端侵害不容于世實三十年諸公能繼而持之不能排而去之繼之持之道不絕矣夫去其害道終病矣韓文公所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是也予不自揆度乃奮獨力直斥其人而攻之我寡彼徒襄反攻予者日以千數視予之內虎動吻而狼磨牙賴天覆地容得免於禍外人張禹切季遵道者其居與予不相遠耳目接于予固熟則其宜知予之所為如是得禍如是輒不憚直以身冒予之禍未山中而助予揚子

雲稱軻之勇若禹功遵道者其勇者欤太史正崔杼之罪亦之其弟又書  
杼又報之南史聞之執簡以往太史初正杼之罪知為史者亦未始知必  
得誅于杼若南史聞已殺二人矣又執簡以往是真不畏死者矣予改害  
孔子者予知為孔子者亦未始知必得罪于害孔子之徒若禹功遵道已  
見之于所得禍如是又未助予是真勇者矣予今年三十七而髮半白志  
心益壯而氣不衰禹功少予十四歲遵道少予十五歲其又如進六軍而  
作鼓者履猛齋房張皇奮施可式可畏當與予周旋為道也以孔氏之道  
窮也以孔氏之道達而万物不通乎窮而垂之于後世不明乎窮達之間  
綽々然有餘裕其有能動心乎禹功歲用于神其得天下之几欤遵道直  
道而行其明天下之治欤几近易治近春秋二子之道皆道也與世不其  
迤其必達矣去尋進士予醉之以酒復贈之以言以釋相為之懷卒已夏  
五月二日石介序

祥符詔書記

祥符二年翰林季士楊億知制誥錢惟演祕閣校理劉筠唱和宣曲詩述  
前代掖庭事辭多浮艷真宗聞之曰辭臣季者宗師也安可不戒於流  
宕乃下詔曰國家道蒞天下化成域中敦百行於人倫闡六經于教令

莫斯文之復古期末俗之還淳而近代已來屬辭多弊侈靡滋甚浮艷相  
高忘祖述之大猷競雕剝之小巧爰從物議俾正源流咨尔服儒之人示  
乃為學之道夫博聞強識豈可讀非至之書修辭立誠安可華作者之制  
必思教化為主典訓是師無尚空言當遵體要仍聞別集製剝鑄已多  
僥許攻乎異端則不悞于後季式資誨誘且有既明今後屬文之士有辭涉  
浮華玷于名教者必加朝典庶復古風其古今文集可以垂範教雕印者  
委本路轉運使選部內文士看詳可者即具本以聞又天章閣待制劉公  
隨常言故楊翰林少知古道故孫汝公集中有送楊序說其年十一月建  
州召試授秘書省正字詔褒之有積彩神助文字生知之語是時名落天  
下道路拭目或初以歌頌上美更祈清賞者則掉臂不顧或以其早成夙  
悟比前代王勃輩者則慨然曰吾將勉力庶幾子雲遠之長驅古今豈止  
於辭人才子乎又崖棧初覽其斷文數十篇夫奇之持以示漢公曰皇甫  
持正柳州少年時正当如是本朝文人稱孫丁而皆推重之則楊為少  
知古道明矣杰以性識淳近不能古道自立好名事勝獨驅海內謂古文  
之雄有仲塗黃州漢公謂之筆度已終莫能出其右乃亦古文而不為遠  
襲唐李義山之体作為新制楊亦季問通博筆力宏壯文字所出後生莫

不受之杰破碑大道雕刻元質非化之而古風遂受時批政馮文懿  
与二三朝士病病之人黃州漫公皆已施他人柔弱无以摧揚之銳惟胡  
大監繼同在旦以罪廢屏居廬江乃相與延魯徐言于上乞召制誥以  
拉揚之席牙繼周既至真宗命上殿賜坐從容延問曰知卿雖謫官執  
不廢季今復用卿知制誥繼周以久去班行朝礼多廢即拜謝于殿上  
真宗亦不之罪繼周既退直趨舍人院箕踞坐所上睥睨言曰遠來見  
上金口命胡旦復知制誥胡旦老矣豈能重入此小兒隊裏知得它制  
誥矜傲輕忽勇若無人真宗以繼周素无行尚疑之潜令小黄門一人  
隨其後观之黃門尽以告明旦真宗見文懿且道其事乃曰胡旦終未  
可用观其言服亦似被輕文懿以繼周自為之亦無如之何繼周但得通  
判襄州去揚遂津杰无後回避為文章宗主二十年故斯又之弊至于今  
矣可惜矣夫介讀祥符二年詔書知真宗皇帝真英主矣聞刘待制之  
說知之懿真賢相矣易曰观乎人文化成天下為天子能知乎文之本  
而思復於古非英主故為宰相能悼乎風之變而思救其弊非矣相故介  
富悞至君去相之事異日浪落因私記之

宋城縣夫子廟記

天地吾知其易毀也一德不脩則裂日月吾知其易喪也一政不行則缺  
山嶽吾知其易壞也一化不明則崩河洛吾知其易涸也一令不善則竭  
大哉吾聖人之道弥亘億千萬世而不傾橫維四方上下而不絕莫亂於  
戰國莫妖於楊墨莫毒於秦嬴莫逆於莽賊曹馬譎詐宋齊止愚虐神猶  
夏曰聰曰勃唱誕放邪曰聃曰釋下至唐李接武踵過昏君暴德莫不滅  
裂衣冠隳柝法則焚燒詩書芟刈礼易吁吾聖人之道受戕害被攻擊斯  
多矣而巍杰中居竟不可改息由根抵堅而枝幹茂也淵源濬而流派  
根抵不品堅乎堯舜禹湯為枝幹不品茂乎六籍九疇

今之所

可刻本

孟荀揚韓為流派不品遠乎故天地有裂為日月有缺

為山嶽有崩為河洛有竭為吾聖人之道无有窮也夫天地日月山嶽河  
洛皆氣也氣浮且動故以有裂有缺有崩有竭吾聖人之道大中至正万  
世常行不可易之道也故无有虧為宋有天下純用文治制度礼樂一出  
儒術吾聖人之道大行君、而臣、父、而子、京師達于郡縣皆崇炭  
廟邈而尊祀之宋城在南京為赤縣夫子祠宇尚闕春秋則釋奠于今之  
所事噫其為褻以甚矣李大夫克俞以儒孝仕能知聖人為尊不敢躡慢  
于是拆佛宇濬祠十數區取其材作廟于縣署之右棟宇壯為丹雘麗為

今刻本作令

廟邈而尊祀之宋城在南京為赤縣夫子祠宇尚闕春秋則釋奠于今之

不受之杰破碑大道雕刻元質非化成之文而古風遂受時批改馮文懿  
与二三朝士病之又黃州漫公皆已施他人柔弱无以摧揚之銳惟胡  
大監繼周在旦以罪廢屏居廬江乃相與延譽徐言于上乞召知制誥以  
拉揚之席身繼周既至真宗命上殿賜坐從容延問曰知卿雖謫官猶  
不廢季今復用卿知制誥繼周以久去班行朝祀多廢即拜謝于殿上  
真宗亦不之罪繼周既退直趨舍人院箕踞坐所上睥睨言曰遠未見  
上金口命胡旦復知制誥胡旦老矣豈能重入此小兒隊裏知得它制  
誥矜傲輕忽旁若無人真宗以繼周素无行尚疑之潜令小黄門一人  
隨其後观之黃門悉以告明旦真宗見文懿且道其事乃曰胡旦終未  
可用观其言服亦似敏輕文懿以繼周自為之亦無如之何繼周但得通  
判襄州去揚遂津杰无後回避為文章宗主二十年故斯文之弊至于今  
矣可惜矣夫介讀釋符二年詔書知真宗皇帝真英主矣聞刘待制之  
說知之懿真賢相矣易曰观乎人文化成天下為天子能知乎文之本  
而思復於古非英主故為宰相能悼乎風之變而思改其弊非矣相欲介  
竊悞 至君去相之事異日浪落因私記之

宋城縣夫子廟記

天地吾知其易毀也一德不脩則裂日月吾知其易喪也一政不行則缺  
山嶽吾知其易壞也一化不明則崩河洛吾知其易涸也一令不善則竭  
大哉吾聖人之道弥亘億千万世而不傾橫維四方上下而不絕莫乱於  
戰國莫妖於楊墨莫毒於秦嬴莫逆於莽賊曹馬譎詐宋齊止愚虐神猶  
夏曰聰曰勤唱誕放和曰聃曰釋下至唐李接武踵過昏君暴德莫不滅  
裂衣冠廢法則焚燒詩書芟刈礼易吁吾聖人之道受戕害被攻擊斯  
以多矣而巍然中居竟不可毀息由根抵堅而枝幹茂也淵源濬而流派  
遠也三才五常為根柢不品堅乎堯舜禹湯為枝幹不品茂乎六籍九疇  
為淵源不品濬乎孟荀揚韓為流派不品遠乎故天地有裂為日月有缺  
為山嶽有崩為河洛有竭為吾聖人之道无有窮也夫天地日月山嶽河  
洛皆氣也氣浮且動故以有裂有缺有崩有竭吾聖人之道大中至正万  
世常行不可易之道也故无有虧焉宋有天下純用文治制度礼樂一出  
儒術吾聖人之道大行君、而臣、父、而子、京師達于郡縣皆崇炭  
廟邈而尊祀之宋城在南京為赤縣夫子祠宇尚闕春秋則釋奠于今之  
所事噫其為褻以甚矣李大夫克俞以儒孝仕能知聖人為尊不敢驕慢  
于是拆佛宇淫祠十數區取其材作廟于縣署之右棟宇壯為丹雘麗為

今刻本作令



穿、闢陽耽、閻陰天子被王袞冕執珪尺有二寸負斧依當宇而生顏  
淵閻子騫十一人列侍翼如有愛有威廟成俾予記之嗚呼異哉李大夫  
作是廟有三善焉撤儼宇弱衰法也毀淫祠革和俗也尊聖師明大道也  
有是三善不可不記故敢承命而不敢謙景祐四年五月一日

泰山書院記

自周以上觀之矣人之違者臯陶傳說伊尹呂望召公畢公是也自周以  
下觀之矣人之劣者孟子楊子文中子吏部是也杰較其功業德行劣不  
必易遠吏部後三百年矣人之劣者又有泰山先生孟子楊子文中子吏  
部皆以其道授弟子既授弟子復傳之於書其書大行其道大耀先生亦  
以其道授弟子既授之弟子亦得傳之于書得使其書大行其道大耀乃  
於泰山之陽起學舍講堂聚先聖之書滿屋宇辟弟子而居之當時游從  
之貴者孟子則有梁惠王齊宣王滕之公之屬楊則有劉敞桓譚之屬文  
中子則有越公之屬吏部則有裴晉公鄭相國張僕射之屬門人之高第  
者孟子則有萬章公孫丑樂克之徒楊則有侯苞劉棻之徒文中子則有董  
常程元薛收李靖杜如晦房琯之徒吏部則有李觀李翱李漢張藉皇甫  
湜之徒今先生游從之貴者故王沂公蔡武卿李秦州孔中丞今李聖相

范經略明子京張安道士熙道祖擇之門人之高第者石介劉攽姜潛張  
洵李溫足以相望於千百年之間矣孰謂先生劣乎大哉至矣之道无也  
秦孟子楊子文中子吏部皆也於元位与小官而孟子秦於七篇楊子秦  
於法言太玄文中子秦于續經中說東部秦于原道論佛骨表十餘万信  
先生常以謂孔子之心者夫易尽孔子之用者春秋是二大經全人之  
極筆也治世之大法也故作易說六十四篇春秋尊王發微七十卷疑四  
凶之不去十六相之不卒故作春秋防後世之篡奪諸侯之僭偏故作舜  
制辨注家之誤上一予之名故作正名解美出處之詩明傳嗣之嫡故作  
四皓論先生述作上宗周孔下擬韓孟是也為秦先生孰少之哉介樂先  
生之道大先生之為請以此說刊之石陷于講堂之西壁康定元年七月  
十八日記

青州州李公用記

故僕射相國沂公初作青州李成奏天子天子賜李名且頒公田三十頃  
次入于李公患田少不足又旁李作屋百二十間歲入于李錢三十一万  
逮今十稔李益興而十倍多太守趙集去廣公之意取南城隙地入作屋  
八十三室別為鉤看六十二門歲入于李通六十七万李之功用于是大

充而養士之道稱矣孝官與諸弟子侈之請記于壁曰立其法万世不改者道之本也通其愛使民不倦者道之中也今故万世不改也中故万世可行也若伏羲神農黃帝舜堯氏樹君臣父子上下之制立其法万世不改者也是之謂本焉服牛乘馬上棟下宇弧矢網罟之宜舟楫耒耜之利棺槨之便白杵之用通其愛使民不倦者也是之謂中焉相國洪三代明王作取古者家有塾党有庠術有序固有學之制建孝于青丘本也集賢由易大畜養賢頤養正需飲食宴樂父母朋友講習之義立寬于孝制其中也大凡舒則人暇局則人困故善教者優游而至道不善教者急速而強人其要貴夫勞逸之節焉禮曰張而不弛文武不為也一弛一張文武之道也今夫學者六藝經傳千方言以時而諷之其為功博矣仁義禮樂忠信孝悌之道天地陰陽星辰災變之動以時而求之其為業廣矣廣博而唯辛勤苦而後能成矣起夜誦寒暑不廢衣冠不解則是常張之矣歲有田日有秋勞有休息有養所以息焉游焉之一張一弛之道也君子謂相國集賢善教矣張而不弛而不廢初集賢樂孝之經始甚亟乃擇材吏得節度推官蔡君宜用董其授作屋若鉤盾百四十五間而取材於縣官之餘借力於公家之隙不煩于府不擾于民和說而以成予謂相國善作

也集賢善述也蔡君善宰相國集賢之志也見詳斯文既不得讓日記其

歲月云

聖宗文選全集卷第十八

李邦直文

論略

漢儒之治經終其身而无所倦能名其師說者上或召用之高下其材為博士即大夫部刺史至九卿丞相御史者接跡而有已不以經為進而所上之自擇故其人識趣向矜重名節今學者徒為玩章句而已何其偷淺而不能如古也今之取人格之以一日之間有未能通經而適合于程度者有治經知道而偶絀於倉猝之對者取之多失實故學者愈不篤苟借經術以卜射祿利得則撥棄不復置力于其間如淺之夫今日獲而明日捨其耒耜故其徒華而不根未至于道而止不知致君行己之大操而天下之治因是而日衰豈以謂古之學者樂之者也今之學者利之者也樂之與利之於道之淺深豈可同槩而論哉荀卿曰道者古今之正權也離道而自內擇則不知禍福之所託夫人君之為治人臣之有所為曷嘗不本於孝夫苟不學万事之錯邪正善惡之變雖然交至于其前吾無所守於中必有所眩於外故君臣之間偕不可以无孝也孝則名教之樂入之矣名教之樂先入而不善之樂繼來先入者主之則繼來者必不勝雖万

事之錯和正善惡之變雜志交至而有以一之此至矣所以用力省而為治多也昔漢武帝明春秋宣帝受詩明帝通歐陽尚書唐文皇序晉史明皇釋孝經憲宗喜觀實錄今人主選經術德誼之老番侍講讀又有季行大臣以備顧問固已隆季而重道矣歎、為曾未厭於道又使科舉賤士各獻其所論著非徒秤較其能亦所以廣聰明博仁義也孟子曰齊人無以仁義與王言者豈以仁義為不美也其心曰是何足與言仁義也云爾則不恭莫大乎是我非克齊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故齊人莫如我恭王也臣嘗治經史粗識仁義之大歸略涉古今治亂之跡竊慕孟軻之所謂非道而不敢陳者故據師說取其有益者而言庶備人主之采覽臣謂象數妖祥之說勝則亂人事故有易論三篇王法彖則天下自治故有春秋論二述禮之說起有禮論三見至人勸警後世之君及覆而丁寧有詩論上下破偽論尊正術有史論上下通誠明之季有四子論二入至神之化不言之治有唐虞論推建侯置守之危安有三代論傷仙老之屢敗天下有秦論王者不可以无剛德有西漢論誅忠而嬖佞者夫天下之心有東漢論治天下非忠厚則不可久有魏論釋手貸福福奸吏貨賞罰為世之大殘有梁論為天下以史材則不足為天下以王道則有餘有隋論生民

之憂常自中起有唐論久安者危有五代論統其大者為略唯 明聖之而已矣

### 易論上

嘗病世之季者不能知易之本遺人事而泥天道其卑者入于象數而高者不過入于名理自焦延壽京房毛萸祖孝孫之徒為六日七分之說曰辰之支幹律呂之清濁風雨寒暑節氣之候占天文曆法以為皆從易而生故術者咸自託于易五行家曰我之術士于易也太一家曰我之術出于易也律家曰云杰曆家之此云又杰已而泰同方伎卜相筮占之流莫不持筭衍圖指畫天地自以為知易意者借聖人以為高析世人之弗疑其妄而尊己之季也晚有韓康伯頗号知易至于聖人之精義又往往溺入于名理趣向大与侏老相類故仲長子亮嘗稱老易夫象數之与名理固易之自出也而本非至人所以教世者故不言人事而言天道謂之伎術非至人之後也自周秦間已謂易為卜筮之一法及秦燒書欲以愚黔首始皇与季斯曾不知卦爻有仁義之說季之者可以不思易以此脫于乱世狂得水火後世傳授不絕杰此几矣後之季者又墜易之旨不能究極人事而推天授神效其言於恬悅冥迷之外務以惑世何易之少通而

空器原本作堂  
器照刻本改

多塞如此哉夫是非定于目前而难以眩者人事也易為而不可詰者天道也彼以謂已能談天聖人必以我為洞陰陽而測爻化吾智甚大而吾季甚遠為力甚近而得者甚高且有難詰之幸此如畫師喜為鬼神而憚為狗馬以鬼神難知而狗馬易較故也嗟乎高者入于象數卑者入于理名而聖人之旨固已微矣夫聖人之易豈止作堂器與後世為古法而已耶固將以利天下也卦之不同一卦之休當一世之事爻之不同一爻之休當一人之事位之不同一位之休當一時之事此治處亂宜進宜退處晦處明宜剛宜柔處上處下宜為宜否偶其時合其事曲折方安聖人皆有術以處之故出沒于天地之間而利不能誘禍不能往惡不能垢吝不能驕小以之治身大以之治天下无異道者斯則聖人以有用而為之矣因人以及三才可也季者奚獨以象數為哉

堂器原本作堂器依刻本改

吉凶禍福而已矣吉凶禍福見於象數者也今季易而不為象數又何以知吉凶禍福之所自耶曰有天之禍福有人之禍福有天之吉凶有人之吉凶君子信乎其在人者不治守其在天者天之此為人有此不能為人此為天有此不能為日月星辰之運動風雨霜露

之時不時此天之此為也禮樂之興壞人倫之廢起賢愚之貴賤通塞時世之改易物之聚散兵之成敗此人之所為也天能自為其所為而不能為人之為人能自為其所為而不能為天之為故天雖神不能勝人人雖靈不能勝天此天人之職也而世之妄者持天以勝人其言雖乎巫史卜祝星工曆季辭妖幻邪之間以謂吉凶禍福如有神物在上瞰天下之衆而司之者溺乎小數而泥乎大道或者率仁以勝天曰吾可以御日月星辰之災而召風雨霜露之和使答我如響此之謂于天人之職比于雖忠信力爭于紂則死微子捨之而去則存季路雖暴無明天子幸諸侯則盜而壽人欬天欬天下之事不滿于求而異乎此素期者亦世人未之究耳而皆謂之天至于淺丈夫一金之得失曲士一祿秩之進退莫不指天以為託天何預於此哉故達者略幽而視明求形而不察影木石之怪羽毛之妖青之赤祥人病犬禍皆然而有不足畏也修吾人事而已矣商雲景星祥風甘露繼日而至丹芝瑞蓮神爵騶虞不曠月而出不足矜也民之治亂如何而已矣或曰杰則易之此謂吉凶禍福而可以前知者如何曰人事有將杰之理深為而難見紛紜而不可一者常人所未知而聖人已逆知之故寄之易曰此時而此為則吉則有慶則无不利則有攸往此

多塞如此哉夫是非定于目前而難以眩者人事也易為而不可詰者天道也彼以謂已能談天聖人必以我為洞陰陽而測變化吾智甚大而吾季甚遠為力甚近而得者甚高且有難詰之幸此如畫師喜為鬼神而憚為狗馬以鬼神難知而狗馬易較故也嗟乎高者入于象數卑者入于理名而聖人之旨固已微矣夫聖人之易豈止作豐器與後世為古法而已耶固將以利天下也卦之不同一卦之体當一時之事也治亂宜進宜退也晦明宜剛宜柔也上宜為宜否偶其時合其事曲折方安至人皆有術以處之故出沒于天地之間而利不能誘禍不能往惡不能垢吝不能驕小以之治身大以之治天下无異道者斯則聖人以有用而為之矣因人以及三才可也季者奚獨以象數為哉

易論中

或曰易之所以為易吉凶禍福而已矣吉凶禍福見於象數者也今季易而不為象數又何以知吉凶禍福之所自耶曰有天之禍福有人之禍福有天之吉凶有人之吉凶君子信乎其在人者不治乎其在天者天之此為人者此不能為人此為天有不能為日月星辰之運動風雨霜露

之時不時此天之此為也禮樂之興壞人倫之廢起賢愚之貴賤通塞時世之改易物之聚散兵之成敗此人之所為也天能自為其所為而不能為人之為人能自為其所為而不能為天之為故天雖神不能勝人人雖靈不能勝天此天人之成也而世之妄者持天以勝人其言雖乎巫史卜祝星工曆季辭妖幻和之間以謂吉凶禍福如有神物在上瞰天下之衆而司之者溺乎小數而泥乎大道或者率仁以勝天曰吾可以御日月星辰之災而召風雨霜露之和使答我如響此之謂于天人之取比于雖忠信力爭于紂則死微子捨之而去則存季路雖暴無明天子矣諸侯則盜而壽人歆天歆天下之事不滿于求而異乎此素期者亦世人未之究耳而皆謂之天至于淺丈夫一金之得失曲士一祿秩之進退莫不指天以為託天何預於此哉故達者略幽而視明求形而不察影木石之怪羽毛之妖青之赤祥人痾犬禍皆然而有不足畏也修吾人事而已矣商雲景星祥風甘露繼日而至卅芝瑞蓮神爵騶虞不曠月而出不足矜也民之治亂如何而已矣或曰杰則易之所謂吉凶禍福而可以前知者如何曰人事有將杰之理深為而難見紛紜而不可一者常人所未知而聖人已逆知之故寄之易曰此時而此為則吉則有慶則无不利則有攸往此

時而此為剛凶則有房則有悔則无攸利而事之必至者耳碩其多岐而常人疑之以為其狀若變化矣何預于此哉 季易者未能極人事而致乎天地陰陽非易之本旨也

易論下

十翼皆孔子之言乎不得而知之也然而有疑焉其所謂序卦者自韓康伯已明其非易之蘊而未明其所以非也何謂耶夫三才之交錯万事之終樞未嘗有独行而无徒唱之而无應者是故剛柔相配消長相隨天地陰陽也小大相承疆弱相長夫婦父子君臣也善惡相返治亂相易君子小人之分也禍福相生盈虧相旋物理之進退也二二而同出如晝夜之相代寒暑之相從黑白之不能不相資也有剛必有柔有消必有長故言天必言地言陰必言陽有大必有小有過必有弱故言夫必言婦言父必言子言君必言臣有善必有惡有治必有亂故言君子必言小人有福必有福有盈必有虧故言進必言退此事之常而作者此不可遺也故配偶而言之則理恒而易明離合而雜牽之則混亂而不可考夫易卦之序豈非二二而相從者乎今夫上經之卦乾天坤地故乾對坤也氣之始蒙識必始故也對蒙需和而訟乖故需對訟師憂也比樂也故師對此小畜以

陰而制陽履以陰而承陽故小畜對履泰故對否同人明於外有大明于內故同人對大有謙自小而豫自文故謙對豫隨少為而蠱多事故隨對蠱臨下對觀上噬嗑之明獄對賁之明政剝對復無妄之剛動對大畜之剛止頤養之中對大過之過坎之水對離之火此上經之次也下經之卦以咸之動對常之靜以遯之陰長對大壯之陽長以晉之明對明夷之暗以家人之同而異對睽之異而同以蹇難對解通以損對益以夬之五陽決一陰對始之一陰過五陽以萃之聚而來對井之進而去以困之在下而塞對井之在下而通以萃之爻之用對鼎之爻之器以震動對艮止以漸之女吉對歸妹之女凶以豐之附而光對旅之單而隱以巽之順對兌之悅以渙之散對節之收以中孚之誠在中對小過之行在外以既濟對未濟此下經之次也不惟其義之若是現其九六奇偶之畫或上或下或相近或相生以兩之而為此則易卦二二而相從豈不甚明哉今夫序卦之文蓋不協矣有義之苟合者有義之不合而彊通者是豈聖人之言抑季者究之而自知其不可以徧奉也季易者知夫所謂二二而相從則於三才之淵万事之變可以心通而得易道之半矣

春秋上

言春秋者何謂其妨、不決也病在於好奇而不好道好名而不好實公羊曰左氏出於此矣我之說不可復出乎此乃出乎彼穀梁曰公羊出於彼矣我之說不可復出乎彼乃出乎此至於駒夾董仲舒劉向劉歆何休賈逵伏處杜預范甯尸子啖趙陸淳之徒莫不皆然有出乎彼我必出乎此有出乎此我必出乎彼一彼一此惟求異於季者而勝於前人所異者謂之新意有所同者謂之沿襲此春秋之季所以支离而不一聖人之意所以晦而不明者乎公羊家曰春秋褒貶在乎日与不日与不月与不月為在氏者曰否穀梁家曰春秋之褒貶在乎書名書字書氏書人書國書爵之間耳或曰非也至後世之顯儒各守其意迭相姍笑操矛而相攻者不知幾人師弟子異論而父子異季嗚呼孔子大法孰送而一之昔者周既衰微王者不能奉其法台陵踐土之盟而天下之政在諸侯鷄澤溴梁之會而天下之政又在大夫大抵肆欲妄行与无王同故孔子作春秋以寄王法蓋誅天下之不臣者也故春秋以王法為本曲直善惡次之不奉王命而戰爭盟會則曲直善惡皆為春秋之罪人奉王命而陷于惡則罪在上而不存下此春秋之本義也有如文武為王同台為相坐明堂而治天下之諸侯俾焉有兩諸侯不以王命奉兵以相殘王者執而治之則將誅

其不以王命而起兵乎將賞其直者而刑其曲者乎又將偕誅之乎又有諸侯或列國之臣棄其宗廟社稷之祭祀踰疆喪職不以王命禮典而盟會者紛紜於天下王者治而止之將誅其未命而行乎將賞其有益有為之乎此譬之人子奮呼祖祿持挺鬪爭而相拮擊於父母之前使良有司者治之必且罪瀆上亂禮之惡而未暇及所爭之曲直也人譬之人子不告父母而行以逐利於千里之外使矣父兄者訊之必且罪其輒往亦未暇問利之得失也如此以治春秋豈不簡約而易明哉故季者之惑有二一曰忘大法較曲直二曰棄顯義求微之曰圖曰入曰侵曰伐曰滅曰戰齊魯之相兵晉楚之相陵曰朝曰聘曰盟曰會諸侯之相從大夫之相交乃其不以王命則其罪固不容誅於聖人之筆矣此之謂大法捨此而規規蕭、辨其小善小惡此之為曲直人君人臣非義不道之季孔子未嘗沒其實曰賊曰盜之類觀其所書而見其惡其為賊也足矣此之謂顯義捨此而煩為之說欲格之以日月名字之例其例或與善惡垂迕而不協則又以曲辨而妄意之此之謂微文治春秋者提大法而信顯義則於至人之意瞭然而無所惑矣

春秋論下



聖人之道惟其是而已矣天下之事不一聖人所以行之者圓方橫和  
下曲折或抑或揚或微或章而一趨於是孔子曰言必信行必果硯  
小人哉又曰可與孝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  
夫叔之為名何哉猶物之在叔能不失其輕重而已矣仁義孝悌忠信  
道之大經也君臣父子夫婦人倫之大經也聖人之所以短妨長不以  
短長皆順小大皆應其歸於道也易而直不辛而有梗不平于其間不  
以借得則必捐小以從大略短以圖長不殺則不仁則殺之者所以為  
仁也不取則不義則取之者所以為義也遇鄉人之長者俯伏而拜之  
長者仇其父則挺刃而追之何哉輕重後先之次不得不紊也其於  
道之大經蓋未嘗戾也其於人倫之大經亦未嘗亂也此其為不失輕  
重而聖人之所謂叔者矣後世有公羊氏者出他喜言叔受敬教天下  
之臣子一切反經而為功其述春秋多以掩之說赦奸臣賊子偽逆之  
罪使後世莫務為正而肆其邪心夫亂聖人之道或者輒假此以起  
非常之過抑倚公羊氏之語勇為而無所疑事有不屬于中不入于  
正則曰吾以為叔耳常人不吾知而吾亦弗恤也小則盜國大則攘  
天下詐者得成其志亂者得逃其誅是儒者言叔之罪矣彼孔子語  
人者不曰季子後適道適道也後立

也後叔輕重而行之孔子以遠道為叔而公羊氏以反經為叔欤或曰  
孔子於其下又繼之以遠詩唐棣之辭以明反經之義豈不謂之也  
哉曰非也可與立未可與叔向斷孔子別言遠詩之文曰唐棣之華  
偏其反而豈不尔思室是遠而彼作詩者因兄弟之乖離而喻之以  
唐棣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益云兄弟之未親已之孝悌不至  
耳意謂詩人之失辭此何以剛而不取也而釋者附之於叔以符公羊反經  
之說豈不妄哉故以謂公羊氏言雖辨而實聖人之罪人春秋之巨蠹

禮論上

嘗讀戴記其言禮樂詳矣高出於太古深入於无間窮乎天地之際  
汪洋渺漫殆不可知而後及於用季者觀之或疑其張大禮樂而為  
之教求其所以也莫非必也之義也季者之言曰禮樂者非天地之  
出非人之造樂為聖人憂亂而矯為之不得已而人從焉者也人之  
欲樂從於不季而能者情欲也聖人拂人之欲以就乎善抑抗詭切  
天下之眾以入手禮是聖人之術也若是則戒夫天理賊乎道本而  
後以為聖人矣豈誠賊天理道本而為聖人耶夫莫大於天下長  
莫長于万世天此无者雖至不能彊之使必亡今天禮也先天地  
而不見其始窮今古而不見其終傑者不得

而逃暴者不得而滅惟其与人俱生原於自然而後能也故圣人知礼樂之出乎天地情性之所自有故因其理而適之探其本而文之不得則已行之斯成不言則已言之斯立大可以被天下久可以傳万世桀紂率天下之人而赴情欲、以絕禮、不絕而桀紂也秦楚圣人之書而樹已意欲以絕礼、不絕而秦也莊列之虛鬼楊墨之僻和申商之殘刻秦儀之詭偽王樂之浮曠黃鼓其說馳騖於礼之外欲以破礼、終不可破而數子者後世不可宗礼非出於自然而何也晉有阮籍者知礼之足以爲治而不知礼之原其言曰礼豈爲我輩設哉抑亦妄矣彼亦无他、以己之厭礼法而謂君子皆然觀薄世之溺夫歆而謂聖人之事不足樂特爲侈論以高天下也虛无之說勝而晉也斯籍輩爲之耳故礼者生於古始成於圣人小人復情以歸礼君子循性以安礼智者待礼而後尊愚者待礼而後存人之生於礼之中宕泆而出於礼者也鮮介之生於河海之中躍而高於河海者死此礼樂所以爲天下命也故曰故礼必本於太一又曰必本於天又曰天尊地卑居臣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小大殊矣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則性命不同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如此則礼者天地之別也知此者其通於誠明之季乎

礼論中

礼生乎天地出乎人心循乎性發乎情其斯以爲本人不能無生有生故有父子人不能無長幼有長幼故有兄弟人不能無匹偶有匹偶故有夫婦人不能不相親相親故有朋友人不能無疆弱有疆弱故有君臣故父子兄弟夫婦朋友君臣之礼其本則天地生之其節則圣人爲之也曰飲食之欲而饗食之礼作曰男女之情而冠婚之礼作因其死歲生哀而喪祭之礼作因其羣聚嬉樂而射鄉之礼作故饗食冠婚喪祭射鄉之礼其本則人心固有之其文則圣人爲之也凡天下之人利害不相稽則秦楚之人而讓怵乎利迫乎害則骨肉之戚而爭則是讓出於心爭出於事也讓出於心爭出於事則讓自中起而爭自外來也凡天下之人有餘則讓不足則爭有餘則讓則是讓出於自志不足則爭則是爭出於不得已也此礼讓循乎性而有也凡小人之情雖奮拏攘攪而得之然或有愧於其色是奮拏攘攪者其偽而愧赧者其真也此礼讓依乎情而生也故礼之本非天地不目礼之節文非聖人不備循乎性依乎情交乎語言動乎容貌浹乎四体將之以辭讓濟之以物求悠尔而順翼尔而同方洋溢乎天下雖欲止之不可能也礼生乎天地而事天地出乎人心而治人心循乎

性發乎情而安性情此之謂反本豺獮有祭祀雉鴛有妃匹蜂蟻有君臣  
鵲烏有孝慈鴻鴈有行列次序夷狄有喪葬声乐天地之氣全於人不全  
於物故物得其偏人得其正聖人之功及乎中國不及乎夷狄故夷狄得  
其粗中國得其詳人可貴也禽獸可賤也中國可貴也夷狄可賤也中國  
之人而不能禮則不能勝於禽獸夷狄之謂樂其可賤而忘其可貴

禮論下

自秦焚書之後孝者不得完經亡者已亡而存者大抵皆雜亂已不可全  
信漢之儒者各守所見務以自名其家必有非聖人之言而設之於聖人  
孝者謂聖人之重也不敢輒議又從而傳師之故五常之道為之不明斯  
教之大害也孟子曰吾於武城取二三策而已孟子先秦而去孔子未遠  
猶謂古書之不可盡信况秦火之餘哉五經他禮樂猶為秦之所惡絕滅  
幾盡今之禮經蓋漢儒鳩集諸家之說博取累世之殘文而後世立之于  
孝官夏商周秦之事無不統蓋不可以盡信矣嘗觀禮運雖有夫子之  
言志其冠篇言大道与三代之治其語尤雜而不倫夫聖人之所以持萬  
世与天地長久而不變者君臣父子而已矣苟无君臣父子則疆者攫搏  
弱者駭罷動而愁息而盱盱人之竟將為禽獸之計勝其禍亂何如哉

故楊朱為我墨翟兼愛卒以其說敗天下置天下之民於禽獸賴孟子出  
力而攘之志後君父之教明聖人之道復存今其言曰大道之行也天下  
為公人不独親其親不独子其子如是而謂之大同又曰大道既隱天下  
為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如是而謂之薄俗又曰禮義以為紀以正君臣  
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婦如是而謂之起兵作謀賊亂之本以禹湯  
文武周公之治而謂之小康鄭氏釋之又以老氏之言為之證薄禮而厚  
忠信嗚呼禮不出于忠信而安出哉鄭氏之季如此而尚有此言豈謂  
聖人之禮生於詐偽者耶有天地則有生民有生民則有情欲有情欲則  
有爭奪民与天地同時而生情欲与民同時而生事与情欲同時而生故  
雖太古不能無事若版泉涿鹿之戰炎帝之虐而敗師摯之放而亡此其  
亂虐之大者餘皆久遠茫昧而不傳泯滅而後世不待聞之古之時未有  
城郭宮室則民皆有一旦之憂未知為耕織則皆有寒飢死亡之患未知  
為兵則若豺狼蛇豕一鬪未有書契則上之教令不行於下下之情訴不  
通於上由聖智之人繼出日除其凶害歲與其利是故器用至後世而  
益便礼法至後世而益詳人灵益尊万物益不勝有欲為治者不待創設  
而治天下之具明備周足不是一物矣而世之妄儒忽近而歸遠輕其所

見而重其所聞率以為後世之治不及太古必竹簡而書俎豆而食履古之為服古之服生於茅茨之下志後以為高誦空言而忘治亂之大數是拘僻之病已故大道小康之說果夫子之遺言則是聖人之道有二也荀子曰文武之道同伏羲王者有意於為治居今之時用今之器而述五帝三王之仁義以安天下之民是亦五帝三王而已矣

### 詩論上

五經之道易可以潛而書可以彰春秋可畏而詩可樂禮度而不可踰其辭不同而為道一也世之學者常為福利毀譽之所憚得之則止是以志之而不能詳冬之而不能極其義知其文而不能知其道故五經之道益微嗚呼安得外福利遺毀譽之人而使之卒哉堂觀於古君臣之相諭兩國之相交君子之言已志未嘗不稱詩溫乎其可愛也至後世禮樂偕亡而後詩道廢又存而聲不傳章句之師多而義不明紛於蟲魚草木之間而未聞心通者釋詩者莫若毛鄭毛之說簡而深此河間獻王所以高其季也至鄭氏之釋繁塞而其失愈多夫鄭氏之季長於禮而深於經制至于訓詩又以經制言之詩性情也禮制也彼以禮制詩是業過而議性情也此其所以繁塞而多失者歟綠衣之詩而鄭氏以為稼不諫亦入

而鄭以為入於宗廟狼跋狀周公安閑自得於認疑之中故有公孫碩膚赤舄凡之句而鄭謂之公遊庭燎見宣王有怠政之漸而鄭以為不設難人之官諸類此者不可以悉尋豈可謂之知詩耶蓋堂季詩至於治世之作明君良臣相得于上而天下之民莫不各得其計夫耕媧饁擊鼓祭祀相與從事于田畝之間熙熙怡怡無愁苦怨嘆之聲未嘗不慨慕想見其性情嗟乎此真孟子之所謂王政者治至於此而足矣及覲哀亂之時歎悼之作又惘然若有此失也臣之於君欲其覺悟則誘之箴之規之誨之戒之救之惡長而不變則刺之怨之閔傷之憂懼之尚不知止則或疾而或哀或思而或悔反覆而不捨躑躅而不厭故於一篇之中屢致其意其大意要出於其愛君之情而已也矣者之處于世思以其道安亂為治而不以治亂受其志或為正或為受其大要出於仁義忠孝之性而已也其文詰訓詁能釋而講師詁能盡其性情非詁訓詁能明而非講師詁能言也季者欲觀於詩宜先為福利毀譽之所憚浸漬優游先入于道義而後入于性情然後有得于其間矣孟子曰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為得之其性情之謂故

### 詩論下

國風雅頌為風者不為小雅為小雅者不為大雅為風雅者不為頌季者  
以為章句之短長與夫美刺之義不甚相絕而分別若此或曰太師分之  
也或曰孔子分之也是皆未為知詩夫詩者古之樂曲故可以歌可以被  
于金石鐘鼓之節其聲之曲折其氣之高下詩人作之始固已為風為  
小雅為大雅為頌風之聲不可以入雅之聲不可以入頌不待太師與  
孔子而後分也太師知其聲孔子知其義亦猶今之樂曲有小有大  
聲之不同而辭之不相入也作者為之後來者改不能易也孔子未刪之前  
世未嘗惑於四始何哉古樂存而詩之聲可知也樂亡然後季者惑詩矣  
周官大司樂之職已嘗謂之六詩風雅頌乃其音而比興賦乃其體季札  
觀樂於孔子之前而有國風雅頌之名于時諸侯賦詩以相樂者未嘗敢  
歌頌歌大雅者亦謂之僭則古樂未亡之時詩已班班而有次第豈太師  
與孔子疆分之耶至孔子之時新詩復出而多古詩復雜而亂多者刪之  
而亂者正之爾故曰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也夫民能有喜  
怨而不能為詩時之去者斷之以禮義而代之作以著見民之性情故政  
令之訖及則喜怨之聲為之生喜怨之聲生則風雅為之作政令之訖及  
者近而民教狹其詩之體也必小其聲必為風作之者與錄之者固不能

張而為雅也政令之訖及者遠而民聲廣其詩之體也必大其聲必為  
作之者與錄之者亦不能感而為風也故雖之王之德才及於周召二周  
而未及於天下詩人無自而為雅二南是也及其盛也爵雖諸侯而功德  
如天子四方之民莫不歌舞之詩人亦無自而為風之王止雅是也此正  
風正雅之體所以異也豈屬雖無道政令猶可以及於天下其愚足以動  
四方之怨故其詩未為王風而尚為變雅乎王止能踞令畿內民而四方  
之民凡不知有王者故其詩不能為雅而為王風此豈受雅也體所以  
異也禮樂征伐不出於天子列國之君將以恣睢橫行而魯輒為頌此周  
魯之頌所以異也故王者之業因正風正雅而復能至於頌之亡而後至  
於變雅又息而王復為風王為風而諸侯敢為頌周有風魯有頌而春  
秋為之作與衰治亂如循環焉正風正雅王者積功累德始起之也頌  
功德結於民王業之成也大小雅令王可叛而先王之德未可忘先王之  
基業未可頌也王風名為王而實如諸侯也故孔子刪定而錄之先以周  
召之風以起其業次之以邶鄘衛國之風以著其聲又次之以王風以伸  
其誠若曰從此不能正則必繼商而亡也先之以正小雅以見自微而勤  
勞次之以變小雅以見其怠惰而不德者曰先王勤勞如此而後王弗為

何也先之以正大雅以見其盛次之以文大雅以見其哀若曰先王之業如此而後王喪敗之何也先之以周頌以見其治平次之以魯頌以見其王无可頌而諸侯妄作又次之以商頌以見諸侯妄作而不已周室將復為商若曰上有明王彼諸侯安得而盛也政不行而王猶不能奮諸侯盛而王不能自強言胡不觀商之先功德基業如何今而為亡國也一經之体如是而已只猶蕩之一篇之体本刺周室之大壞而正言商惡至其末章又言夏后氏其辭曰文王曰咨女商人亦有言顛沛之揭枝葉未有害今實先撥商鑒不遠在夏后之世以三代之興衰反覆而為諷豈非聖人之意欲扶持全安後世之君申重不已而丁寧不厭者哉

史論上

天生孔子不特為魯雖孔子其憂亦未嘗不在天下也周之未列國爭為雄長而天下騷然苦兵孔子拳手其間欲以一己捍天下之難故不用於魯則之齊之衛之荆之陳之蔡不用於諸侯則欲為政於魯不用於中國則欲為政於蠻夷車馬之過環於四方削跡伐樹流離困厄而不悔至人憂天下之民不得其法而欲行其道如此其勤也孔子之門其弟子皆世之仁矣自顏淵而下惟仲由子貢得聖人之道尤多然而終出顏下者

性有所蔽而弗全也仲由蔽於勇子貢蔽於辨顏淵終日靜然而孔子亟稱之以為近已而仲由子貢或矜其勇辨孔子未嘗不屈折其氣而誠之也孔子發聖人之道息天下於是蓋亂諸侯務相吞滅爭地逐利兵滿於天下不復知有仁義一切以收謀詐力相高故輕險之士乘時而出摩吻淬舌起為縱橫之說以聳躄暴鸞之君而邀取勢利視民之死於兵如糞蟪蛄而曾不為之頓顛故蘓張范蔡陳軫樓緩樗里甘茂商鞅韓非之徒皆長於揣摩辨說而當時踴為矣智以固哀世之亂人也嘗讀司馬氏史至于數子列傳未嘗不嘆憤以謂或與孔子同時使孔子有殺討之權必不先少正卯而後數子及讀孔子弟子傳乃以為齊將伐魯而孔子私于父母之國使子貢游說於外者凡十年存魯亂齊亡吳霸越而彊晉子貢一出而五國皆有變細觀其所以說之辭則殊淺陋闕誕又非有策畫可以動五國嗚呼聖矣而肯爾為耶迂有史才而不入於道又其著書多采戰國策楚漢春秋以博其辭意其六國楚漢之間有僻士者戲弄文墨附著之孔子子貢以為小說而耀世迹其說從則童子可以不惑而司馬氏輒為之信尚而收採之歟五國之變亂其事皆載於左氏傳未聞孔子子貢之為人也孔子雖欲苟全丘墓之國使數國之民皆死於兵手昔者

楚昭王亡子曰楚人亡之楚人得之又何求焉子聞之曰惜乎其不大也不曰人亡之人得之何必楚也豈聖人之心已私其里人而移禍於他者皆小人之情活一鳥獸殺一鳥獸愛一草木害一草木厚其妻孥而暴其家厚其家而暴其鄰厚其隣而暴其鄉國中人之訟不為而謂至人私魯而殘天下手不表其非而出之則後世庸季必有疑縱橫家自至人之門而出者矣

史論下

自古史才為難下左氏而得司馬遷下司馬遷而得班固至於范曄陳壽之後又為班馬之亞其才如鱗之差而不齊也嘗嘆司馬遷如彼其才如彼其博瞻而不能深入至人之道以為己病先黃老後六經高氣使重貨殖則班固既言之矣又世家孔子而不為傳使孔子與陳項爭列欲尊大至人而反小之其所以稱孔子者識會稽之骨辨墳羊之喉道楷矢之異測橫倍之災斯以為至而已矣一何其鄙陋也及讀班氏史則與遷同其弊惜乎有史才而皆不能完也固能言遷之失而不知己之妄豈非有離婁之明而不見日昃者耶迂之自序已崇分九流矣及固為藝文志述其餘說遂以儒者為道法陰陽名墨縱橫雜家農家分峙而齊驅且其說日

王道既微時君世主好惡殊方九家之術盡出並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馳說取合諸侯嗚呼固以為儒者取合於世而已乎宜固之附實憲而死於非義也夫儒者之術教化仁義而已也使儒者在人主左右得以仁義教化為天下之治則所謂道家者不過為農野居士名法家者不過為賤有司陰陽者食于太史局而縱橫雜墨之流或馳一傳或效一官農家者泥耕玉田奉國賦以樂天下之无事彼得與儒者相抗而為流哉小大輕重之不均不啻若太山與一羽之比也而固一之彼皆剽盜吾儒之枝葉尚未得其正乃尊大之使與道並立於世以增季者之惑仁義之罪人也若莊釋氏揚墨之術雖曲見凌闡無足法者杰其徒皆能張其師持其說故以區區之論而常橫行於天下以諱世而邀寵而至人之教多衰替不揚世以此數溺於大亂實皆季者自戕其道以成眾家者如固出沒於徑術不為不博矣而其識褊狹如此扶持小說為股肱之材而抑儒者之道謂其正出於司徒之官未沒則前世之所以為治者將无仁義教化儒者之道乎至人之徒不務立論有事而後言事已而言已故其言精淳而不妄至班氏而下必欲足其編秩多其文辭捃剽天下之異論以附己意五事以資其言事已而言未已由汗漫汗雜不可考信則聖人之徒道

文而文益高不知道之比：以多言為累故為力雖勤終不能一聖聖人之藩牆其季者之病歟

四子論上

一氣之未判也明者莫能見智者莫能名彊求其所以然字之曰元元有物即有者在謂元物即天地万物莫從而生哉故自然之有混而相与為一一与太虛守此之謂元：判而為氣：判而為形天之旋地之游日月星辰之光運動于上草木之華暢茂于下人之灵也夷狄之荒忽也禽獸之衆多也昆蟲之微也莫不生於元氣之始曰元識之始曰性：之未判也犹夫元也及其判也為志意為情欲為德行為才能為善為惡為昧為明或動而見于外或靜而返於內動靜出入循環而不窮然後擾：焉而多事矣其多事者性之用其元事者性之体也故曰寐然不動感而遂通嗚呼得性而不尽言者其惟聖人乎昔者諸子蓋嘗言性告子孟子荀子揚子韓子五者皆天下之能言者也而其說莫有同者告子曰生之謂性孟子曰善荀子曰惡揚子曰善惡混韓子曰有生而有善有生而有惡有生而有善惡混告子之言則入乎命孟子之言則入乎德荀子之言則入乎情揚子之言則入乎意韓子之言則入乎才何謂入乎命其言曰生

之謂性可生則可死命可以生死而言性不可以生死言也何謂入乎德其言曰人之性善：之名对惡而生而非独有者也由昔者有元益于人而有善於天下者故謂之惡无善於天下而有益於人者故謂之善：有逸也性无逸也何謂入乎情其言曰目好色耳好声口好味心好利骨節膚理好愉佚是感而自然不待事而後生者故謂之人性惡是情也而荀子謂之性何謂入乎意其言曰氣者適善惡之馬夫离性以為意：与氣相輔然後駕氣而之善惡則善惡之地去性也有間矣何謂入乎才性一而才百才可以別而性未可以別也故命也德也才也非性而皆出於性者也非性而出於性犹三才者出於元而非元也雖杰尋其流而推之可以至於性不涉其流而造性之元者聖人而已矣季者欲知性莫若觀聖人

四子論下

聖人之性如何而現之現其道不現其性道者聖人之此言性者聖人之此不言也公道之本而究之以至於其極不現而至於性矣聖人不言性者何故非晦其說而務以惑世未可尽之以言也有形者可以繪畫而知有物者可以摸揣而知有色者可以視而知有聲者可以聽而知有氣者



可以動而知惟性也高於形異於物不入於色不發於聲不假於氣知之則得之弗知則弗得也此其无可以喻也可喻則或非性矣今夫諸子者莫不爭言性性愈辨則愈失愈詳則愈非何哉不思其不可言而彊言之者也風霆无形鬼神无物天地日月无正色土石草木无聲氣於此有人焉曰吾无不能吾能拔風霆之形而係鬼神之迹寫天地日月之正色而呼台草木之声氣其此為者必妄矣性不可言而彊為之言者安得而不妄歟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子貢不聞斯季者可知矣然而圣人雖不言君子不可以不知欲知性必先知道欲知道必觀夫子之文章陶子易之禍福深於春秋之治亂極乎書之仁義達乎詩之孝悌忠信性可以自知矣欲觀海外者談乎荒怪像乎波濤支願沈想馳驚其神於海之外亦不能有所至泛淮湖沂河濟而東則不曰而至於海可以必至也性犹未可以必至也故至於性者易謂之至禮謂之知至箕子謂之皇極而子思謂之中庸文中子曰无所由亦不至於彼道之方也必也无至乎至者不得已而名之耳又可以煩言為之哉曰杰則孟荀楊韓皆非耶曰四子者其蔽在言性近乎性者亦莫过乎四子之說也季者觀四子之所言而思圣人之說不言則自

得之矣

聖宗文選全集卷第十八

聖宋文選全集卷第十九

李邦直文

唐虞論

唐虞載堯之治曰謀於四岳、為憂其天下終身而不得寧載舜之治  
吁俞疇咨以盡萬事之憂而又巡狩天下遂老於蒼梧禮樂兵刑雜然  
之而各有條理觀其勤有过于堯者是不為无為矣而孔子嘗曰大哉堯  
之為君惟天為夫惟堯則之傷、乎民无能名焉魏、乎其有成功也煥  
乎其有文章又曰无為而治者其舜也故夫何為哉恭已正南面而已矣  
孝者嘗惑于此夫虞書之所載者治之迹而孔子所言者治之神也何謂  
其迹也夫營為動作之由已莫过乎人今完安无疾之人手可以執足可  
以馳耳目可以視听而腹心可以慮欲有所措无不應者皆可以有為之  
矣則以為營為動作莫不出乎已及詰其極究其所以能然者則雖智者  
犹不能自知也故曰已而可為者迹也不自知其所以然而然者神也天  
地之化氣之所春而之所濡莖葉之勾直長短圓斜狹大華實之濃淡芬  
芳臭色之不齋味之衆多莫不各足其形一陽之所温一雷之所震飛者  
躍者巢者穴者吟者默者或鱗而泳或翼而升或毛而羣或介而潛莫不

各足其分此人之所可見也此化之過也詰其何為而能然而誰為之者則明哲所不能計智巧所不能近雖聖人莫之或知也此化之神也人之可以自為者猶不能自知變化之出乎天又果知天之能自知其所以然耶故聖人法道以為用俸神以為治溟濔真撲漠然而全陶然而遂万事不能滑其中安而有餘如遺天下者天下之人鼓舞之而不乏用之而不知自化也自安也自悅也自威也則終日言而如未嘗言終日為而如未嘗為此堯舜之所以為大也彼昧道者不杰一君之心兩耳目之聰明耳而臨四海之廣祿之繁故御之以智慮之以力矜其健察作其兩辨雕鏤百為咻噢万状焦然日置天下于其胷中而又為情偽喜怒之所紛亂智索力殫矣而天下蒼然方不可勝理則醇且醜怨且詐保者為之僅得小治而已矣安能如嚮堯舜之治耶孟子曰王者之民皞皞如也霸者之民驩虞如也知此然後知堯舜矣故大聖人之為治雖有為于外必無係于心藏其神致其用使天下之人莫能窺已之涯謹趨奮起以為俾故靜而不爭所謂無為之治也後世王者闇乎有用樂于無為不知堯舜之神其化則又欲以標枝芻狗治天下溺入于老釋道遠矣咸之說兀為宴坐于深宮以待天下之自治是為知孔子之所謂無為者歟

### 三代論

楊雄班固王通之倚莫不以三代諸侯為久安之術而罪秦之郡縣至柳宗元獨曰古之諸侯聖人之意非不欲去也之勢不能去也以為其治不若郡守嘗究之矣夫王者起乎高危而以一姓孤立于四海之上一姓之安危乃天下之所以為治亂死生也夏商周之君相傳者數十世雖有屈彊之諸侯時不免于戰伐然以未常有流血天下兵火之禍如後世者凡二千年而才三易姓必有其大惡如桀紂至如湯武又其祖宗之著德甚久然後可以集有天下之諸侯自秦至于五代覆亡之宗孫焉如風中之槁葉生民數陷于大禍則是諸侯之前民數百年乃一擾而受侯置守之後天下之人常慄慄焉而無所係也論者多取周季戰伐之紛亂以為建侯之罪夫出后懿夷之王較其昏暴王之于郡縣之時非莽卓盜之則陳項有之矣惟其諸侯之固各掘土疆築疆者未能并服而為一故哀亂而周不止也論者又取晉之宗室羣兵相殘以為鑒夫以惠懷在上政亂于中而號令不行于天下于時謂之五市又使不義之君得羣兵以擊義固其微闇不道雖糜爛而不足道怪也其所以未止而再集于元帝者藩固之勢也故上有明天子則諸侯而治郡縣而治為上者非其道則諸侯



昌大于唐室至後世而不可破後之仁君將復存以仙亡其國者矣

西漢論

嘗觀西漢之君大抵承秦之餘以剛斷明烈為任文景武宣皆有君人之至堅宣帝以孝元柔仁知其必亂天下已而果然夫人君之氣必主于剛其柔仁者濟物之變補事之隙時為之用耳不可以為常也故君者天也陽也其明日也其令風雷也天健而運日實而麗雷烈而威風動而无過四者不廢廢然後可以生万物而齊變化陽不足則天有時而裂日有時而虧雷或不發而風或不播休施鬱塞之氣極而妖厉災疾作于下至于昆蟲草木莫不蒙其疔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疆不息又曰健剛中正純粹精也剛健純粹此所以為天之體而為君之德乎高祖最剛而最明故其基宇廓大而宏遠不可以垂其餘勝遺烈足以震動天下之耳目而制大臣之心故惠帝孱懦高后女主哨于蕭戶之間而嬰吟平勃之徒懼衣而趨文臂而受戕莫敢先後而不率至文景之為君其治出于恭儉仁恕杰其君臣之間尊嚴而甚可憚繼之孝武雖侈且虐生民之德屠于兵大臣之夷滅于法者凡且太半天下之怨可謂極矣而能與礼樂降儒學托上傳祚為漢英主孝昭幼而明斷故燕王蓋主桑羊上官謀殺

而中敗不得有所措孝宣承之嚴刑名而責功實天下遂至于太平以六七君者亦非有完德具美也事之失度而適中者不為寡矣然且不失為治教化以之行社稷以之強固非以其有人君之樂主之以剛德而杰耶元成哀平固未嘗有顯惡大過暴不君桀紂淫不若出屬後以濡弱偷墮無剛明之氣終不能一奮人主之威卓然有所立惜以至于此可不惜哉有天子之仁義有大臣之仁義有匹夫之仁義天子兼万事之綱持者則其失其所以為大則天下无所恃而奸權嬖倖特以朝廷為戲維持牽制實亂人主之所為各任其私意以暴民而侵掠天下人主雖不貪取而天下不勝其困人主雖不好殺而天下不得其生賢君則不然以為忠信孤遠之臣待我之剛杰後得以立至弱之民待我之剛杰後得以振其剛明以疆本而威裂使内外大小皆有所恃於上而天下不勝其樂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帝罷之四方有罪无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武王之剛也鑿乎西漢之存亡治亂則君之剛德可一日而廢之哉善觀君德者无取其一善一惡要其有人君之樂而已矣

牽制刻本

牽制刻本

心夷伏而專為匹夫之仁處士之行拳杰以小庶細謹自

持者則其失其所以為大則天下无所恃而奸權嬖倖特以朝廷為戲維

取而天下不勝其困人主雖不好殺而天下不得其生賢君則不然以為

忠信孤遠之臣待我之剛杰後得以立至弱之民待我之剛杰後得以振

其剛明以疆本而威裂使内外大小皆有所恃於上而天下不勝其樂書

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帝罷之四方有罪无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武王之剛也鑿乎西漢之存亡治亂則君之剛德可一日而廢之哉善觀君德者无取其一善一惡要其有人君之樂而已矣

昌大于唐室至後世而不可破後之仁君將復存以仙亡其國者矣

西漢論

嘗觀西漢之君大抵承秦之餘以剛斷明烈為任文景武宣皆有君人之至堅宣帝以孝元柔仁知其必亂天下已而果然夫人君之氣必主于剛其柔仁者濟物之變補事之障時為之用耳不可以為常也故君者天也陽也其明日也其令風雷也天健而運日實而麗雷烈而威風動而无過四者不廢廢然後可以生万物而齊變化陽不足則天有时而裂日有時而虧雷或不發而夙或不播休強鬱塞之氣極而妖后災疾作于下至于昆蟲草木莫不蒙其疔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疆不息又曰健剛中正純粹精也剛健純粹此所以為天之體而為君之德乎高祖最剛而最明故其基宇廓大而宏遠不可以垂其餘勝遺烈犹足以震動天下之耳目而制大臣之心故惠帝孱懦高后女主喑于蕭戶之間而嬰吟平勃之徒懼衣而趨文幄而受戕莫敢先後而不率至文景之為君其治出于恭儉仁恕杰其君臣之間尊嚴而甚可憚繼之孝武雖侈且虐生民之徒屠于兵大臣之夷滅于法者凡且大半天下之怨可謂極矣而能與禮樂降儒學托上傳祚為漢英主孝昭幼而明斷故燕王盭主桑羊上官謀殺

牽制刻本  
牽制子

而中敗不得有所措孝宣承之嚴刑名而責功實天下遂至于太平以六七君者亦非有完德具美也事之失度而適中者不為寡矣然且不失為治教化以之行社稷以之強固非以其有人君之樂主之以剛德而杰耶元成哀平固未嘗有顯惡大過暴不君樂付淫不若出屬徒以濡弱偷墮無剛明之氣終不能一奮人主之威卓然有所立惜以至于此可不惜哉有天子之仁義有大臣之仁義有匹夫之仁義天子兼万事之綱將以制中國而馭夷狄而專為匹夫之仁處士之行拳杰以小廉細謹自持者則是失其所以為大則天下无所恃而奸權嬖倖特以朝廷為戲維持牽制亂人主之所為各任其私意以暴民而侵掠天下人主雖不貪取而天下不勝其困人主雖不好殺而天下不得其生賢君則不然以為忠信孤遠之臣待我之剛杰後得以立至弱之民待我之剛杰後得以振其剛明以疆本而威裂使內外大小皆有所恃於上而天下不勝其樂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帝罷之四方有罪无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武王之剛也鑿乎西漢之存亡治亂則君之剛德可一日而廢之哉善觀君德者无取其一善一惡要其有人君之樂而已矣

東漢論

聖人之所以畏有天下者無他得其民心而已矣末世之所以失之者喪其民心而已矣民心之所欲歸兵不可以驅而散其所欲去利不可以誘而還也其事至近而所繫至大其說至易見而智士時有所惑也西漢之亡也其君非有苛毒加于民特以柔闇而充決承之以幼懦主之以母后聰明威令不能過房閹之外而天下之柄奸臣得以盜而有非漢之失民非民之厭漢也及化為王民有王田之擾有六筦之侵師旅興于前旱蝗繼于後夷狄攻其外寇盜攘其內使天下之民潰裂四出而不知所從遂以攻莽而亡之當是之時民苦其亂而思嚮時之安以為能安天下者劉民而已耳故聖公起于荆孟子起于海曲王即起于趙劉永起于睢陽伯

孟刻本作益

孟子刻本仿多思子

丁劉氏奮提以為器揭衣以為旗徒步振呼而即國之為之用雖有隗器公孫述張步之徒相与馳逐奮取卒

所以得之者劉氏也及天下定于東漢而百姓果得其所歌以光武之至顯肅之明其治皆雜于儒雅而陰帥重道修奉禮樂以率其民之異行為義者几多于三代湯安之後女主權臣常握禍福之柄民之所以未入于塗炭者行義之臣奮不顧死力爭于朝以折孽邪之鋒也及桓靈繼統

按掌刻本

按掌刻本

起同日而應者三十方何盜之多耶民以為漢德不若黃巾之可從也

宦官之勢愈烜赫于天下矣而矣者終不為之少屈彼矣者之盛于下知其必能再起到氏之治而不利于已誅其一人則死者一人而已未足以痛杜其後而為忠信之戒也乃目之以鈎竟誅余禁錮天下之美人處士殆其禍蓋不減于秦又以宦官子華為民之牧宰侵掠殘困民焦然不知為生之樂莫不按掌捩腕疾視其上欲漢之亡者蓋十九矣故黃巾一起同日而應者三十方何盜之多耶民以為漢德不若黃巾之可從也

魏論

而拒厲彼一表為可歸耶誠以表氏繼世為漢三公其所出力而排禍難者德有多于劉氏如此而已以此知劉氏之見絕于天下也孔明承之義欲以臣之蜀為光武之齊信大義而復之于漢其名雖盛而四方莫應豈非民心去漢而然哉勤苦艱難終不能以亟定是非昭烈之罪桓靈之惡怨于民心之深也其如霸蜀之業則孔明之才力致之與魏吳他姓之與者蓋苛耳非有思漢之功也西漢亡而復之易東漢亡而復之難民心之去就可不畏故書曰民可近不可下故王者之禍莫大于失民心或曰漢之興亡天也非人事也是烏足以知治亂

東漢論

聖人之所以畏有天下者無他得其民心而已矣末世之所以失之者喪其民心而已矣民心之所歆歸兵不可以驅而散其所歆去利不可以誘而還也其事至近而所繫至大其說至易見而智士時有所惑也西漢之止也其君非有苛毒加于民特以柔闇而无决承之以幼懦主之以母后聰明威令不能過房闈之外而天下之柄奸臣得以盜而有非漢之失民非民之厭漢也及化為王民有王田之擾有六筦之侵師旅興于前旱蝗繼于後夷狄攻其外寇盜攘其內使天下之民潰裂四出而不知所從遂以攻莽而亡之當是之時民苦其亂而思嚮時之安以為能安天下者劉民而已耳故聖公起于荆孟子起于海曲王即起于趙劉永起于睢陽伯升起于宛皆唱之于劉氏奮挺以為器揭衣以為旗徒步振呼而郡國之衆雲集霧聚莫不為之用雖有隗器公孫述張步之徒相与馳逐奮取卒所以得之者劉氏也及天下定于東漢而百姓果得其所歆以光武之至顯肅之明其治皆雜于儒雅而陰師重道修奉禮樂以率其民之異行為義者几多于三代焉安之後女主權臣常握禍福之柄民之所以未入于塗炭者行義之臣奮不顧死力爭于朝以折孽邪之鋒也及桓靈繼統

孟刻本作益

按掌刻本

宦官之勢愈烜赫于天下矣而矣者終不為之少屈彼矣者之盛于下知其必能再起劉氏之治而不利于己誅其一人則死者一人而已未足以痛杜其後而為忠信之戒也乃目之以鈎竟誅余禁錮天下之美人處士殆其福蓋不減于秦又以宦官子弟為民之牧宰侵掠殘困民焦然不知為生之樂莫不按掌按疾現其上欲漢之止者蓋十九矣故黃巾一起同日而應者三十方何盜之多耶民以為漢德不若黃巾之可從也及漢之已亡所謂袁紹袁術者以庸之材几有天下之半人歸之者襁負而相屬彼一表為可歸耶誠以袁氏繼世為漢三公其所出力而排禍難者德有多于劉氏如此而已以此知劉氏之見絕于天下也孔明承之義欲以匡之之蜀為光武之奇信大義而獲之于漢其名雖盛而四方莫應豈非民心去漢而然哉勤苦艱難終不能以亟定是非昭烈孔明之罪桓靈之惡怨于民心之深也其如霸蜀之業則孔明之才力致之与魏吳他姓之與者蓋苛耳非有思漢之功也西漢止而漢之易東漢止而漢之難民心之去就可不畏歟書曰民可近不可下故王者之禍莫大于失民心或曰漢之興亡天也非人事也是烏足以知治亂

魏論



孟軻言王道之常賤利而本仁義當世之諸侯皆謂之闕疎而後之季者  
以或疑其為空說以示訓當觀之先鈍而後利王之易者莫若仁義之  
為用小利而大拙力殫而功少名敗而實從之者莫擊于權謀也周既亡  
而秦能一天下之諸侯秦之亂高祖起兵才五戰而天下定于漢西漢之  
業為莽所盜者十二載而世祖與世祖之與三年而後為東漢高光之建  
業一何其易也基宇一何其宏大也傳之子孫又何其長也東漢之亂豪  
傑拋國而虎爭善用兵者莫过于魏武建安之元始迎獻帝以入于許自  
是中國之權歸于曹氏官賞兵刑紀綱号令莫不自曹氏出漢帝孱守  
空器而已于時取之易若拔一毛然而止能集天下之勢故不敢取用  
天子禮樂者凡二十五年而身終于北而及不受獻祚四方之君者三魏  
一再傳而其政已為司馬氏所有現魏武之建業一何其雄也基宇一何  
其狹也傳之子孫一何其物永也豈謂魏武之用兵不及于高光耶謂天  
之意不欲天下之亟定于曹氏耶謂用兵不及于高光則魏武固能兵矣  
謂天之意不欲天下之亟定則天下之厭亂不為不久矣何難易小大長  
短之不相若也如此常以謂天下大物也不可以說禡服不可以威力御  
有偽而霸無偽而王有偽而享國無偽而享天下彼高祖世祖之所以

雖蹇裳奮劍馳逐而得之然皆有仁義之資忠厚之量故人心易一載  
而成大業已成而天下恬不復搖動魏武則不然其治身其任且其使  
民其取天下一本于詭譎威力無復錙銖仁義忠厚之實是以孔融楊修  
誅死而不肖臣荀彧感恨暗噎而斃天下義士雲長之徒掉臂而徐去管  
寧之屬浮海而避之唯得巧詐之士而占之共國競為憂窮發之爰故  
雖虜張秀走二袁擒呂布敵高幹戎旗北指而烏丸蹋頰為之破兵鋒西  
向而且堪起遂為之平有智者莫不憚有力者莫不屈兵強戰勝而天下  
益疑之思占之為設用力勤于二漢而土分于吳蜀垂業至于三世而運  
奪于宣景何哉失之于險害刻薄而不以仁義忠厚抚天下也人之形可  
劫而人之心不可劫人之財可掠而取而人之心不可掠而取天下之士  
可以強而兼而天下之心不可以強而兼迅疾不讓怒若風大者雖逸必  
緩歎其人而得之者雖得必失得民之心者不欲有民而民必歸之大國  
之賈出其貨財貿易于厚市待之以信守之廉以意思閑緩如不欲多得  
者故利之歸也愈厚其為富也必久有貪賈者持券如受化周利如寇攘  
人由是莫敢占之賈以至于飢而死孟子曰苟行仁政四海之內皆率首  
而望之欲以為君魏武何知為孔明之為蜀先以仁義治其國後以仁義

之聲動天下三州奉土以歸于我而輒不取是以一卒而魏之君臣相聚而憂當是之時民心雖已去漢以孔明仁義之才挾俗而自為品可以有斯五天下之未歸蜀者持頭時耳孔明不幸功未成而且死使孔明不死魏吳其一而為劉蜀乎孝明之區、烏能抗之哉

梁論

先王之教皆本乎禮義世之不得則不生如此其急也然而禮義之教至後世日以消亡而以之大亂有矣者出莫不欲引古而復之而已亡之教終不能復佛者夷狄之教也一入中國中國之人為之奔走唯恐在後衣食可從而佚費以為不可絕法可犯而所謂戒律者以為不可犯父母可慢而以為佛不可慢流熾植大至于今世而日以盛有矣者出攘袂而詬之操矛而攻之力憊矣而終不能去何禮義之去而不可復佛之來而不可去也是必有說焉夫小人之情好私而忌公禮義惟公而佛唯私小人常多而君子常少此禮義之所以易衰而佛之所以易盛也所謂公與私者何謂今天夫禮義之為教人果秩、而循之則終身安焉而不振于殘虐其利于人者為不少矣而小人莫為彼佛者之說則曰汝且終日終其情欲殺人以逞敗象以牟財已而事吾佛則罪釋而無害汝且朝而為惡夕

而事佛壯而為惡晚而事佛不惟罪釋而無害且有厚祿而加汝焉書其效于紙揭其狀于壁小人既不能無為惡故為惡而得利則分其財于佛之徒以求解如是盡天下之室為佛居奉天下之眾為佛眾以不足怪也故曰小人之情好利而忌公禮義惟公而佛惟私小人常多而君子常少小人固無足異矣又况世之君子時有陷溺于其教勝而唱之者耶嘗觀東漢以來佛說之惑世晉之末凶悍驕逆屠滅生靈以為戲其暴過于豺狼者莫甚于姚吳禮義曾不足以動之而畏佛最甚下此則高齊既以戰得之弗返于禮義以請亂而欲事佛以自赦蕭衍之用兵不工矣侯景之師將至于城下而率其臣誦佛于庭卒以此亡國不亦悲哉夫既天下之信尚之也小人之倚佛以為貸者把執福福嚇欺愚聾如挾券質量其所入金錢之少多而交手鬻賣上至于京師下至于夷虜至于一邑之衝一御之聚必有其徒焉如是者殆、于天下上之人不能盛禮義之教以敵其所以為治者一皆出于文法固已薄矣而文法又多為奸吏之所皆奸民之請于吏隨其重輕或可以得意幽則約于佛明則要于吏私既勝而公道廢王者禮義之教皆不預天下之叔嗚呼安求其不大亂也斯弊也根固而源遠不可以亟拔不可以亟塞矣後之君臣陷溺于此者其不現梁之所為乎

隋論

治天下者不可為之以吏治吏治可以苟天下之安而不可久也純以王道而治者三代是也吏治與王道雜然而用者漢唐是也純用吏治者隋文是也自禹至于桀自湯至于紂自武王至于報三代長久各數十世安而少變者凡二千年自高祖至于孝平自光武至于獻帝自高祖太宗至于僖昭茲二姓者或四百年或三百年不及于三代之長而有過于歷世之祚若隋文帝之膺天下于時品可謂之治平而寡事矣然才三世二十九年而止其故何也吏治與王道之效不同也故三代用王道而長漢唐雜之以吏治而不及于三代隋之專以吏治而不及漢唐是非王道與吏治厚薄之效耶夫隋文九年滅陳而天下始一奮勵于為政每一坐朝或至日晡五品以上引之論事宿衛之士傳飡而食至于兵革不用天下游食之人戶口歲增過于兩漢其富庶而康樂如此常人之所謂太平而識其不能久也何者無禮義以維持其政無忠信以團結其臣教化而卑為任智數數文法此特吏才之尤者耳非王者之為也故王隆謂其終以不孝為累而房喬于清平之時而獨知其將止彼或用王道而常

士刻本作人  
獨衛之七  
刻本亦作人

為百世慮固祚之永人可得而近測之哉常現于三代其為治之旨皆本于仁義禮樂先教化而後刑名厚道德而薄功賞其始雖若迂遠而其成以至于兵寢刑措暴戾百姓之耳目浸清涵糴百姓之骨髓其勢喘大膠固如置方若于平土之上天下之形可以漸亂而不可以亟壞也末世中君德既不及于古才品不至於道所用者皆俗人而所尚者皆細法爭于功用勇于擊斷謂簿書刀筆之間可以為治語之以王道則頂背而竊笑強者為之及其盛猶可以自守有勢歸則已心紛然內外皆為之擾動奸豪乘其弊而起其抗天下如驅羣羊而萬王業如振欬器耳是故民衆而益亂地大而益危嗚呼彼安知三代之有長久難動之法乎後之王者鑒于三代而漢隋唐之事止恃吏治之安而留意于王道斯可以長有天下之民矣

唐論

天下之亂常起于內不起于四方先之以朝廷之奸繼之以藩鎮之盜未有朝廷无竅隙而藩鎮敢叛渙者也人之弱于氣者寒暑疾病易為之侵木之傷于心者風雨竭靈易為之敗明君矣相整予法度修予甲兵抚予人民雖有強梗必為忠順一有弗率天下之所共攻也苟不能自治雖有

隋論

治天下者不可為之以吏治吏治可以苟天下之安而不可久也純以王道而治者三代是也吏治與王道雜然而用者漢唐是也純用吏治者隋文是也自禹至于桀自湯至于紂自武王至于赧三代長久各數十世安而少變者凡二千年自高祖至于孝平自光武至于獻帝自高祖太宗至于僖昭茲二姓者或四百年或三百年不及于三代之長而有過于歷世之祚若隋文帝之有天下于時只可謂之治平而寡事矣然才三世二十九年而止其故何也吏治與王道之效不同也故三代用王道而長漢唐雜之以吏治而不及于三代隋之專以吏治而不及漢唐是非王道與吏治厚薄之效耶夫隋文九年滅陳而天下始一奮勵于為政每一坐朝或至日晏五品以上引之論事宿衛之士傳餐而食至于兵革不用天下游食之人戶口歲增過于兩漢其富庶而康樂如此常人之所謂太平而識者皆知其不能久也何者無禮義以維持其政無忠信以固結其臣教化不足以導其民紀綱不足以防其後一切以力敏勤察為能處三五之位而早亡為任智數覈又法此特吏才之尤者耳非王者之為也故王隆謂其終以不孝為累而房喬于清平之時而獨知其將亡彼或用王道而常

士刻本作人

為百世慮國祚之永人可得而近測之哉常規于三代其為治之旨皆本于仁義禮樂先教化而後刑名厚道德而薄功賞其始雖若迂遠而其成以至於兵寢刑措慕矣百姓之耳目浸清涵糴百姓之骨髓其勢喘大膠固如置方石于平土之上天下之形可以漸亂而不可以亟壞也末世中君德既不及于古才品不至於道所用者皆俗人而所尚者皆細法爭于功用勇于擊斷謂簿書刀筆之間可以為治語之以王道則頂背而竊笑強者為之及其盛猶可以自守有勢歸則已心紛然內外皆為之擾動奸豪乘其弊而起其撓天下如驅羣羊而蕩王業如振鞞器耳是故民衆而益亂地大而益危嗚呼彼安知三代之有長久難動之法乎後之王者鑒于三代之而漢隋唐之事止恃吏治之安而自意于王道斯可以長有天下之民矣

唐論

天下之亂常起于內不起于四方先之以朝廷之奸繼之以藩鎮之盜未有朝廷无竅隙而藩鎮敢叛渙者也人之弱于氣者寒暑疾病易為之侵木之傷于心者風雨竭靈易為之敗明君矣相整予法度修予甲兵抚予人民雖有強梗必為忠順一有勦率天下之所共攻也苟不能自治雖有

人民刻本作民人

臣妾必為豺虎唐之亂也人皆知藩鎮之亡而不知唐之有以自亡也一軍閥帥上擇其人置之則已矣而必取帥于其軍其奸將豪卒內交強臣而外交來使以市兵權得之則取償于其民宦者之使陰得寶賂偽以一軍之勢嚇劫朝廷而取必彼小人者一旦挾土地擁旗甲氣盛氣完約堅謀合固不睚眦自疑特裂而為盜而朝廷方且用姑息之法慰之以金券飽之以玉帛欲以息兵其所以樹兵者故柄既去矣藩鎮既強矣又不能信任天下之賢以為將相使之整法度修甲兵抚人民為所以禦盜之且所以圖事于宮中不過一二和臣三四官豎措置万事外謬顛倒方正之路塞偉曲之門閭惟埋藏机牙以中傷矣者為事故天下之心皆其上而易以生爰以見非他藩鎮之亡唐而唐之有以自亡也有目忠林甫之蔽然後有出陵之師有魚朝恩程元振之譏然後有永泰之亂有盧杞之和然後有奉天之厄有惠皇昭愍之驕昏然後有藩鎮之叛章武中興一裴度而已裴度用則藩鎮為唐之臣度不用則藩鎮為唐之盜故曰天下之患常起于內不起于四方也杜牧善論兵其為罪言尽河北逆順之勢曰上策莫如自治中策莫如取魏最下策為浪戰夫垂夷盜賊彼雖無賴然亦有聖賢之才小人之智有以窺測朝廷之所為权重其輕重強

弱而自為計我自治且弗亦則蠻夷盜賊投其隙而動使唐之君皆能如杜牧之言而自治任得其人政得其道則藩鎮為我之手足耳目竭蹙趨走之不暇如正視開元時矣為得而憑陵哉

五代論

天下之治乱如昏明寒暑之相從也五帝三王既去而天下為秦、亡而為漢自漢高帝之元年歲在協洽以及于今千二百有七十年其間乱世多而治世少基業宏大足以傳之子孫而久者漢唐至宋而已魏雖有蜀而不能有吳及魏入于晉、平吳而天下始一一之者未久散為一十六國而晉遷于南魏起于北魏衰而又為東西東魏入于高齊而魏入于周閔相与鼎峙而立周能併吞而天下尚為二及周入于隋、既而平陳然後一天下而君之隋不能暨又化而為唐、亡而為五代抑且屢受矣舍夫漢唐而觀之餘挾土而君者一燭火之明也然而自古乱亡莫甚于五代周秦漢晉之間以兵攘闢有天下之豪傑或借仁義本謀術五代之際率皆亮卒小盜分行而無媿矜哉生民而尽之礼義廉恥無髮遺矣莊周曰後世必有人相食者豈知後世之乱有过于相食耶然而不大乱不大治五代之大乱天所以開。聖宗也宗有天下相繼者四明聖百餘年間生民之安过于漢唐內無擅威之臣外

聖宋字格 明聖字格

下刻本作丁

無強大諸侯下无奸民改掠之憂十人之盜起則不月而傳駭于天下之耳  
目况能容大盜耶其安治如此杰而識者現天之勢尚為之憂慄而不寧其  
故何也夫始治者天下之所樂而久治者明知之所憂也實之美者多露味  
之甘者生醯鷄康樂而克遠者萌疾病物慎乎其極則必至于安古之王者  
知其物理之極惧其久而為危則先自為之憂使安而治此其所以久也居  
治之久而未知所以安此非今之可憂者与今天下之民下黃老幼孳毓而繁  
夥其數多于漢之文景唐之正觀開元見生齒之極于此矣耕者升山巔樵者  
入窮谷土不為不辟農不為不力而常有凍飢之人天時豐稔則中戶已上  
僅足刻本作備敷、僅是一有水旱暝霜之歲則百姓流冗轉移相枕藉而死於道路可  
以常豐而不可以有凶灾見其用天時出地利之極于此矣國之于利弄  
及行人祖及動物小吏為公家而坐列販賣如賈人為者信于治人之官  
世入之用朝而夕謀少而朝憂有日月之慮而無二三歲之計可以常無  
事而不可以忽有為可以常靜而不可以一動見財力之極于此矣至于  
上之政令下之奔走或疲極而倦厭而朝廷之治特為媮且欲以循、  
而格万世之安卒未能磨濯刻刻奮然而有所安宿恐其失于不覺也天  
下之治乱如昏明寒暑之相送也可不前計而預慮者哉

卷末

此卷刻本作廿二

聖宋文選全集卷第二十

李邦直文

策言

王者与之設天下之政有大臣在而又收訪賤者之言何也以謂人有遠  
近貴賤之殊而道則公共治乱大計各或知之使之畢其說庶几有補于  
世非特求其有補而已夫王者之于臣下既用則觀其事未用則觀其言  
事足以見其才言足以見其識故取人之微術莫若以其言也 国家常  
詔内外官有可言者皆得置郵而聞之于 上然其所陳之類不過法令  
金穀之間鮮有以仁義發揚人主之聰明而惠澤天下者 朝廷必當賤  
仁義之說以為汗漫無實而不適于事矣夫珠犀象玉生于江海匿于窮  
山不遠千里皆列于人君之左右豈非以好之者為求之者勤而後至于  
前耶珠犀象玉玩好之資耳言之可貴非徒珠犀象玉也 陛下好之為  
而求之勤則仁義之言日至賤之而弗為貴則嘉言不至而庸言未矣且  
陛下繼 祖宗大業數十年間寬和由安無為于中以法克舜未嘗有深  
誅痛斷于羣臣而奸邪睥睨傍有所憚而不敢輒肆美其杰哉畏指諷者  
之不已也則言者之為益多矣綠衣小臣生長至時樂于父兄師友之教

行己之外竊嘗志天下利病僅得其一二大者故因可言之會條其略于篇以為首臣以為古今之治无法者不能久悲申慎之愚于法而叛仁義故有法原事有形势善同而功不齊為國者不可以不知故有勢原礼樂教化非刑不立故有設刑二篇國之安也治乱当起于兵不忘用兵者安置而不用故有設兵三篇瘡瘍非心腹可憂之疾瘡瘍未止心腹之氣為之弗寧內疾或從是而生災狄外物常擾吾治故有設戎二篇官治則事治事治則天下治故有設官三篇義利相形不得其中民必止散故有重計備不可不預兵為國命為兵本故有實備孔子曰赦小過奪矣才其斯為政故有明責激貪扶懦別白賢不肖故有勸吏根本疆固本不可拔愚其宗子秦以亟止故有固本化風不行王業終不及於三代故有厚俗未有左右正而事不治者也故有廣助士不素厉止以應料故有養材尊君卑臣法一而分定治天下如治一人故有審分政為神物王者司之援古鑒今可以善其後故有操柄窒禍本尊甚君于文明故有解蔽奸臣之所欲為者使人主素知之故有止和臣聞鮑宣之言少文多實史氏稱其忠臣言雖福迫不文然皆當世之可行者涉其目可以知其大指有策旨

法原策

法者何也聖人所以齊天下之動至公大定之制也其原出于道德礼義而其用散于号令賞罰凡有天下之君未常有無法而久者也昏世常有無法之君矣奈何乎人之多欲而趨乱也如歸市之多欲而無法以齊之故有臂者攘有足者馳勇者若怯者而奪其資智者給愚者而兼其声色耳目之奉份藉其去禽獸者間不容一毫故聖人為之法使天下疆弱小大貴賤遠近莫敢不一于法為由法者安不由法者危由法者得其所欲而生不由法者失其所欲而死如是故法立法立而天下之心定而治道畢矣法為貴君位次之法壞則民止民止則君如之何其尊且安也故人生尊法惧法之不立也故以身先之慎天下之慢法而法壞也故一卒事而不敢忘法賞罰以法号令以法取予以法廢置以法殺生以法動靜以法視法如神物而不敢侮如天墜地設不敢輒破壞改易也不以一事小害而損法不以一時苟利而增法使天下無有不由法而自為者故智者不得越法而謀辯者不得越法而設士不得背法而有名臣不得背法而有功我善可抑我惡可窒而法不可為骨肉可刑親愛可滅而法不可屈也故雖成王之妹不得流言而乱政高祖之父不得屈君臣之儀文帝元帝之子不得越王門絕馳道光武之婦不得保臧獲奸使吏民愛

若孝王嬖若韓鄧功若陳湯馮奉世義若郭解不免于有司之誅而天下不敢私恐其亂法之原而後爭以為比也故明王之法左者不為右者不為左上不奪下取下不侵上事為廷尉者不才有餘而道禮樂為太常者不以官優寡事而言刑法士者不為工商賈人不為士也今夫大匠之起巨室彈畫一定木之曲直小大長短必皆就吾繩墨規矩焉其參差不齊齟齬不合則斤削燎括而已矣若毀譽之彈畫而從木之情則工勞事拙紛擾而不可理矣故聖主立法實主守法立法者使法必出於道德禮義而後布之天下以為法守法者使賞罰辨令必出於法而後以為賞罰辨令法不出於道德禮義者弊法也弊法者非法非法者未久而必賞罰辨令不出于法者弊政也弊政者非政非政者法壞而天下不從故法一則威法二則疑法固則君尊法搖則君削法行則要而治多法不行則煩漫而無功今夫一人之寡居深戶之中傳盈尺之紙而風驅霆行殺生廢置人于千里之外提癩夫羸老僅勝衣冠之人付之寸印而坐諸帷幄進退萬夫若羊羸然童子抱奠室群湖海之珍怪處女嬰珠玉而立乎衢塗烏獲戾目而不敢動以法在也故天下視法如藩籬立法如封界疆者以學縮弱者以安全至哉法乎人君之術天下所恃而生也闇主則不

然不能以法制勝私欲不知已必恃法而後安故從欲而慢法其意若曰法者我之可自出也何有于法哉睚乎所受則無勞而封爵有罪而不誅或利害僅如毛芥而輒受大法名分不立百職相侵日月易人不知所循下皆知法之易挽而可踰也則險庸譎詭者弄其私意以動法俾諛便僻者倚上之恩以背法悍暴傑健者奮其亂力以干法如是故法亡法亡而民止民止而國亡矣如藩籬然威獲者超履穿穴而主人弗禁安能使盜之不窺而保其室中之所有也如封界障隄然其羊童牛牧已嘗有蹊之徑之迹矣安能制衆人之不來而全其果蔬稼穡也或曰法之說無乃膠固滯事而失於圓通徇物之道歟曰不然法者天下之公也千世之守也大道也通者人臣之私也一時之偷便也短術也法同而治異者吏不能奉法也吏之罪也法不可輕立亦不可屢變也立法之主必若禹湯文武漢祖唐宗者也議法之臣必若韋陶伊尹周召蕭張房杜者也晁錯且尚弗克况庸人乎臣竊觀今之世朝廷或弛祖宗之法羣下或漫朝廷之法大臣或率冒臆而輕法庸士或作衆辨而侮法為牧伯者或擊斲於法外以為能臣恐紀綱制度緣是亂法緣是而亡故作法原

執原策



君之所以安危國之所以存亡治亂今之所以行不行勢也不善知勢不能為創業之君不知勢之可畏而失其所以審度時順不可以為持成之君經治之臣故善用國者勢而已矣理勢循則行忤則變動則險止則平輕能重緩能速故物有至小而力不可勝既事有至易而功不可勝原發如毫芒針端尚巨若丘阜本在拱把而遠際窮髮者勢也如戶之運也如車之馳也如弓之圓也如矢之激也如衡以一板而秤數倍之重也水之注於卑澤也原火之燎於風中也兵之奮寡而走衆也人之乘高而制下也勢也豈惟万物為然今夫一人而勝天下之大制天下之衆兼听天下之廣沛為有餘非勢而何如也故明者用勢闇者用於勢明者提至要之必輔之以刑勢故教之而行者易令之而從者速賞一而千萬人勸罰一而千萬人懼仁少而悅者多義近而服者遠無他理勢為之也教令賞罰仁義而無形勢之輔必且人而治之矣人而治之教之行也必艱今之出也必煩天下之善有餘而賞不足天下之惡有餘而罰不足天下之民無窮而仁義不足無他理勢不先也夫千世之君可俟指而數之矣或善或惡或仁或義其間差不能銖寸而功名輒相倍蓰禍福輒相百萬

者無他形勢之異使杰也成湯祝融網而歸者三十六國文王棄枯骨而天下三分有其二千世之君德有大于此者矣而湯文用此收天下之助其從民情而集天下之勢也方形勝之在梁付夏豈之因美里之獄如拘匹夫及善惡之暴也形勢之變而遷也如林之師而莫敢射車中之木主故天下之勢安則動難動則安難當其安也垂紳端委深拱于堂與戶牖之內而高論治古之上尊明如天日閑隱如震霆照如雨露肅如風霜指顧叱咤而天下莫不趨走鞭笞海外之蠻夷若制童妾雖有列項之魁雄曹馬之奸桀必且若死民籍而不敢倡及乎昏孺為之也席先王之位傳先王之民朝有遺臣故老事有綱目執度先王之澤未涸天下之勢未運自視其安也以為无有危事也任一喜怒從一嗜欲矣而患未切已也以為可為而无傷也習知天下之尊服已也以為人終古莫敢感路馬之芻觸圖兔之毛也發預閑紐嬉弄机樞動靜不以時開闔不以法張弛不以節淫樂在宮中而怨毒被天下略易在一朝而禍患遺千日民心之他屬也君柄之旁落也勢之翻然而高也雖欲安之不可能也窮譬之山之高厚也方夫不能毀壞也朽壤生手中崩石震宇上及其傾也人力不能枝柱而維持也非天事也勢也故前聖初業起今之利受今之害

守刻本作所以治天下之具甚備憂天下之慮甚深級民心而久天下之勢堅牢固  
密為不可拔及其久未嘗無罅缺蠹滿也志而其剛也必有漸矣在後聖  
時節其勢而德之耳汰則約之危則平之擾則靜之微則養之弱則扶之  
急則從之緩則持之塞則導之使万事之理百物之節皆不至于窮極而  
大受則勢久而長無危亡之形矣故替之在我也我蓄積之固執之審則  
勢便則居故勢為我使而天下莫能運也若一失其要則橫肆奔悍於  
外不可復之雖有天下一旦驅拮排壓而仆矣臣故曰如戶之運也如車  
之馳也如弓之圓也如矢之激也如一叔而奉數倍之重也如水之注于  
卑澤也如原火之燎于風中也如女之奮寡而走衆也如人之乘高而制  
下也其動不可不慎也人生知勢則處治如將亂處存如將止處安如將  
危而亂与危止也且不至臣故作勢原

議刑策上

治天下如治馬之性剛則蹶怒則齧氣作而脈張風送于野乘之者將  
有奔墜之患故必持之以轡節之以銜揮之以策欲速則速欲止則止使  
之无一不若吾意者然而治馬者必有道行之以其塗羈之以其節策之  
以其事調順而不亂約易而不煩時其強弱而視其力之所任馬於是乎

循理而服駕矣有越人焉不善治馬行之也非其塗羈之也非其節策之  
也非其事馬于是備張狂惑而愈不知乘者之旨則馬之性安行而乘者  
不得安矣故天下者馬也轡銜鞭策者法令也法令之使民如鞭轡之治  
馬全人之善使民如王良造父之善治馬民之不可治之以苛如馬之不  
可迫之以煩也故法貴易知今貴易行法必簡而明令必約而信使民曉  
然皆見上之意則壹而從之矣而不善治民者繁為之法苛為之令使  
天下之民前有蔚羅後有陷窞在則木索右則桁楊民皆惶駭惴慄不知  
自免之路而怨者或有所寘奸者或有所逃天下之詐日起而法令益不  
勝如是祈民之和順而循理安可得也故曰畢弋多鳥亂于上網罟多魚  
亂于水坭之脊之而馬知詭術竊轡故夫法密則犯者多犯者多則法不  
勝為髡赭衣今所以澀小盜也髡鉗赭衣者大半于天下則相率而捍法  
以為大盜任疆吏持急憲本所以搏摘隱伏也隱伏尽露法不足以勝之  
則不復隱伏而公為奸羅取細罪本所以止民為罪也不為罪之民既已  
羅入于罪而抵誅則不復愧恥畏警然後為罪自古尚法之世莫過于秦  
同刻本作司、用商鞅李斯之術以繩天下令民什伍相同偶語于市則刑棄灰于道  
則誅然天下之所以致秦者以法卒所以亡秦者以刑人也漢祖乘之約

法為三章蕭何裁增為九章極簡易矣宜罪有得漏而奸有得為然事益少民益畏罪至孝文而刑至于措其緩急繁簡之不同而治亂之勢異何哉法不可極而民不可勝也 聖宗之於法可謂矜慎而留意矣 太祖始詔置士官 太宗設審刑之職 章至皇帝又建提點刑獄之任歲必下寬詔滌桎梏而厚繫囚之飲食吏有深法而枉民于刑者廢抑而不得迂以懲其酷能活一囚之不当誅者弗論歲考弗用保薦而輒增秩以勸其仁凡以疑讞聞上者皆生之其矜慎而首意如此宜有後文刑措之效也而天下之執重繫者歲加多奪天下之民能終身而不受笞箠閹戶而不存刑藉者歲加少其所以然者臣以謂 國家有輕刑之名而無輕刑之實法苛密而輕令煩雜而凡別勅他禁數倍于律由是之致也自古議獄之深者皆指秦以為首而臣謂今之民罪有薄于偶語棄灰而入者矣如之何安視而不為戚也

議刑策下

天子仁聖如此天下之民常患不得其所 朝廷慎刑如是而臣謂之過於秦法何也古律有浮于事可蠲而未蠲今制有失于當可刊減而未為刊減者也今之律蓋秦漢之餘法而累世增損附益而成之可謂小大無

失而輕重無所漏矣巧民真奸善為天下未嘗為之罪以皆有所科條而不能出乎其中矣不知向者又為無名之法而附于其末曰不可言而言不可為而為者皆坐之以彼罪之有狀而可科者既律之所不容凡无狀可科者則以无罪而已又施羅織之意于其間以開苛吏舞文之端則行路之人皆可取之置于理一步作一聲歎搖手反臂無不触罪上官之率私怒而加害于小吏、之所以生意而收良民者蓋莫不用此使无罪之吏坐此而徂歿无罪之民坐此而榜毒此律法之過為者也古之為法之意丁寧而詳悉其大者防民之為不義故為之法輔義而行之為得其原則刑之殺之而民莫不服知其出于義也自成平及于祥符自祥符及于天聖自天聖及于慶曆制勅之日數刊矣慶曆中刪之得一千七百五十七章頌之以為定法其立法之目常汲、于貨利而重募告訐之人涉礼義而輔教化者曾不能半夫上射利于下、競利于上、爭利而用刑故刑之而民心弗改知其出于利也古以義用刑今以利用刑此勅法之過為者也古之道法曰律曰令曰式今之通行之法曰制勅曰附令故律所以佐典礼也令式所以佐律也制所以佐律令也附令所以佐制勅也故律有定刑而令式無定刑有事不循于令式者一止于管所以為中法也

今之慶曆勅或有定刑或無定刑律之而無定刑者輒鞭笞而勅法之中類多細防簿禁事有微小于令式之所約者條責簿書之朱墨按比券契之遲速賦役之常格廢庫之成事賣買之頓期會之未課督征權而斂金毛革其獄悉煩碎類非國體之大此皆宜傳諸令者而逃列于勅法吏民毫釐之差必獲大咎刑加于犯令凡幾苛此宜為令而為勅之失也臣以為律法當言當為主科可以蠲省惟戮其有名之罪則文吏不得高下其手責利之門少告許之路閉則天下國家先義而後利制勅之所禁煩細而無定刑者審擇而附之于令則薄罪不陷于重誅釐此三者刑庶幾乎清而民樂其生仁主之澤汪洋于天下矣

### 議兵策上

天下之事莫难于兵天下之才莫难于將今夫奉法令畜士民雖提頓矯暴之其逆順禍福待非歲月之久理勢之極動之有非是虛徐而設彷彿而止利可以緩慢患可以中避若夫羣數十方之衆局態巖之氣聚驅席之力制之非其道則若奔馬之騁不可收厲吾人人而敵人与抗時我有管睨我小跌一有刑罅若弩羽之未不可障是故朝為勝兵暮為野醜朝為疆國暮為丘墟其存亡死生之速如是故曰天下之事莫难于兵生者

人之所甚樂死也人之所甚惡將使人能白刃冒流矢赴死如赴生安逸人之所至願苦人之所最病將使之草食水飲介冑而騎角逐出入於死生之場逸勞如趨避耳目之衆也將使之莫敢不一心志之異也將使之莫敢不同我之迹將使之不可窺彼之情將使之不可隱故曰天下之才莫难于將一治十、治百、治千、治萬、一者將也百者兵也一人動靜進退而百萬之命繫焉故固之命在師、之命在將固輕用將、輕用師危亡之本也非仁不能以懷物非威不能以戢士非勇不能以震敵非智不能以應變非信不能以固結專于仁則慢而不為用專于威則怨而不為用專于勇則力折而仇誤專于智則聲蔽而實害專于信則事滯而利失備者多勝專者多敗故將之材得則兵未戰而先勝將之材失則兵未戰而先不勝有不可用之將無不可用之兵將勝則兵少以為多兵弱以為強將不勝則兵多而亂易兵強而臨速知兵必勝之將其大略蓋出于智謀仁義而仁義施之陽智謀藏之陰陽明而無不知陰潛而下不可見至哉知此者其知所謂為將乎故良將之材未易有也而有而未易知也知之而未易用也用之而未易終也非至君不能用將非至將不能用兵非至兵不能破敵兵事將材之難如此 太祖皇帝用材智合

寇憚而任之即位之四年慕容延釗入荆南高繼冲献其地五年王全斌  
伐蜀六年降孟昶平三川十一年潘美之兵趨廣南數月而禁劇銀十五  
年一曹彬橋長江過師于采石十六年拔金陵俘李煜將明卒銳勢如决  
河声若走風霰素定之策印圖鑰勦不失尺寸算日數刻以俟捷奏積世  
之珍入于王府數路之籍登于版圖以此之將：此之兵故兵用而武功  
成時出而敵國破長募遠拋以授 後至太平之業百年餘矣 廟堂之  
上習于安娛轅門之口恬于養兵不知律將不知兵固不知將觀今之  
所謂將其在內者徒車騎容治日奉朝謁利厚祿以肥子弟苟声色美田  
宅而已其在外者資公養之費約結要人酣歌玉食希冠蓋之奪庇占情  
卒便豆觥庖廩織絳繡畫射鞬鳧鵝伎巧玩好之事而已其于訓練之精  
粗賞罰之後先士氣之強怯地形之迂直鵠鶴之疎密虜態之誠偽慢焉  
不知百一以與之將：此之兵是故治安閑暇之日名繫數綢高位大俸  
索上農夫十戶之賦足以結一兵悉閭中之征不足以奉一將閱視吟言  
尚各不滿一旦走檄傳警投之敵前而用之小出必小挫大奔必大北血  
丹原野膚鈍鋒刃四夷以為大颶非天之災非地之災非時之不幸固不  
知將：不知兵：不知律之禍也韓非曰所用非所養所養非所用故臣

願 陛下于優安寡事之時 尚神于兵垂意於將當塗以收之當澍以驗  
之委之以難而觀其决付之以事而觀其應問之以疑而觀其慮嘗之以  
改而觀其材惕之以險而觀其忠較之以氣而觀其勇則將斯得矣詩曰  
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梁土綢繆牖戶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孟子曰為其詩  
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比有松陰之醜醜西有赫連之道種  
南有藍猷稜寮丁黎餘民 陛下畜十餘將鍊數萬人守則守戰則戰四  
邊必睥睨而不敢動備慮之有素誰敢恐懼中國而侮之者 陛下垂拱  
於太平之上澹不早固歲苟一歲日苟一日養不可用之將蓄未嘗戰之  
兵待有風塵遠疆 而起擾吾赤子掠吾土毛然後駭而為之則不暮已

### 談兵策中

用兵收將之術臣彙奉而奏之前篇矣請為 陛下言其詳兵在內則內  
重兵在外則外重內重則強外重則弱兵在勳臣則勳臣重兵在近戚則  
近戚重兵在官臣則官臣重上重則安下重則亂唐太宗定天下增隋之  
日開折衝果毅府以統兵籍設十六衛以宿將臣或常夷侵邊強臣不朝  
則取兵于府以事剪伐取將于衛以典師律事平功成則將歸于朝以奉  
宿衛兵散于野以力耕鋤兵雖有籍而府實空將雖有名而權實去矣將

在內而京師實重夫兵雖有籍而府實空是故无飼養之費无姑息之勞  
無一旦之安將雖有名而權實去是故無震生之忌无雉割之勢無擅威  
之奸兵將在內而京師實重是故无尾大之憂無外侮之虞无割拠之漸  
自古制兵之術莫善于唐太宗者兵農混一僅如宗周故王業最治至唐  
中叶府兵廢而太宗之遺業勝事大壞兵重于外而不歸故藩鎮強大而  
叛兵重于內而不制故官臣得柄而逆傳十餘君焦思勞精卒不能復以  
亡唐室流熾五代内爛魚鱗在外者分裂方土熯闕内視在內者収把威  
柄暴悖上陵五十四年傳六姓十四君而天下生灵百不一存矣 太祖  
皇帝神武至謀洗削禍乱收天下之柄歸之于己籠絡悍夫易以文吏藩  
鎮諸帥名号尚存祿賜尚豐而兵裂土地悉属于上矣逆腸叛胆消縮順  
嚮莫敢不臣奉天下之卒凡可以勝甲荷戟者名之曰禁兵則皆天子之  
衛非人臣所得而有也聖之于京師以同内重之勢而威天下非常挺我  
狄守備控扼之地川塗閼嶺險害走集之所未常不遣戍而宿重兵屯戍  
之師三歲而代妻子廬墓皆在京師補一小校汰一羸老必奏籍于中而  
俟上命以消殺四方之異志故天下兵柄外不在藩鎮内不在強臣不委  
官臣不倚近戚利权重器在天子拱把之中雖有待衛三師非有可專之

威使主符籍而呼趨指導于陛前拜天子或御廣殿或獵近郊節以鉦鼓  
習以騎射角拳勇之材激忠順之氣或幸壁壘視其紀律而省其私隊長  
以上日預朝請而拜拜時預燕禮而搞飲歲預衣裘增祭之賜而華暖慶  
賞威刑旣取揀練糜制控約无不自天子為之者故百万之衆目无旁視  
情无他端警悼親愛皆在一人在臣下如足戴身如指隨臂如子弟翼  
父兄如魚鳥從龍鳳至哉雖未能混一兵農實威服四海至神久大之略  
也老氏曰利器不可以示人梅生曰秦制持太阿授楚其柄誠能勿失其  
柄天下雖有不順莫敢觸其鋒夫太阿之鐔不可以倒持而利器之守不  
可以不同也 陛下席 三至之烈抚万世之圖富与地侔尊与天並時  
隆平之極当無為之時游神運化于冲漠之場棲運含光於高古之上竟  
舜不足稱為仁壽周武不足稱為逸樂夫乱生于治也危生于安也患生  
于不足慮也 祖宗之事著于史牘傳於世巨故老之口架若日月遺策  
具在按節而奉之朝祭之餘礼樂教化之暇一御廣殿一帳近郊一幸軍  
壁旄頭在驅黃屋徐動從以橫吹烈響穿雲奮揚國灵聳動上衆斬牲禡  
野補卒蒐器而閱練訓誓之誅一庸慢甄一忠武以起士卒以安沈墜之  
氣以改易天下之視听夫六馬在馭不提振其轡策收其羈勒而大酣小

寢于其上猝有駭異不蹶則奔 祖宗既已聚天下之兵于京師以為內  
重之勢而威天下付之于 後至矣非可以无為之者也惟 陛下神

議兵策下

臣於上篇言用兵次篇言養兵之制或曰二者孰難臣曰二者俱未易而  
養兵尤為難用兵之時成敗共濟死生同患尚有幸而勝者治安之時養  
兵失其制則禍實躡武而起矣唐魏公對文皇白創業易守成難非空言  
也唐穆宗于不用兵之時姑息而至於哀壞五代之君明斷武建莫過于  
後唐莊宗者起師雲中南向而爭天下駭雄智勇周德威之恃莫不畢命  
罄力百戰于河朔一日綸鄆趙汴而段凝之師雖號十萬解甲束手矣然  
无學術不知古今治亂之体不知持成養兵之道天下既定軍律遂弛或  
潰于外或安于內覬覦威之矣以取則得以守則止此承平養兵之難也  
李承道嘗事莊宗 太祖以唐事問之承道對曰莊宗性務姑息將士驕  
縱每乘輿出次近知必叩馬首以旬恩賞若是者非一威令不行賜予无  
節因而居亂 太祖擣解而嘆惜其不能以軍法御之也故 祖宗之時  
雄武掠人捕斬百卒川班詐例全軍誅殛索衛士之无賴者治鉄以錮其  
頸將校雖領刺史者苟有罪必杖配士伍操畚鍤冒寒暑皆甘心焉祥符

中 耐校呂遇醉酒馳馬以歸 章至皇帝曰將士止故不令出本班置市  
買二人此軍制也 祖宗朝法令嚴肅无敢犯者今安敢有醉酒馳馬以  
歸者乎苟有之遂置于理 一祖 二宗相承而治其聖明約束如此故  
龍草五代之亂而納四海于仁壽禿髮之老生長太平舍哺鼓腹不見受  
駭 陛下御守數十年循 三至法度而天下順治可謂仁義之主矣夫  
太平之久則法有弛而不奉者法弛而不奉則兵有惰而不習者也兵惰  
而不習法弛而不奉身无金瘡未嘗受勞苦之事血氣態度柔脆飽儂  
衣袍容不類武士目曰禁衛矣而日操織巧奇贏遊蕩鄙閑旅魁什長与  
却兵相從促襟接席醉呼博塞隳敗守級忘名分恬不為怪莫敢訶詰  
祿賜歲增帑厚大涸無名不功之賞朝若責息輒不為恩噢咻喻咀威律  
寢坏士卒咸知主上之仁故將臣莫敢他治之者一有奮張小欲控約懲  
戢之卒自為党与悖氣橫冒憤口誹謗驚動莫慶曆以來大異三作戍  
于保者以賜金中罷杀守伴曹將吏嬰城而假息戍于甘陵者挾妖民盜  
庫兵而為階環衛誰何之人閭禁藩触宝慧臣思之寒入毛骨伍中之走  
卒躍出馳道排入省寺而詬辱大臣庶藩列辟縷布糞米小不滿意則聚  
首而訖受禍大亂茅孰甚于此者非人主寔繼電耀長營遠策羈之有宜

而為之有漸將何以羊此 陛下玩而不為之固其耳目熟習其氣喘究  
就其根蔓盤織其萌餘愈剛几世之後必將豪奪閭里鍾保老幼俘取金  
帛使百姓不得寧隴易將帥使 朝廷不得制 陛下取唐末及五代之  
事現之非臣言之過也故臣願于可為之時選矣將提法令節姑息之澤  
峻有罪之誅使思之于非常威出于不測人主為之十心為有不服者夫  
用兵養兵之術二者皆未易而養兵尤為難今兵不用矣養兵之術无他  
惟因事而痛治之無徒以仁治而已矣

議戎策上

金燕古為瀕山多馬之國其土蒼平宜蓄牧耕稼其民剋健便弓矢習騎  
射樂聞輕死中國得之足以蔽障夷狄夷得之足以搖動中國虫尤有  
涿鹿之野故致黃帝舜以青冀分野又大剖其北黨而為幽為并為營周  
官我方氏掌九服之圖滙夷沫易之浸皆在其地戰國之時為燕國唐之  
時為范陽郡度夫燕一國也范陽一鎮也以一國之力斗絕在戎夷中他  
立凡八百餘年遂与周室終始而不為匈奴所吞者是其力足以強捍匈  
奴也范陽一鎮之地宿兵不滿數方而奚契丹不能輒苦趙魏滄景者其  
力足以獨制外虜也昔以一國之力而不憚匈奴今以天下之力而不勝

其勞敝昔以一鎮之力而不憚奚契丹今以天下之地而慄：常為憂其  
故何也燕固有朝鮮遼東雲中九原陰山樓煩易水以為之塞范陽有盧  
龍古北松亭孤門之要以為守用力少而塞之易此其能以一國一鎮截  
然中立而不憚匈奴奚契丹也自石晉割幽薊擅順媯儒武應寰朔涿蔚  
賂戎以布天下而營平易亦陷于虜阻固扼束我皆失之而割滄霸瓦橋  
信安肅廣信保定常山忻奇嵐火山寧化千里平廣之地以為界戎軍胡  
馬馳突去來如股掌之上耳此天下之所以不勝勞敝而慄：常為憂也  
虜侵之益易我守之益難故時平而屯戍之費不得息唐之覘中國也近  
中國備虜之處也多故力勞而勢益分間有憂國之將不過廣塘水而已  
敵謀之臣不過啖闕氏可汗悅耒使而已使土在其外而為沮洳于腹中  
關河川泉瀆灌序墓耕牧之地包七州廣數百里東起泥沽海口西達邊  
吳淀堆蒲藻魚蚌生之而粒食皆漕取于內地並西山尚缺百里曾未足  
限隔胡馬而也民喪其業矣歲輸者不可一日而不繼遺之珠犀劍帶皆  
府庫上選東與之對拳然而如鄭衛之事晉楚聘使既出之即捕微道帝  
馬牛巧亭候捕雉兔羅罽蘇飭倡樂聚薪炭僕役于夷人者不可勝數和  
親不戰而勞費如用兵之時矣竊譬之千金之家寇盜在藩牆之內不治



格開攘却之具而方施墜闕下以為守盜者從而笑之塘水是也又譬之  
懦夫与鶩歎相厄于野棄体内飼之而祈免于害不思万全之時而先事  
一聞和親之賂是也古者固非忘和親也晉諸侯國耳用大夫魏絳之說  
而和諸戎以獲實利日賈其土民狎于野穡人成功曰夷狄事晉師徒不  
勤兵甲不頓遠至遼安則和親之術誠利矣今出營為虜巢內地又為塘  
而民不得耕歷中國之尊以奉殊无遺力矣而師徒之戎不得息遠者至  
而迎人不為之安如是而為和親何為者耶議者狃日月之安而慮之不  
先將見天賜之穴日盈中國之力不可反然後破盟犯約而突盜吾民矣

議戎策下

唐太宗如彼其才而持金帛盟解頡利可汗館帝女於外而許延陀何也  
當時群臣或不能通知太宗之意夫太宗雖以武定天下然民方厭苦於  
兵頡利延陀未有可誅之大罪故厚之以貨賂許之以婚姻若曰戰非我  
所歆而寧負愧以甚我之曲而盈中國之氣也故卒擒頡利可汗延陀  
衰破失拋而死則太宗之謀不為不遠契丹本唐之松漠都督困于黃龍  
遼澤間東西才三千里自欽德間光啓之亂服屬遼室韋之屬而保  
祖原作祖誤批下渤海夫餘晉粗以地為靺鞨壽則西至于大夏東距于女真南界于

瓦橋北厭於誅鞫其氣常在中國上咸平景德間數獵于趙魏之郊殘城  
郭係老幼而去先至仁術庸等不忍以吾民易禽獸之命姑與之和親  
所以結約慰藉之甚厚自慶曆以來又嘗為非意雖可之請以動中國  
頻走間使擾邊民之生朝廷徒增其好弊而足其求胡人今日驕中國  
固之怒而山東三尺童子皆思奮召鉄以搏胡人而備陵鷲侵辱之憤矣  
臣竊意其為天亡之時也昔者賈誼欲施五餌三表保單于之頽以謂賜  
之盛服車乘以壞其目盛食珍味以壞其口賜之以音樂婦人以壞其耳  
賜之以高堂金庫奴婢以壞其腹於未降者上召幸之相娛樂以壞其心  
而史氏言其術為陳閻今耶律氏之君臣醉于玉帛而沉溺于室賂其民  
生長和親知戰也少不習寇盜而或為進士季不以騎射為生而樂土者  
安室家与古夷狄之俗甚異誼之說且放于今矣臣之聞山後遺民苦其  
賦役而懷思漢之心虜之將相雜用南北之人權力傾軋其勢不平而相  
軋乘壞之際殆將有豪傑奉土以屬于我而請為藩臣者彼久容我土中  
心疑畏而常不得寧故時為慢書以現中國之疆弱深淺而我輒為之擾  
駭則固宜為夷狄之所輕矣天下大事有人臣不敢首議必俟人主之斷  
而自為然後可以成其功若河湟之計其一也陛下雖不欲戰戎人驕

甚而天下不能堪其勢必至于戰厲兵邊將卒得其策河隍可以一日而  
復扼范陽盧龍之塞空松亭狐門古北之穴決去陂塘化為沃土募耕戰  
之士人賦百畝而處之養馬積粟以實塞下則京師長无北顧之憂矣詩  
曰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日辟國百里今也日蹙國百里惟今之人不尚  
有曰唐猷文尚能復阿隴百年久陷之地而況於盛明之壬乎 陛下不  
篤于和親而緩于兵備犬羊之情不可必得梟巢狼子在肘腋之下伺河  
水可渡掩吾人之不虞万世之憂也

聖宋文選全集卷第二十

